

貪夫殉財記

沈步洲譯



貪夫殉財記

沈步洲譯

下冊

北平文化學社印行

1931

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初版

貧夫殉財記

◎定價大洋六角◎

譯述者 沈步洲

印刷者 北平文化學社

北平和平門前

發行者 北平文化學社

電南四五八〇

分銷處

瀋陽李洪章書店 重慶重慶書店
成都新學社 天津直隸書局
太原晉新書社 開封豫都文書莊
吉林中華書局 南京南京書店
上海開明書店 瀋陽開明書店
蘇州振新書社 綏遠明善堂書局

第四卷

第一章 倚窗

愛而雷正在擦洗梯雷西曼家的上層窗戶，已經做到第二層樓那間多餘屋子。有兩扇窗戶，一扇對着金絲格羅士路，一扇眺望雷西曼臺階。第三扇亦對臺階的窗戶，已經在這所房子歷史以前時期裏堵死，如同第一層樓上的金絲格羅士路兩扇窗戶一樣。她身體有三分之二，危險的伸出去，高高的在金絲格羅士路上面。電車貨車震響如雷，拉車馬蹄聲得得，由她下面過去。下部三分之一，懸在屋子裏。她用一隻有力的手臂抱住木作或石作，用那一隻擦抹玻璃。窗臺上放着錫笛一隻，皮一塊，布一塊。每樣東西都要小心運用。街上時時有過客，頂結肩膀，形形色色，愛而雷偶然往下張望，總看得見。三樣東西隨便那一樣掉下去，或者燙他們一身的水，或者叫他們受傷，所以要小心。全所房子的窗戶都有框子。擦洗上面的一半，還算容易；要擦下面的一半，祇有把他一點一點抬到上半部的位置，而把上半部拉下來，

架在愛而茜的腿上。所以這洗刷的工程除去在肢體上甚至生命上有危險以外，還有困難。但是愛而茜在掃過金絲格羅士街的冷峭揚灰北風中，憑準確的良知，做這險而且難的事。

屋子裏的東西她都看得見。整齊的書堆排列在地上，以及她同女主人用，還沒有賣掉的插畫倫敦新聞零本搭起來的暫時書架，連接成行。書架的頂或蓋板已經不見，是在主人出門時候秘密搬去，連鋸帶砍在地窖裏當劈柴用掉了。因為主人已經斷然不贊成再買劈柴，認為主僕兩人不問怎樣總能對付。她們是對付過去了。愛而茜看着門開，女主進來，每一隻手裏拿着一個花草盆。花愛蘭上下罩了帷裙，穿一件換新的格子布外褂，看見愛而茜兩條腿，突然一驚。

『原來你在這裏。』愛而茜聽見她的聲音，柔弱無力的從玻璃穿過來，混在街心喧鬧裏。『我剛在找你，都找遍了。』

愛而茜在窗子上用功足夠三刻鐘，證明一個僕人可以走她自己的路程。就是自命不會錯過一樣東西的女主人，亦不被他引起注意。現在愛而茜看見女主人找來，把身體扭回

屋子裏。

她以鎮靜的慈善態度問道：「夫人，你沒有看見我擦洗店窗的外面嗎？」祇有同店主特別訂定辦法，她才能擦窗子的裏面。

「沒有，我沒有看見。我今天早上掛念別的事情，這是真的。是真的。爲什麼你收拾窗戶要選今天早上呢。你知道這是你下午出門的日子，有許多事情要做。但是或者你不預備出去，愛而菴。」

愛而菴把錫罐拿進來，答道：「你問我這話，我是想出去，夫人。不過我以爲窗戶很髒。」此處愛而菴欺騙，就是用最好的評量，她亦把真相隱了一部分。歐爾福華特夫人就是猜一百萬次，亦猜不到愛而菴就在那一天早上要擦洗窗戶的實在原因。明白的講，實在原因是消蹤滅跡的伎，以前擦洗窗戶，好到極處，名傳遠近。今天是他不見的一周年。愛而菴並無真正的希望說他會重新出現。整隔一年就會回來，這祇是癡心妄想。她承認的。然而他亦許回來的啊。要是他回來打聽，半點鐘就可以找到她。要是他真找到她，叫他看見「她」窗

子不乾淨。那是不能忍受的。他對於窗子有眼光，窗子必須爲他發亮。如此愛而吝的忠心，熱情流露的表現出來，神奧玄妙，寄有詩意。

花愛蘭銳利的警告道：『不要把窗子關上。你曉得我要把這兩盆花木放在外面。』
愛而吝眼睛裏發現潮濕。

花愛蘭說：『今天早上這孩子神經如何容易受激刺呀。假使她忍受我所……』
亦許花愛蘭應該得人原諒。誰儘管有充分的常識及經驗，如何能够猜想到穩重的愛而吝心境上的平靜，曾在那一天颯風的早上，聽一陣疾風的處置呢。他不能。

她把花盆安放在窗臺上。丈夫那樣奇怪給他的十先令，她已經憑他勉強的認可，拿來買了球根。花盆已經擦洗裏面的泥土亦搗鬆了，然後把球根埋在底下。她白天把花盆放在外面，晚上收進來。必要時在浴室裏澆水。她照管球根好像一家的兒女。全不被人看見這些球根是她每天生活中的風流奇想，是她避嫌煩惱的地方，是她憂慮的鎮定藥。看見窗臺上秩序井井而乾淨的花盆，或者叫人推想梯梯雷西曼家新時代業已開幕，對於罪惡招徠災

殃的恐怖，已經被紅盆裏的秘密活動驅除。花愛蘭希望如此。但是不如此，愛而茜照她自己性覺的幼稚本質看來，知道不是如此。球根往上推，不是向快樂。是向兇狠的結局。結局走近，所以球根不近情理。這一層愛而茜亦覺得。

愛而茜因爲當日彷彿有悔過的意思，急於寬慰夫人，她說：『夫人，你要我爲的是什麼特別事情嗎？』

『是，我想我是爲一件事要你。你怎麼敢給我這放在我梳妝檯上的錢。』她說話時有神經質的憤怒從衣袋裏拿出愛而茜一兩點鐘以前用紙包好的錢。是已經毀壞重新由花愛蘭補償的雙層鍋子的代價。『拿回去。你應當早就知道我絕對不會讓你付價的。』

她起先最堅決的一定要愛而茜由她自己財源，修補她愚蠢過人的結果，今天又說這樣的語。實情是花愛蘭在應用事件，能够無情感硬心腸，常常無情感硬心腸。這天看見可憐小錢包在穢紙堆裏面，一聲不響，放在臥室裏，沒有說一個字，或是寫一個字。她心上有點動。加上那天早晨恰好她的心境利於有幾種情感。她兇險的哼鼻子，閃眼看愛而茜，又閃開去。

可愛忠實愚蠢的人，認真想從她工錢裏了結鍋子的事。她想到這層，不能忍受。

愛而茜又驚又怕把錢收回，還是不作聲，同付出去時候一樣。

她簡直的低聲說：『我萬分抱歉，夫人。』

小小一幕告終。但是花愛蘭又哼鼻子，她形容慢慢扭轉，終究開始哭起來。她是『從來不哭』的人，而一禮拜中間這是第三次。實在她要 and 愛而茜講話，完全不是爲錢。她從淚眼中模糊的說道：『愛而茜，今天早上，他還沒有出門，並且不預備出門。他要把拍賣錯過了。他自己說覺得不大好；意思就是氣力不夠。現在他坐在辦公室裏打字，顧客祇好去就他。』

本不是秘密的秘密，忽然宣布。在愛而茜真誠的深藍色眼睛裏有這樣的忠心，這樣的可信賴，這樣的柔和安慰的供獻，花愛蘭不能抵當。叫每一個女人和每一個別的女人分界到某種程度的根深的疑忌，此番化去了。花愛蘭自誇身分高貴的意思，花愛蘭沾沾自足的意思，亦跟着化去。諱匿而仍然顯著的事實，說花愛蘭爲他丈夫在苦痛中度日，說平靜的家庭裏諸事都不稱意，這事實現在公然承認。一會工夫，愛而茜一片熱誠，把自己交給別人，分

愁共苦，完全把花愛蘭最近凌辱她的粗暴忘記了。她覺得深受恭維。不合理性的感戴還充滿心坎，因為花愛蘭已經給她一個穩定的上等家庭為安身之所。在這家庭裏，不知革命，不知爭辯，不知窮乏，不知淫佚，亦不知龍鍾老母嬌弱兒女碎心的尖聲啼哭。

她溫和的說：『他不是他自己，主人不是』

『你是什麼意思，——他不是他自己。』

『我意思是他不舒服，夫人。』

『他要是多吃一點就好，——你我一樣知道。』

『亦許他沒有胃口，夫人。』

『爲什麼他應當沒有胃口。他一生沒有爲了不消化受過苦；他自己說的。』

『是的，夫人。最近纔有這病。』

花愛蘭說：『所有這些有錢的話……』撇肩膀擦眼睛。

這是一句奇怪的話，因為從來沒有談到省錢。就是有，顯然愛而齒不應當聽見過。但是

聽這句話，認爲當然的事情，點點頭。

花愛蘭忍不住往下說：『假使你爲省錢自殺，省錢還有什麼好處？』

花愛蘭所指的是，愛而茜亦知道她所指的是，主人驟然發表的關於共產主義的話，連帶一切沒有說出來的含意。當時大家都深受感動；歐爾福華特已經判定她們犯了罪過。但是現在他們兩人都帶有女性的輕視不合論理的男子靜默不發的議論。實在講，剝奪自己致死，以免將來再剝奪自己，有什麼用處。在主人神祕不測的頭腦裏，是有一點毛病。

『假使你能够找一個人對他說說，夫人，一個外面的人。』

愛而茜着力最後的幾個字，由此證明她心地簡率，已經帶她直達事情的中心。封閉房子裏的空氣，被主人乖異情性所沾染。輪轉過來，主人亦受影響。要新空氣新呼吸，一陣大風，把腐敗趕走。房子正在悶死房主。極甚的衰敗，已經發生，直到現在才覺察出來。花愛蘭怕她驚惶；實在曉得有了變更，不完全曉得，但是足夠使他恐怕危險的嚴重，連她眼淚都收乾了。

她認可道：『是的。』

『找那位醫生——雷士德大夫。』

『不過你想他讓我打發人找醫生——你能在極短時間中如此想嗎？就使我叫人把他找來，你想他會見他嗎？不成問題。』

『你儘可以爲你自己找醫生，夫人你可以打發我去找他，然後他可以見見主人，彷彿是無意中見面的。』

花愛蘭雖然被這和善人的多謀足智所感動，還提出抗議道：『我的孩子，我可沒有病啊。』

『噯，夫人說起來，你病了好幾個禮拜了。』

花愛蘭臉泛桃紅，有如犯了過失的人一樣。』

她詰問道：『你到底說什麼話呀？我當然沒有病。』下人都是一樣。他們永遠不會明白主人方面的親熱，不應當以親熱回答。

『我道歉，夫人，』愛而菡謙和的說。但是還微微帶着和善的固執神氣，彷彿一個又想

退又不想退的人。

花愛蘭瞪眼看她一會工夫，然後忽然走出屋子。這次談話漸漸叫她受不了。她再不能忍受，多一個字都不行。他預先看出，假使她過分試驗自己，亦許完全坍塌，丟盡面子。幾秒鐘後她又到門口探頭，穩定而十分和悅的說：『愛而崙，你還是到樓下來的好。這兒沒有別的事留你。』

說實在話，愛而崙正在閉廢光陰，深思靜想。

第二章 愛而茜的用途

梯梯雷西曼家祇有一條出路，就是從店裏通過去。從前另有一門直達金絲格羅士路，但是時候隔得很久，填塞門洞的新磚，同圍繞的舊磚，現在已經差不多不能分辨。沒有人一看就能猜到，房子的正面已經從金絲格羅士路移轉到雷西曼臺階，原因沈沒在古代深淵裏。亦沒有人能猜到鐵欄圍繞小長圓形的一片草地，現在既沒人割，亦沒人修，從前却是前花園。梯梯雷西曼家的後面沒有出路，除非通過小院子，爬過高磚牆，闖進不相識的亦許不好惹的人同他們兒女所住房子的後面。

梯梯雷西曼房舍既然祇有店門可以通出去，愛而茜那天下午穿着最好的衣服出門，自然瞞不了當事的人。她所穿乃非常服飾，因為她半假的日子開始時候，總去幫助他很忠實相待的住在雷西曼方場的朋友，或者在不潔淨的房子裏做精巧的擦洗工作，或者依照時會的需要，帶小孩子出去向西北方喀勞肯威爾的更奇幻而多樹葉的地點去遊玩。比如

密特而頓方場；既有地步供他們遊戲，又有機會可以在有趣的門外灰塵裏顛撲。今天她離開時候，歐爾福華特夫人向她點頭，她臉泛嫣紅微笑。但是歐爾福華特夫人並不發什麼好奇的問題，不論友誼的或探問的都沒有。她知道自己的地位，亦如同愛而茜知道愛而茜的地位。她知道干預人家事情是欠斟酌的。僕人自己的事必須照他們意思做；現在他們都很自由，頂好的亦是如此。自從早晨一幕以後，除去講家務以外，兩人之間沒有通過一句話。歐爾福華特先生還在辦公處同顧客做買賣；他的嗓音氣力弱一點，似乎比平時更溫和。

花愛蘭在門口跟着愛而茜後面叫道：『我希望你過愉快的時間。』真奇怪，那簡單表明的和藹聲音中間所含意思真奇怪。彷彿花愛蘭已經說：『我知道你預備做件非常的事。我不知道什麼事，我亦不打聽。我相信大家管自己的事。但是你不妨給我一個引子，無論如何我總能看透你，雖然你或者不如此想。無論如何，儘管吹冷風飛濃雲，我希望在你做最私的事時候，不要被天氣妨碍。』

花愛蘭沒有明說的話愛而茜都領會，臉上紅潮又泛出來。

她一經轉灣進全絲格羅士路，就不是梯梯雷西曼家的總管，而變為高等藝術家夫人的反影。有母親的神氣，表明寓廬裏還留一個小家庭，表明一種重大責任的感覺，還表明有能力創始實行，還表明有不少尊榮。她已經把手套帶上，拿着雨傘。她身體壯實，看來比她真年紀大些。實在說，她好像緊靠三十。她所以對花愛蘭臉色泛紅，為的是她要去辦的事，假使花愛蘭知道，就會引起重大的衝突。愛而蓄的使命，是去看雷士德醫生，問一間梯梯雷西曼家裏衛生狀況如何。自然是一件不能執行的使命。想一想一個僕人如此干預主人最密切的事，但是主人的幸福在愛而蓄看得同自己的一樣重。她最高的德性是仁慈，很預備為仁慈的目的挺身冒險。同時亦須承認愛而蓄不帶一班小孩到密特而頓方場去看雷士德醫生，動機不是單純的。亦許人生動作裏沒有單純的用意。就愛而蓄說，這天主要並不是歐爾福華特夫人講到歐爾福華特先生身心狀態當着她面失去支持力量的日子，要緊的是俅郎失蹤的周年。周年的事實填滿了愛而蓄意想中的地平綫，時時從羅盤各方面冒進她身裏去壓倒她，然後再退出。俅曾經在雷士德醫生手下做過事，還在他家裏住過。所以假使他

重現，自然先在雷士德醫生家重現。他不會重現的；說他重現是不可思議的。照他常對自己說，這週年的意思可笑。更近情，近情得多，俵此時已經另外娶了一個。因為愛而茜知道他不是一個離開女人能够過活的人。他或者已經在一處地方住定。什麼地方呢。他能在那兒呢。然而他亦許重現。周年的意思許亦到底不那樣可笑。天下事那能斷定呢。她到雷士德家裏去的動機，一部分就在這裏。

醫生的房子——或者還是說他佔住下層的房子——是歷史有名密特而頓方場中大房子中間的一所，在方場及新河街角上。聖瑪克教堂的鐘針，正指一點少兩分，但是已經有病人聚集在旁街診斷室的前屋裏。愛而茜正在角上躊躇。從前同俵郎詳細專心的空談，使她頗能知道醫生的習慣。醫生現在應該進診斷室，料理午後一期的事的確，他在那裏，幾乎像神奇的，從東方走近來。一個小女孩子，都是瘦腿瘦臂，在他身旁走路。扈從是一隻狗；正在高興的追逐那狂風吹過方場來幾千張樹葉中間的幾張。醫生及小女郎在他們門口停住。

愛而菡聽見醫生說：『好罷，你可以替傑克洗澡，但是你必須先換你的外褂。假使有什麼糟塌情形，在你母親回家的時候我不幫你。』

狗站定旁聽，醫生轉過來大聲惡意的說：『洗澡。洗澡。』

傑克的尾巴垂下來，滿心不高興，向方場正中的欄杆走去。

醫生堅決的發令道：『這裏來，先生。』

女孩失聲摹倣道：『這裏來，先生。』

傑克服從，關於死葉子的趣味，現在如夢方醒。一閃眼從空場臺階滑下去了。孩子跟在後面。雷士德醫生向診斷室走動，看見愛而菡在小路上。

『不，不，』他對她說，和善而體恤人情，因為他還沒有時間失掉他的父道。『這不行，你要知道。你必須同其他的人一塊兒輪流診治。』他舉手表示拒絕。他知道要想不依規矩超前診治的病人所用一切詭計。

愛而菡說：『先生，不是爲我自己啊。』她眉頭繃起，很覺得心虛。『爲的歐爾福華特先

生——至少爲的歐爾福華特夫人。」

「哦，」醫生停步。

「先生，你不記得我。斯伯立哥德夫人，先生。愛而茜，先生。」

「是，自然。」他應當接下去說：「想起來，愛而茜，你今天剛回來。」要是他說這句話，就太奇怪了。但是他沒有說。他祇說：「怎麼樣，爲的是什麼事。」有一點性急，因爲在那時鐘聲正響。

「歐爾福華特先生那樣不好，先生。不想吃東西。歐爾福華特夫人亦有病——」

「歐爾福華特夫人。那末他娶親了嗎？」

「哇，先生，娶了。他娶的前亞勃夫人；她在對門開糖食店，同在臺階裏面。但是她把店面賣了。我現在是他們的女僕。快有一年了，先生。」

「真的真的。好。我去看看——六點鐘前一會。告訴他們我要去看望。」

愛而茜說：「先生，」躊躇不決，臉轉深紅，「夫人並沒有確實叫我來，照一種說法。她說

主人不要醫生，她說。不過我想要是你能——』

『你的意思是不是說你沒有命令到這裏來講你的男主人女主人嗎？』

『唉，先生——』

『但是——但是但是但是，』雷士德醫生極快的亂說，濺出吐沫來。他原來不合人情的穩定，這一次被愛而蓄的怪舉擾亂了。他現在狗亦沒有，兒女亦沒有。他是化學上純淨的醫生。『你以為我能够就是這樣的來，不用人請嗎。我從沒有聽見這種事。再有什麼，我疑惑。』

『先生，他很不好。主人很不好。』

瘦小男子站起來，靠着愛而蓄偉大的身體，有威嚇的神氣。

『我管你什麼。有人要醫生，就得叫人來請。』

雷士德醫生順着新河街走下去，可是走了幾步，又回轉來。

『他們沒有你可以對着說話的朋友嗎？』他問話的聲音；還是粗硬，但是帶一點了解

的友情。這一點友情，把眼淚引到愛而茜眼睛裏來了。

『沒有，先生。』

『沒有朋友嗎？』

『沒有，先生。』

『從沒有人拜望他們嗎？』

『沒有，先生。』

『他們從不出門嗎？』

『不出門，先生。』

『連電影一類的東西，都不去看嗎？』

『哦，永不去的，先生。』

『這樣情形，我很擔愁，但是我做不了什麼事。』他離開她，跳上診斷室的階級。

沒有一個字講到傑連。一句訪問的話都沒有。可是他知道傑連與愛而茜從前曾經結成

伴侶的他還如此愛你。他把你看同世界一樣重。至少他可以說『近來看見你沒有。』但是什麼不說。什麼不提。雖然醫生曾經表示許多關切，現在彷彿從沒有你這個人。真叫人淒涼。她是愚人。沒有相當傳召，想叫醫生訪問，是愚人。或是希望或是空想在他不見的日子，或在別的日子，你曾重新出現。是三倍的愚人。由愚蠢的希望，轉到失望，反應可怕。她早就料到。整個天幕在黑夜中層層疊疊壓到她身上，各處沒有一線微光。沒有微光照到梯梯雷西曼家。沒有微光照到她。然後她真發見一針尖的光。這一天還沒完呢。你亦許還——徹底愚呆，重新發現。

第二章 行善

一件有戲劇意味的事，那天下午在店裏發生。花愛蘭與亨利兩人同在辦公室，電氣剛纔擦上；店舖還靠天得光，黃昏裏彷彿幽暗。夫婦在多情意態中。因為花愛蘭照常被男子超出尋常柔和的堅執所折服。她爲他的身體，爲他自待的刻苦，已經同他拚命爭執好幾次，但是世間沒有能永遠同椅墊打架的人。亨利已經把他磨到性情和順，磨到安心，還到樂觀的情境。就事實講，他已經憑着忍耐力，叫她確信他的病是暫時的，是沒有人能希望避免的病；況且他的身體無貳無疑是鐵打的。愛而赫不在家，幫助他們親熱；他們喜歡獨居，沒有人看見，到處都現形的第三個人眼睛拘束亦不受祇有一點爲難，就是多情的心境剛剛成立，花愛蘭就要重新把她的手段花樣擺弄起來。

她說：『親愛的，你知道。』又戲謔，又認真，坐在桌邊上，靠近他身旁，神氣很不稱管家婦的身分。『或者你明天吃，或者我找醫生來。嘎，我要叫醫生來。這是要你決斷的。但是我已經

打定主意。你必定承認……」

這時店門開，有人進來，花愛蘭由書桌跳到電燈紐那裏，把店照亮，看見雷士德醫生。花愛蘭雖然是心地完全清白的女子，她的臉立刻變成當場被擒萬惡陰謀人的臉。她不看亨利。她一定不能對亨利低聲說：『我對你立誓，我沒有叫人請他來。你以為怪事，我亦一樣以為怪事。』她心裏想：『這是少女愛而怯做的事。』她對於愛而怯又生氣，又怨恨，但是心裏帶着畏懼喜歡愛而怯參預。亨利想什麼，沒有能猜得到的。亨利的心，在他是皇國，還是未受外攻的皇國。講到亨利所有確切可靠的話，就是他一認出醫生，就從椅子上勇猛的起來，活潑的顛跛走動，證明他不是病人，或者有什麼其他需要醫生之處。而且說起來奇怪，他實在覺得很好。雷士德醫生把手送到花愛蘭面前要握手，叫她吃一驚。

『哈，你怎樣好，歐爾福華特夫人，』他說，用他的靈活的，業務所用的高聲的格式。『好久不見看見你了。』

花愛蘭回想到某禮拜日早晨在雷西曼臺階他同亨利兩人在邊道上談話時候。她那

時是快樂的，還盼望快樂。她那時有女孩子氣，意興充滿，氣勢凌人，任性自由，沒有人抵得住他。一年前的事。十二個月裏的變遷，帶着不祥的意味，呈現面前。但是她冥想變遷祇限於她的境遇，沒有變的花愛蘭依然存在。

醫生用他鮮明的眼睛看見一個萎縮的女子，容易發一種他診斷不出來的神經病，他招呼往前迎接的歐爾福華特，握一隻羊皮紙的手。歐爾福華特的外號使他驚奇，他對自己說亦許來得好，無論如何，愛而茜的報告，總不過分。歐爾福華特比萎縮還壞，他簡直枯瘦憔悴；他頸部凹陷，小眼睛已經往裏褪，面色灰淡，嘴唇枯白乾燥，下唇本來沉重豐滿，現在變成消瘦；耳朵幾乎是白的，還抱着在醫生面前裝做很好的決心，神志不安的走動。醫生想，歐爾福華特夫人幾禮拜前沒有請教醫藥，確是奇怪。但是說到這一層，夫人每天看見，幾乎整天看見她丈夫，所以不覺得。那末就沒有一個顧客下一句警告嗎亦奇怪。但是歐爾福華特先生，同顧主的委婉客氣的關係，不許有何種親密你同歐爾福華特交友，到一種距離，再不能往前進。

「你記得我去年來買一本莎士比亞嗎。」雷士德醫生高興的說，聲音似乎。洪大他說話聲音，常常比需要的大，這是勉強用力於平民有抵抗性的愚蠢的結果。寬慰之心，在店裏傳播，好像一種甘美氣味。專門家的拜訪畢竟純粹是巧合。花愛蘭不再有曾經犯罪的神氣，亨利亦不再摹倣身體健壯的人。

「記得，記得，」歐爾福華特說。又對夫人說：「請你就手把『插圖莎士比亞』拿下來，好不好。」

「插圖莎士比亞」是店裏起的名字。是伐爾貝印行的莎翁劇本詩篇版本，因為書面上祇有這幾個字。

醫生雷士德叫道：「你的意思不是說沒有賣掉吧。一年了，不是嗎。」

歐爾福華特從前次店裏會見回想到一種感覺，就是這位醫生容易無禮。書沒有賣掉，他有什麼權利表示奇怪呢。歐爾福華特存貨裏有十年前買的，有十五年前買的呢。

他說：「我可以把書賣掉。但是老實講，我是爲你留的，我覺得這些日子裏，你一定有一

天進來看。我有意寄一張明信片告訴你，我已經找到，但是不知怎樣……」

這些都是真話。歐爾福華特有寄明信片的意思，至少有十個月還沒寄去。但是他相信總有一天寄出去。十個月中間，他的信心一樣新鮮，一樣強固。

歐爾福華特說：『這兒在上面那個籐角裏，我的愛人。』

『是，我知道。我正要去拿梯子。』

『梯子在那兒，應當在這裏的啊。』

『我不知道。愛而茜一定在擦窗戶時候拿去用，忘記送回來。』

歐爾福華特和順的規勸道：『咕咕。』

等到屋裏祇剩兩個男人的時候，雷士德說：『莎士比亞在我家裏得了許多成績。』一面狡笑他自己用字的特別。『你未必相信，但是我的女兒簡直吞他。下禮拜她生日到了，我想要把我的地球版本送她，自己再買一本字型較大的。我的眼睛不像以前的樣子了。簡直吞他。難得相信啊，你信嗎？』醫生一變爲有人性的人。他眼睛裏含着坦直的父母的矜誇。

意思，閃爍發亮，然後他自己制住。

他說：『我看到你的老鐘不走了。』用一種比較習慣用的談話聲口。斜視他的手腕。

歐爾福華特一面想一面安靜的承認道：『不走了，這與你有什麼關係。我的老鐘不走嗎。』

鐘不走有幾個月了。

花愛蘭穿店出去的時候，把店又加亮，好久不見回來。一部分是因為她要搜尋梯子，一部分是因為她闖到臥室裏去看看，是否秩序整齊。當她站在樓梯半中間時候，雷士德豪氣發作，把書本接過來。

歐爾福華特說：『十五本，不錯。我告訴你有八本是不是。』

雷士德說：『你告訴我八本嗎。』賣書的好記性，他覺得奇怪。

『不錯。我拿這一種同另外一種版本攪混了。犯這種錯誤是容易的。不管怎樣，你姑且看一看傳註解。完美清楚的字模，細巧而不奢華的裝訂，氣味好。拿起來又輕又靈便。乾淨同

扣針一樣。幾乎有二百張圖，從勃歐黛爾版本來的。我告訴你弗蘭斯孟的插圖，是不是。是的。我是告訴你的。那就不對。我想是弗蘭斯孟的畫，或者因為就輪廓講，確是他的。但是我現在明白很有許多挑選的畫家。他凝視畫圖下邊用極細的字彫刻的人名，一本一本遞給預想的顧主。『美觀的版本。』

一會兒寂靜。花愛蘭立定伺候，像一位助手，服從，注意。一面亨利辦交涉。

『我怕就我錢袋講，嫌太貴，』醫生說。他想起勃歐黛爾版本裏將近二百張插畫，心裏怕。

『二十五先令。』

醫生從書上擡起頭來，看進歐爾福華特小眼睛裏去說道：『我還是買了好。』他聽見價錢覺得驚異，馬上數錢。兩張鈔票，兩個新半皇冕錢。歐爾福華特看着錢，熱情流露，竭力自制，留在書案上。

醫生說：『請把書包成兩包，好不好。我自己帶回家去。揣想你今天晚上不能送吧。太晚嗎。』

歐爾福華特開靜的回答道：『是的，我怕太晚了。』他說這話，明知早已不問什麼情形不派人送貨了。『我親愛的，找一點好的櫻色紙同繩子來。暖，繩子不在這裏嗎。』他彎身到書桌的一個抽屜拉出許多種許多段繩子纏結而成的一捆。

花愛蘭在這一小段小史裏現在陡然變了重要人物，她照應包紮的事，顯出一種神氣，表明她確信做包裹能同她丈夫一樣好。

雷士德說：『醫院此時正向壞路上走。』歐爾福華特自己想這醫士是那些因為心虛不能耐受靜默的愁苦人之一。

『真的嗎。』

『真的，你在報紙裏沒有見到嗎。』

歐爾福華特說：『想起來我亦許見到過。』但是他實在沒有見到，亦毫不關心。他守着平常的見解，說醫院是靠魔術維持的。假使不靠魔術，那末就靠倫敦西頭偉大房子裏有百萬家私付房租同時付捐款的富翁的支票。

『是的。倫敦醫院，我們最大的醫院，東部無匹的事業，你知道——倫敦醫院想減少病榻一百張。是一個災難，但是彷彿沒有別的法子。我女人現在參預納茲福特貴爵特別的努力，想把這病榻救下來；她從前在醫院裏當職員的。我剛纔正在躊躇，不知道你有意在她捐冊上寫一點捐沒有。我想我或者可以提一提，因為我不是來執業的。我處於顧主的地位。你明白。』他發出他小而心虛的一聲笑。

歐爾福華特覺察出來，醫士非但破寂。他亦覺到花愛蘭奇異不可測度的被管理倫敦醫院世傳收捐貴人的名字所激動，亦正想趁這時會實行慈善。當醫生發揮他的題目，他很懊悔不該把莎氏比亞全集的代價放在書桌上。錢在那裏，等人家給，求人家給。在那裏，不能不理會。自然醫生又在放肆，不過錢明擺在那裏，半個皇帽錢罷。太少。一個皇帽錢罷，光亮可愛的東西。太少，無論如何，有鈔票放在旁邊總是太少。祇給一張鈔票呢。不能。荒唐。境地到了盡頭，歐爾福華特陷在痛苦裏。照面子他不能拒絕，他是倫敦人，喜歡倫敦同倫敦的種種設備。他是多年固定的商人，他亦不能同他的錢分手。他正要自任殉義的人；五個指頭分受苦

痛的手，在一張鈔票上盤旋，那時救星來到。

他說：『我拿我的辦法告訴你。』接着撿起書桌上一本又薄又破的四開書，『我同你來一個遊戲的送禮，這是格萊全部詩篇，是最早版本的一種。』

醫生籌思道：『格萊嗎？』聲音放大；『鄉村教堂墓地悲歌一類東西，是不是？』

『是的，這是格蘭斯哥版本，我現在不記得還是倫敦版本，還是格蘭斯哥版本。我意思是說第一種完全的版本。這版本的年分，都是一千七百六十八年。我拿這書送給你的醫院。你拿着到蘇梭倫或培恩那裏去，看能賣多少錢。』

醫生把書翻開念道。

『世界上許多花 面上羞紅人家不看見

在沙漠空氣裏 浪費了花本來有的甜

璞字寫得奇怪，用十字邊旁。但是這很有趣，「世界上許多——」原來這是格萊。』在一本舊書裏看見認得的字，覺得平升一丈。『裏面很乾淨。猜起來值許多錢。我確信你度量很寬

大，真正很寬大。」花愛蘭包到第二包，停頓不動。

歐爾福華特聽見「度量寬大」用在他身上，輪到他覺得平升一丈。他說：『我不打聽不會知道這書剛剛值多少。這就是遊戲的贈送。』

『叫我給兩鎊錢買，我亦不介意。我會喜歡這書。』

『遠離瘋狂的人羣——』註一

『好好，你說這是最早版本的一種嗎？』

『不是悲歌的最早版本，是全集的最早版本。』

『正是如此。正是如此。兩鎊是公道價錢嗎？』

歐爾福華特忽然心上難受，他說：『我怕最壞亦不止值兩鎊。』他覺得自己叫自己做糊塗人，到何種程度。爲了省一張十先令鈔票，損失好幾鎊。可笑，糊塗，瘋狂，不錯，他買的時候祇花了十先令。他努力從自己花費多少錢的觀察點上看今天的事情，但是不能否認損失好幾鎊。是的，許多鎊，許多鎊。然而到底他不能讓十先令鈔票走開。十先令鈔票是珍寶，一本

書不過是一本書。不合論理，但是從天性而來的感覺，比論理力量大。

醫生說：『啊，要是不止值兩鎊，我必須賣掉。你氣量大。歐爾福華特先生，你是氣量大。謝謝你。』

花愛蘭重新整理第二包書，格萊詩集亦在裏面。同時雷士德感激的神氣，更加開展。當格萊全集在櫟色紙裏不見的時候，歐爾福華特批評道：『那樣字模，不會勞乏人的眼睛。』

『不會。』

『現在我眼光不叫我苦惱了，我說這話，心中感激。』

醫生說：『呸，』他注視賣書人，趁這機會，摸索路程，向原來叫他到店裏來的目的走去。『我不說你現在的神氣完全同我上次看見你時候一樣。』

花愛蘭忽插進一句話：『不一樣，他是不一樣。』

歐爾福華特對於醫生又一次無禮辯護道：『呸，我沒有什麼。我所缺少的，就是運動。而我因為腳膝不便，不能有運動，你要明白。』

醫生說：『不錯。我一竟注意你的腿是跛的。你應當去找僕柯。假使他十分鐘能把你好，我亦不以爲奇。自然不是有資格的；但是神奇的療治——……你亦許永不再跛。』

『但是他收費很重，不是嗎。我聽見過五十鎊的數目。』

『我不知道。就算他收費重，又怎麼樣。醫得好病很值得的，不值得嗎。錢是什麼。』

歐爾福華特沒有回答這一個蠢問題。五十鎊或是差不多數目，叫人替你拉腳膝。『錢是什麼，』的確。他把桌子上的錢搶在手裏。醫生明白他自己已經確實被人拒絕。本來是哲學家，覺得心安。他花了二十五先令，已經盡他的力量。他把一個包夾在左臂下面，把那一個拿在左手裏，做出一種上流人免不了的神氣，向世人表明包裹完全沒有重量，所以自己帶去，是因爲一時高興，並非必不得已。

花愛蘭最出人意料喊道：『我說，醫生。你既然在這裏，我想要請教請教。』

歐爾福華特抗議道：『不是爲我。不是爲我。』連訴告帶懇求，然而不受勸。

花愛蘭以一種親切的舉動，靠在他上面，喃喃作情話：『不，親愛的，不爲你。爲我自己。』

『我沒有知道你有什麼特別不好。』

『你沒有知道嗎。花愛蘭用奇怪的聲口又乾燥又多情的說：『愛而茜知道。大夫你願意上樓來嗎。』她不是包書的人了。她有出主意的才具，她有權力，她有威勢。亨利疑惑她有二心，滿懷恐怖，注目看她在醫生前面離開辦公室，書包業已放下，永不，永不，他永不請教醫生。』

註一 遠離瘋狂的人羣 湯姆士哈提 Thomas Hardy 所著小說的一種英文原名 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

第四章 沒有判斷

花愛蘭在臥室裏斷然問道：『你以為歐爾福華特先生身體怎樣。』急切情感一時表現。面容靈活，幾乎把醫生嚇怕。

醫生帶着炸裂的一跳，防禦自己，反答道：『哈，我沒有檢驗他。我沒有檢驗他。看他的樣子，我想他營養不足。』

『是的。他拒絕食物。』

『不過他為什麼要拒絕食物。一定有緣故。』

『因為他立意省錢。他有裝滿錢的抽屜，我亦有，至少我自己有好進款。但是事情就是這樣。他不肯吃。他不肯吃。隨便我怎樣想法子，他總不肯吃够。』

『祇有這一個原因嗎。』

『自然。他一生沒有犯過不消化的病。』

『唔，無論如何，你的使女叫什麼名字的，似乎營養還好。』

『你最近常在看見她嗎？』花愛蘭問話鋒利，疑心忽然跳起來。

醫生領會他自己大大的不小心，用可以佩服而有欺騙性的冷淡回答道：『我上禮拜有一天路過，注意到她。至少我以為是她。』

花愛蘭在此把這論點丟開。

電燈放亮，射在他們身上；沒有燈罩；宅子裏沒有一盞燈有罩子的。實在顯出粗劣的樣子。花愛蘭一半靠着床梢，雷士德站在爐台前毯子上。體段筆直，如當年在伯魯士汀身穿制服發布命令時一樣。花愛蘭鬪敗的氣力，在她心上發怒。安閒享福的材料，如愛情，金錢，氣質，神慧，加上合意的事業，她眼前都有。全被她愛夫神奧的有病的，不近情的，不可恕的勝利的願意所毀，絲毫意義沒有。她不覺得快樂，只覺得劫數，正在包住他，包住她，包住有知覺的房子。

『我的丈夫是吝嗇人。我鼓勵他為的是求安逸。現在你可知道了，大夫先生。』

對以前幾乎沒有說過話的一個外人真是驚人的承認。但是寬了她的心。她說的時候，有意興，有熱情。早上她已經對愛而赫開誠布告；現在正慢慢慣熟六點鐘中間，家庭的空氣已經改變。許多個月暗地不承認的話，現在公然承認。真實已經發洩出來。幾分鐘以前無聊的弄舌，講什麼醫院，講什麼瑣屑空幻的商界交易，講什麼假裝偽託，講什麼不可信的無效，講什麼怪異的無物，現在呢，可怕的真相豁然開露。而就在那時候，亨利在辦公室裏要在自己身上守住可怕的假託不叫旁人知道，正在店務瑣細不堪受的節目裏，耗費他剩下的生氣。

雷士德行動的第一條法律，就是自保。他用着特的聲口說道：『不問怎樣，非等你能夠勸他要專門家的勸告，沒有多少事可做的你呢。你是什麼病。你的神氣不見得比你丈夫好多少。』

花愛蘭說。『哇。大夫先生。』忽然有訴怨的聲音。『我不曉得。你必須檢驗我，亦許我先就應該到你那兒來。』

在這時候，燈光熄滅，他們在黑地裏。

『呵，呵呀。』花愛蘭聲音裏有一種灰心的意思。『我早知道那盞燈就要滅的。』實情是店裏的燈，大概都是快要滅的。這些燈都過了配定的一千點鐘的燃點期間。店裏有兩盞，早已完賬，亨利沒有留存的燈，又不肯買，花愛蘭又沒有振作到不問他意思決心添買的程。度有一次引線鎔化。兩天王夫，他們都用蠟燭對付。花愛蘭心中燥怒，私自出門去買通火線。回來以後，用一半遊戲一半抱怨的姿勢，把線幾乎丟在他臉上，但是湊巧在他出門時候，他已經用不知那裏檢來的蘇打水瓶上的鐵絲雙疊起來，做好了一條新通火線。他責備的話，雖然沒有明說，亦叫她難受。

醫生爽捷的擦一根洋火，花愛蘭把晚桌上的蠟燭點起來。

醫生說：『我怕憑着那樣的光，不能檢驗你。』

『唉，怎麼辦。』她幾乎哭，然後確有主張，管住自己。『我有主意。』她衝到浴室去，站在橘子箱上面，把浴室裏的燈拿下來，回到臥室裏說：『哪，這可行了。』

醫生爬到一張椅子上去。他剛把燈裝好，花愛蘭就把蠟燭吹滅，意在省錢。然後一面發抖，一面把身體在冷屋子裏交代給醫生檢驗，等他安慰或苦痛的裁判。但是她既不安，亦不痛苦，因為當時沒有裁判。

當雷士德重復走下黑暗樓梯的時候，店裏亦在黑暗之中，店主正在把書架推進來。醫生走進還有光亮的辦公室，拿他的兩個包裹，佈置在他的左邊，正如以前的樣子。

歐爾福華特迎面向他走來說道：『哇！這是一句問話。』

醫生用高聲整密發音分明的一個一個字節宣言道：『我情願現在不說什麼。亦許沒有反常之處，什麼病都沒有。無論如何，在目前情況之下，完全不能判斷。我一禮拜或十天以後再來看，亦許早一點。倉卒間沒有擔憂的理由。』

他對花愛蘭亦祇稍為比較直說一點。就他的病人講，他又不合人性。但是當他拿地球版莎士比亞送她的時候，他心中渴望看見他小孩眼睛發亮。

那天晚上，與平時習慣相反，亨利比花愛蘭先上牀。他說他覺得無貳無疑比以前好，但

是他賬都記完了，零碎事亦料理好了，沒有目的，而留着辦公處的火，似乎可惜。愛蘭身穿斗篷，必須在前屋裏縫補一個窗簾。當她走進臥室把電燈擡亮時候，看見他蓋面布單拉上去直頂到下頷，平輪着，背向下，眼睛閉合，可是沒有睡着。灰白像一個死尸。這活像死人的效果，因為被毯下面顯出他筆直枯瘦的身體，所以格外增加，她靠牀立定，彎下腰去看她，彷彿有熱情衝動。但是徒然要想憑她眼光的專注，把他心上達不到的秘密，山隱藏的路扭出來，拉上來。

他雖然對於他的病苦談得少，而整個黃昏裏，對她的神情舉止，都帶着顧念最切的善意。他已經用嗓音撫弄她。至於她的病苦，她亦沒有料想他會說許多。關於婦女天然判定要目的險難，他只有極不足的意像。她亦沒有在這些方面對他說過多少。因為非但他是謙遜到怪異地步的人，而且他存心操練他自己操練的謹守。她自辯道：『他不告訴我什麼，我亦不願意告訴他什麼。』似乎意思堅決。況且醫生的閒靜而不落邊際的態度，給亨利一個非常常的機會來運用他延宕的天才。不論何種艱苦，亨利永不肯走到半路去迎接。最後一層，他

的反應，大概慢的恐懼憂慮，似乎遲到他這裏。

他睜開眼睛，她送他一個他所愛的接吻。她心中躊躇，不知他能否猜到那天晚上她的接吻是心不在焉的照例的，從他身體中幽暗貞潔的深溝高壘中出來，不注意於他的。這些溝壘，他不能犯，旁人亦不能犯。她把自己嘴唇壓在他嘴唇上，是有意義的。

他輕輕咕嚕道：『上牀來，把那盞燈滅了。』

一半衣服卸下，她在做工完美質料結實永久不壞的維多利亞衣櫥上面鏡子裏，小心看她自己。不錯，她臉上有病的痕跡，叫他嚇怕。她不過有點不舒服；她正在嚇她自己。她沒有痛苦，或者極少。她一面在鏡子裏照看自己，一面想她是如何不可搜查，如何像啞謎，如何有女性，要他了解她，如何做不到她覺得比他高一等，彷彿繁複的心理，高於簡單的心理。她想她既然遠勝於他，就應該領會那可怖日子的意義。她被那意義壓倒了。許多境地一個一個遞化出來。還沒有發生什麼事，但是什麼東西都變了。日夜的相離彷彿有二十年之久。

她滑進被鋪息燈以後，他厭倦說：『你知道那女孩做了什麼。』聲音柔軟厭倦。

『不知道，愛而茜嗎。什麼。』

『她已經把籠子裏的乾酪吃了三分之二，至少三分之二，一定在出門以前吃的。』

『籠子』就是掛在廚房窗戶外面的鐵絲食料籠。亨利已經造成買乾酪的習慣，因為乾酪同肉一樣滋養，而比較便宜。他發現乾酪是一種食物，尤其是下人的食物。花愛蘭一個字不說，但是她歎氣。此番愛而茜不可信的貪詐，叫她受到震動，深為失望。這彷彿是她眼的一下。

亨利接着說：『是的。』溫和的聲音，由黑暗中穿到花愛蘭耳朵裏來，有一種不討喜歡的效力。『我上牀以前，碰巧上樓到廚房裏去。』而他沒有衝回來把災殃告訴她。按着他的特性，他已經讓災殃的念頭成熟。留在腦裏，再說他到廚房裏去搜索，何等的合於他的特性。沒有一件事能逃過他警備的。『她回家時候你看見她沒有。』

『看見他筆直上樓去就寢。』

靜默無聲。終究他又說：『關於那少女，一定要有個辦法。』

花愛蘭又驚慌起來。心上想：『他是什麼意思。是要把她打發走嗎。不是，要是打發走，就過火了。』但是她並不怕因為愛而替歇工連帶加到她自己的分外工作。所以怕的是丟下來單單與亨利同住。這樣的前途，叫她戰抖。

第五章 夜半

愛而茜筆直從街道登樓，坐在二層樓吱吱發響的牀邊上，看看她已經在下午失去光澤蓋滿灰塵的那雙最好的靴子。她已經看過許多朋友，每一次時間甚短。而在雷西曼方場舊家裏，已經把外褂脫下，換上護胸帷裙，帮着做落後的家庭工作，精力充滿，但是大半的時間她已經花銷在幾條街道中散步。雖然說到她所做的事，早晨工作，朋友家去拜望，關於帷裙那件事，長途行走，自然應當疲乏。她却不得身體困倦。不過她的心力，已經因為單純不變，老想一個苦求不赦不讓她打發開去她亦不誠心要打發開去的念頭，幾乎耗損乾淨。

當她上樓半路對歐爾福華特夫人在膳堂門口說過話，她希望她主人會說：『有一個
人曾經來打聽你，』或者『愛而茜那一個男人，又來討厭。』誰知道不說這話就祇有一個
無精打彩心不在焉的一個『晚上好。』自然本來是不近情理的希望。她明知不近情理，還
不肯放棄。起先她在拜望每一個人家進門時候，有過同一種糊塗的希望。在街上走的時候，

她一向常有這希望，遠處的男形，每個都考驗一下。雷士德不說，幾乎把希望殺了，但是希望殺不了，她的性命，比貓還多。一註

教堂打鐘時候，她在牀上已經坐了一世紀。十一點了。還有一點鐘呢。爲什麼整整一點鐘。不要管，夜半總是夜半，她必須等他到十二點。一個鐘頭是極長的時期，充滿機會。忽然她彎腰把靴子脫下。靴子穿着不舒服，從來就沒有舒服，不過她脫下來。另外有一個原因。就是可以自由走動，沒有大聲。她吹滅蠟燭，走到前面空屋裏去。先同前窗奮鬥無效，就在邊窗立定，這是不幸的事，偏偏那一天晚上雷西曼臺階的窗子，堅決不肯開因爲假使倖來大概從臺階那條路上來。先到方塲屋子裏去打聽她的消息，再從臺階下來，但是她亦許在到方塲去的路上走過金絲格羅士路。

金絲格羅士路正預備睡覺過這一宵。沒有運貨車沒有零雇汽車，就在白天，金絲格羅士路零雇汽車亦不多。一輛電車，兩輛電車，擠滿了乘客。幾個行路的人，大半配成對的。耐爾昆酒店黑洞洞的，除去侍酒女使所住的上層樓裏一扇窗戶有光，向下往左，一片空冷鏡光，

指示大郵政局堆裝院子的地點。窗子下面的人行道，她看不見；所以亦許錯過。她小心寂靜，把窗戶開大些。栽種球根的盆在窗臺上面。歐爾福華特夫人忘記收進來。愛而茜就收了進來。暫時同情的想到煩惱中的歐爾福華特夫人，她讓她身體靠到窗子外面，覺得帽子上讓的羽毛，擦過窗框。在南北兩頭樣樣東西，現在她都完全看見了。沒有遊散的人能夠逃過她的眼界。隔些時候，每每車馬行人，都不見一點蹤跡。道路將要全然冷靜，街燈似乎浪費。然後來一個警察；他沒有望上看。絕不疑心愛而茜的目光正注射在他身上。然後來一輛電車，除去幾個可憐身形而外，就是空的。可謂濫費電車。

她幻想看見他從巡警站那邊走近來。不是的，一點不像他。她幻想聽見屋子裏在她後面有聲音。說是她第一個意思是像已經不知怎樣進了房子，想乘其不備長久擁抱她，而歐爾福華特夫婦小心看守比較明白得多的解釋，反是她第二個念頭，這當然不可信。但是事實確是如此。兩種都不對。在神經激動緊張時候，她不過幻想有這聲音。這種妄念，叫她自己覺得着迷的看守是可恥的。她已經退回室中，但是等了一會，不願羞恥，又占她的原位。

夜靜而不很冷，但是就是下霜亦不會起她進去。天上濃雲密佈；她並不擡起眼來看。就他講，無所謂天氣。又一輛電車雷鳴過去，她沒有聽見，她只看見。實在說，房子裏的人難得聽見電車或者覺得電車引起的震動。愛而茜在他癡狂中，現在已經走遠，可是每分鐘漸漸清明。她覺得自己在他的懷抱裏，聽見自己對他啾啾私語，他靜默而情熱；同時她很明白她不過自己沈溺在昏愚中間。她因為希望幸福，覺得快活，確信是不能有的事，覺得愁苦。

教堂鐘開始打點。整個鐘頭能過去了嗎。彷彿更像一刻鐘。她有她的大憂，加上小孩子悵悵的意思，恨她的等待時期已經過去，她已經覺得守候有趣，現在似乎一點鎮痛劑都沒有留給她。她勉強把身體收進來，輕輕關上窗戶，把希望的最後影迹關在外面。然後襪底點地，走向臥室，滿心感覺她無人能信的昏愚。她的意想，又轉向歐爾福華特夫人的磨難；心中滿懷着對夫人的仁愛，還有高貴的決心，預備在無論什麼可以發生的危險裏，站在她旁邊。她暫時把自己忘記，變為沉靜高興得意的神態。

接着她覺得餓。中午以後她吃得少，因為她在拜望人家時候已經拒絕留飯，祇領每位

預備的點心。惟恐已不够應付的食料房，又爲她更顯得不够。她拿起蠟燭，小心走到廚房裏去，但是亦有一點傲態；因爲整個二層樓晚上都是她的領土。她打開廚房窗戶，扳開食籠，替她自己再拿一點業已減少的乾酪，一兩個冷番薯，一塊麵包外皮。然後把籠子上粗布罩子旁邊的葉子佈置妥貼，防備下雨。她慢慢吃，深思冥想，享用每一塊的味道，究竟人生中她還有一種正面的快樂。她知道她壞；知道她是賊；她不用巧妙的議論來替自己辯護。近來他愈偷愈多，沒有受到責備。她以爲『他們』已經不查點食料了。她正要變成慣於犯罪的人。

註一 比貓還多 西人俗說貓有九條性命

第六章 亨利的計畫

第二天早晨，花愛蘭在指定應該醒的時候醒過來，聽見愛而諾動作的慣熟而隱蓋的聲音。她覺得有誘引的力量，叫她繼續躺在床上；她夜間沒有睡好，覺得不舒服到心神擾亂的地步。實在她物質上的感覺，雖然不是劇烈的疼痛，而有一種牽涉到她生氣本根的主要性質，叫她驚慌。但是她拒絕誘力，惟恐習慣改變，在她自己身上在家庭機體上，生出影響。假使她每天的職務不能做，煩擾一定很利害。亨利還保持他的沈靜，但是在沈靜底下『他處於何等的心境。』他自以為曉得他的性癖。『我站起來比較好，因為我煩心比較少。』所以她振作起來，占冷屋子，用冷水。亨利很和婉很高興，說他前夜睡得好。他的習慣是等花愛蘭一洗完臉就起來。這天他沒有起來。

『你不預備起來嗎。我這兒完了。』她正把手巾摺疊起來。

他平靜報告道：『我想要在眼前所處的他方等一等。』

這彷彿他打了她一下，叫她頭暈。如此說來，這就是末日開始。她橫過屋子到牀邊去。瞪眼看他面上，現驚駭的樣子。

他拉他的短鬍子，警告她道：『花，不要看，花，務必不要那樣看。』

在他的古怪聲口裏，有如此多的愛情，有如此多的愛好的揶揄，以至她的眼光在他眼光前照着幾個月以來沒有的樣子垂下去。她用冷濕的手蓋住她顯露的嗓子。

她精神活潑報告道：『我立刻叫人請醫生去。』忽然精力奮發，周身都受刺激。

他說：『你不做這種事。我已經告訴過你我沒有病。但是我願意答應你一件事。下次醫生來看你的時候，要是你合意，讓他亦替我看一看。他換一種實用的聲口說：『你現在店裏什麼事都能照料。一兩天工夫沒有我，一定可以對付過去。』

她想：『一兩天。他是不是預備永遠躺在牀上。那對嗎？』

他說：『我還可以省一件乾淨襯衫。』有回想的口氣。

『但是親愛的人，假使你沒有病，爲什麼一定要躺在牀上不起來呢。請，請務必對我明

說。你從不開放，若是你知過開放的意思。」她說話帶一種哀訴急切的請求，彷彿有女孩子的樣子。她臉帶一種幾乎忘記的流動，時候表現她情感的意態，淚珠懸在眼眶裏，面衣服還沒有穿好一半。看她神氣，似乎可以嗚咽狂叫，還可以一陣神經抖顫，全身倒地。

亨利很靜的解釋道：「愛面起那賊，我們一定要做點事對待她。自然我可以在食料籠上配一把鎖，但是那就顯得器量小吝嗇，假使有人以爲我們是那樣的人，我心上就要抱屈。況且有許多地方，她亦還好，必須嚇他，必須在她心裏留些印象。你叫她進來，見我以後，你可以同她說話，愛說多少說多少。但是先叫她進來見我，我要給她一個教訓。」

「怎樣你預備對她說什麼話？」

「我預備告訴她。我們已經找過醫生，考究出來我真病得利害。看她是否振作。看她還儉不儉東西，檢不檢東西。那應當叫她穩重下去。而且她會變穩重。我們總要做點事纔好。」

花愛蘭聽見他此次表白他的心性，覺得奇怪。現在又添驚慌的新來源。計畫一定可以行，但是什麼古怪的書何等古怪所謂古怪，她意思是說有病。能不能反對他。能不能嘲笑這

計畫。她不敢，她不敢對於處他這樣情境的人開頑笑。還有最壞的，就是他究竟亦許連假裝病重，還不過是假裝的。假中假，他亦許真真病重。

不久她在廚房裏說：「愛而菴，到你主人那裏去。他要同你說話。」

「他已經在辦公室裏嗎。夫人。」

「沒有，他還沒有在辦公室裏，他在牀上。快跑，快。」

愛而菴剛走，花愛蘭就查看懸空食料房損耗的程度，令人驚愕。憑上天的名字，問一問這少女把食物放在那裏去了。怪不得醫生說她滋養好。假使她真受驚嚇，那就是好事。是她應得的呀，亨利的病，亨利心境的不健全，她自己無名的症候。愛而菴驚人而不可信的惡行，種種煩惱，有如泥沼，花愛蘭不曉得走那一條路好。

愛而菴帶着極端的恐懼，走進臥室，彷彿是參預一個傷心典禮。她謝天謝地，幸而她早就有機智把工作帷裙脫下。歐爾福華特正在注視房頂。除眼皮以外，週身沒有一處動的，似乎沒有注意到她在面前。她靜筆牽扯她又大又紅的手。剛纔花愛蘭在他面前，彷彿是個女

孩。但是這纔是真正的女孩呢。愛而茜苛酷的人生經驗。及災難的經驗。卸除乾淨。成了樸實膽怯的女子。當她站在那裏，謙卑等着，看出年少是她主要的特性。她坦白的年少，責備這屋子年老凋落癡狂。

『愛而茜，歐爾福華特夫人對你說過什麼話沒有。』

『沒有，先生。』

『你聽着。』他眼睛還注視房頂沒有移動。『昨天下午，我們這裏醫生來過。』愛而茜的心嘖的一跳。醫生把她的干預洩漏了嗎？『她來買一本書，我們把他留下。』愛而茜以為最壞的已經過去。『我很好，愛而茜亦許再不能起牀。家裏有一個快死的人，你照常偷東西吃，你以為對嗎？』他說話很溫和。

愛而茜一聲嗚咽，她完全被他的話壓倒。

『你現在必須去，我不能容許無謂的騷亂，愛而茜。』她到門口，他叫她停住。『我們給你够吃的嗎。要是不够，立刻告訴我。』

愛而喆喊道：『是是。真正很够。』幾乎是尖聲叫，臉藏在手裏。她的情形，如此無望，以至於把禮節上『先生』二字都忘了。當她逃出來時候，眼淚從手指縫裏向外流出。坐在廚房裏嗚咽很久，爲自己犯過失而嗚咽，爲她主人碰到厄運，憂傷而嗚咽。

第七章 夜間訪晤

歐爾福華特夫人向愛而茜說：『這兒，』神情冰冷。接着拿兩個錢交給她。『趁空出去買半磅鹹肉還有照前次一樣多的乾酪。請你快來，以便在店裏值你的班。不是說你的情狀合於照應店務的責任。你是完全的怪物。可以嚇怕人。不過他們確是說惡風吹來沒有好處給什麼人的。』

歐爾福華特夫人叫愛而茜做怪物，叫她做嚇人的醜鬼，因為大哭以後，她的臉又腫又髒。夫人沒有俯就愛而茜，把她可怕的憂慮告訴她。愛而茜不配分有憂慮。實在她沒有一個字向愛而茜提過病人的情形。她難得信任下人；下人不能領會信任，不能或不曾懂信任的價值比得上榮譽叫愛而茜相信她主人正在要死，於她有好處。應該的。假定亨利真要死。但是歐爾福華特夫人不能對於愛而茜那樣品性可以贊賞的女子太刻，亦不願意對她太刻。愛而茜就算判定偷竊的罪，還引人敬重，不問願意不願意，她從沒有念過山頭的講教。註一但

是儘管不知道，她做的什麼，她無心中實行講教的訓戒。自然這不算她的好處；她的行爲沒有憑理性審查過；是從天性來的；她正直的自覺少，過惡的自覺多；行動如此如此就可以升天的意思，她乾脆沒有想到。

帶着這樣一副因爲憂傷而腫起的臉跑出去買東西，是丟體面的。可是她出去，這差使是她懺悔的一部分。鄰近店家的團體雖然輕蔑歐爾福華特夫婦，講起她們有毀謗的意思，甚到有厭惡的意思，待愛而茜却是當她朋友看待的，私下憐惜她，因爲她必須替歐爾福華特夫婦當那些齷齪的小差使。並不是說愛而茜對於主人主婦曾經有絲毫不忠實。非但沒有，她忠實到過分的程度。

『有什麼不條直的事嗎？』乾酪製造人的助手，一面切鹹肉，一面用矜憫的口氣低聲問她。

愛而茜沒有誤會這問題的意思。但是在她羞紅答話中，她不幸完全的誠意退去。她本來應當說：『我剛才哭，一部分因爲我是賊；一部分因爲歐爾福華特先生病得很利害。』但

是她用下面幾個字回答：「主人病得很重。」掩蓋真情，不知羞恥。說完，眼淚又落。

一點鐘以內，全區都已經聽見雷西曼台塔著名鄙吝的老歐爾福華特終究快死了。

愛而茜沒有吃中飯。她試一試，但是不能。那時候她籌思一種補過的計畫，預備相對的絕食，直到她所偷竊的全數食物都彌補完爲止，她決不能否認她主人要她吃更多的食物，或者無論如何，給他更多的照例食物，比較有許多與她相識的人想法子一天一天憑着過活的數量。她帶着空肚子緊嚼子，憑良心努力做她日常的工作。還不止憑良心，因爲她覺得自己當着最後災難的面。就如講，這房子同店舖已經變成「皇主死亡的灰淡宮廷」。註雖然她不知道這句偉大的話，亦如同她不知由頭講教一樣，而且不懂這話更利害。臥室封住，不讓她進去。歐爾福華特夫人自己出去買些特別的容易消化的食物以後，她把這清淡食物燒一點送到臥室裏去，再拿出來，沒有動。惟有向晚時候，歐爾福華特夫人才拿着空盆走出那神秘不測令人恐怖的臥室。愛而茜不懂醫生爲什麼不來，或者既來不來，爲什麼不去請他。她不敢問，真不敢。她亦不敢問歐爾福華特先生的病狀。歐爾福華特夫人又不俯就告

訴她。這不教她知道消息，就是花愛蘭對愛而茜的懲罰。她借一副假臉，老在告訴愛而茜說，愛而茜日前在人類圈子以外，愛而茜有熱烈的願望，想同花愛蘭分擔危難，明明白白與她共苦；她承認這願望成爲畫餅，不過是她應得的報應。

五點鐘，穿一條乾淨帷裙，她被主母放在店裏。爐子滅了，漆黑漆黑。店裏滿裝着死的形像及畏懼。顧客似乎在那天有意迴避，彷彿受了什麼魔怪的警告，叫他們不要走近。這店所做的買賣，不值得理會。愛而茜希望在最後一箇鐘裏沒有人來。她在店裏做事的習慣，業已喪失，不敢確定有能力對付最卑下的顧客而不惹人笑罵。那時候一位老先生進來，站着不響，帶着批評的神氣。考量她，考量店舖。

『是，先生。有什麼事，我能——』

老人看見一個肥胖而有一點見識的臉，年少膽小和藹的眼，他彷彿被這眼睛吸引而軟化；但是他祇讓愛而茜的注視，減輕他正當對於一個穿帷裙的女傭並且是再好亦不過的一個女總管照料店務的氣忿，到極小的限度。

歐爾福華特本人。」

他說：『你辦不了，』口舌鋒快。古老的頭，左右搖動，堅決表示否認的意思。『我必須見

『先生，主人不大舒服。』

『哦！那末就是歐爾福華特夫人。』

『先生，主婦正在照應主人。』

『你的意思不是說他有病吧。』

『是說他有病，先生。』

『病倒在牀上嗎。』

『是先生。』

『天呀。我認得他有二十年，還沒有知道他生過病。什麼毛病啊。他有什麼病啊。』

『我說不清楚什麼病，先生。』

『你說說不清楚是什麼意思。』

『先生，他真病得利害。』

『不嚴重吧。』

愛而茜把頭垂下，顯出哭的樣子。

『不危險吧。』

愛而茜嗚咽答道。『先生，他再不會起來了。』

『天哪，天哪，再有什麼事。再有什麼事。』我，我聽這話心上難受。我是——哇——告訴他，告訴歐爾福華特夫人，我——』一個人咕嚕着快快走出暗店。他到了那種年紀，遠處死亡的嚦噤暗喻的聲音，真能驚嚇他。頃刻間他已經看到收藏書籍的愚呆無用。你不能在你去的時候把第一版書帶走。死亡臨在他頭上，形體偉大，好像整個天空要落下來。

愛而茜聽見樓梯上腳步聲，歐爾福華特夫人躊躇審慮下到現有的微光裏面來。她不動的眼睛，對着在羞辱中聽命的罪人發光冒火。愛而茜站在那一對可怕的眼睛前面發抖。她幾乎不能相信這一對眼睛，就是前一天早上在表明信托時柔化的一對眼睛。本來變了

形容粗暴不可和解的老婦人的眼睛，已經化石，不能轉動了。

『你同那位先生說什麼話。』

『夫人，我不過對他說他不能見你或見主人，因為主人有病。』

『但是我沒有聽見你說主人再不會起牀嗎。』

愛而茜戰慄，沒有答話，沒有辯護。

『你說這樣的話是什麼意思。你怎麼敢說這樣話。不是真的，一定不是真的。就算是真的，你難道以為我要個個人知道我們的私事嗎。你一定心裏糊塗。』

她等愛而茜回答，沒有回答。愛而茜發音不能有節。然後歐爾福華特夫人驟然狠狠的結束道。『關店門。』

愛而茜說話的能力回復，她說：『夫人現在還祇有五點三刻，還有一刻鐘呢。』

『我告訴你說關上店門，你怎麼不關。聲音柔弱而有英氣。』

愛而茜到門外去，把書架推進來。傢的幻象從他心上跳起，她向東西兩面注視，或者他

因為機會的關係，遲了一天，還在那時間到。幻象又不見。她想：『這就是我推書架進來的末一次。』跟着她又為習慣所驅使，把火爐裏的灰爬下去。

歐爾福華特夫人叫道：『你知道火已經滅了，爬爐子有什麼用處。你頭腦子到那兒去了，這樣浪費時間。』歐爾福華特夫人走過店舖，砰一聲把門關上，猛烈的斷然的使勁實在扣住。愛而茜心上想：『那扇門再不會為主人的顧客而開放的了。』

歐爾福華特夫人命令道：『上樓去。』不到十秒鐘，店同辦公室都在黑暗中。

那天黃昏，愛而茜由歐爾福華特夫人方面所得的通知都是公式的，夫人一次都沒有去掉她的假面，亦沒有憑什麼表示邀愛而茜重進人情的暖界的來。她是否可以自由就寢，還是在例外境地中，應當不睡，防備要用到她，她都不知道。最後在一無聲息的房子裏，她的常識告訴她到她屋子裏去。假使需要她，她一分鐘能穿好衣服，假定歐爾福華特夫人到臥室裏來叫她與到廚房裏去叫她亦一樣容易。當她關上臥室門的時候，她一定沒有什麼明白的意思，要翻亂她對俵郎愛情的灰。她由收藏在抽屜安逸裏，拿出他的信來，覺得幾乎是

機械的，或是朦朧的。近來她看這封信不那麼勤。信封不成其爲信封，祇是兩張分開的紙。因爲聯合成了習慣，所以能不散。信的本身，在摺痕那裏。亦都很不乾淨，很受磨損，有許多變了裂縫，不是摺痕。當她小心把信拿在手裏，摺痕分成的方形有一個脫離了主體，飄然落下地來。這種事情發生，已經有幾個禮拜，現在真正發生，她自然不免當做預兆。假使要抵制命運，必須立刻着手。她的念頭飛到辦公室去找幫助。但是辦公室隔開兩層樓，而在晚上職務已了之後，她沒有離開頂樓的權利。更沒有權利離開頂樓去犯偷竊的罪過。而且亦許被女人尖利忿怒的耳朵聽見而拿住她。但是情書很動人憐，哀哀請求叫她抵不住。她一把拿起蠟燭來，腳上祇穿長襪，慢慢到處小心防備有就像她那樣竊賊的聲音，走下樓去。

辦公室書桌上有一隻小紙匣子，歷史上一個時候，有人曾經在這匣子裏由牙醫處收到一個假牙。這匣子現在是裝郵票紙的。在陰暗而連責備帶恐嚇的辦公室裏，愛而茜把匣子蓋推開，從裏面偷了至少有整六寸的郵票紙。因爲過失自責的心，已經死去。她已經成了慣於犯過的人。她不能由經驗學習。現在她似乎覺得每晚犯過。她男主人就要死，女主人

又病又愁，她呢，還正在偷郵票紙。她回到樓上，沒有被人發覺。她的腦筋震動，彷彿像一個在縛緊的繩索上，走過尼亞加拉瀑布的人一樣。

歐爾福華特用膠紙能够做修補的神奇事，可是愛而替沒有他的巧技。在收拾空的梳裝桌上工作，她做的事少，祇有時信粘在桌面上。接着因為動作太爽快，她把信認真撕破，還不是順着一條摺線撕的。信紙因為用多而磨損，沒有留存性了，這不是愛而替自制力所能受的。她已經件件忍受，這偶然小事她可忍受不得。她把信的碎片壓緊在她力大的手裏。爲什麼要留這封信。她留這封信一提醒她兩提醒他是完全的蠢因。她拿紙球湊到蠟火上去。慢慢點着。可是到底點着紙受了熱，稍爲鋪開些。她能看見這幾個字：『我知道，我會好起來的。』她讓正在燃燒的信落下去，紙冒烟變黑，在地上扭轉，沒有剩下什麼，就是幾個燒焦了的角，許多煙，強烈的火氣味。

愛而替現在有獨處人間的感覺。感覺的反應是餓。二十四小時她沒有吃到够貓吃飽的東西，慢說一個健壯活動的少女够飽的。她的意思，想嚐得到鹹肉可愛的滋味。她想到其

他種種可愛的滋味有不少。她模糊的想，亦許不是實在成爲話語：『吃是我現在惟一的快樂，以外都是空的，但是吃是實在的。』她想起龍子及裏頭的食物。但是歐爾福華特正在要死，歐爾福華特夫人在愁苦中。死鬼在那裏等，預備從房子暗角裏跳出來。全所房子好像都被死神深奧莫測的先鋒居住。可是鹹肉的意思還迷惑她。

她又把蠟臺舉起來。走出臥室，又心虧又害怕，向廚房慢慢走去。她曉得她罪過的兇惡，以後不能說她不知情來推托。換一面講，她在驅她往前的專制胃口的把握中不由自主。到了狹廚房正開着的門口，她專心細聽，負罪而怕懼的眼睛，看着陰暗的樓梯，設法看原不在那兒的東西。一點聲音沒有。一點波動沒有。末次電車末次火車都已經過去。她走進廚房，輕輕關上門，把自己連她的罪過關在裏面。心上想：『我不做，我不能做。』但是她曉得還是要做，曉得有人派她做。她口內流涎，她的胃在裏面貪食，像老虎一樣。

十分鐘以後，忽然門開歐爾福華特夫人睡衣上套一件斗篷，站在門洞裏。在閃爍蠟光中，歐爾福華特夫人瞥見愛而齒臉上貪饕狂喜的神氣，並看見這神氣直顯於美好嘴唇曲

線上，他就落於驚慌的狀態。高興的神氣，變為犯罪人灰心的樣子。歐爾福華特先生的虛聲恫嚇，畢竟無用。看來死亡的空氣，治不好愛而齒的惡習。歐爾福華特夫人在她別的令人戰慄的災禍上，再加上帽子，看着愛而齒，非但吃鹹肉，而且吃生鹹肉，驚怖異常。但是就這一點，歐爾福華特夫人不講情理。女郎不能把鹹肉燒熟呀。一燒之後，全所房子裏就要充滿氣味，令人都醒過來。她除掉生吃沒有辦法。況且生的亦很好吃。歐爾福華特夫人試試要講到鹹肉。但是失敗。愛而齒嘴裏塞滿。又沒有機會出空，她亦不能講話。自來水龍頭滴水，比以前快得多。在那裏獨自談論。最後歐爾福華特喘氣說道：『你衣服已經穿好。快去請醫生來。』

註一 山邱講教 耶蘇的演講載在聖經瑪蘇 Matthew 篇第五章至第七章裏面

註二 皇主 死亡的灰淡宮廷 英國詩家休賽 Shelley 所著哀獨尼士 Adonis 第七節有底下這句話『到

那一個高都會，如君王死亡保守他的灰淡宮廷，他來了……』就是這裏引用的根據

第八章 樓梯頂上

白天裏亨利已經好幾次要愛而茜消耗食物的報告。他收到報告心中滿意，但是有一種譏諷的神氣，爲花愛蘭對他所不經見的這種神態，是叫花愛蘭不安的許多件事的一件。另外就是他反於平素對她殷勤懇切的習慣，絕對不問她身體怎樣，雖然他一定應該不安，儘管到極少的程度亦應該的。還有第三件事，就是他不再從爲她煩心表現他慣常安靜的歡樂。吃過一點軟食之後，他要一枝牙千，已經不近情理。用來剔牙，足有一點鐘。他回答她的問題，一再和氣的說他沒有病。天黑以後不久，他堅持電流要截斷。花愛蘭不肯，因爲她決意要小心看守他。他說電光傷他眼睛。她就把衣櫃中盤子裡一張墊底的紙拿出來做一個燈罩。那所房子所用的燈罩這是第一個。

十點鐘，她覺得冷，覺得不好過，就脫衣上牀，但是不熄燈。亨利完全安靜。電車似乎發狂嗥怒吼的聲響。她睡不着，但是亨利似乎隔一會就朦朧睡去。跟着她大受震動。他心中作泛

很利害。

他聲音細弱含愁說道：「這是什麼？這是什麼？」

他不曉得是什麼。但是花愛蘭同她建築稽察員到各處巡行，曾經眼見許多物質生活，所以知道就是她許多相識平常所謂「咖啡的嘔吐」，因為利害，提起時候常用一種畏懼的口音。的確是凶險的現象。

亨利已經反靠過來，氣力俱盡。他額際潮濕，頭髮亦被汗浸透。還有一層，他似乎驚怖；向來非到事情過去幾天或幾點鐘以後不曉得害怕的人會臨時害怕，奇怪。花愛蘭出去打發愛而茜找醫生，就在這時候。

愛而茜剛走，花愛蘭就穿好衣服。她還覺得不好過，還覺得冷。一分一分鐘很慢的過去，亨利躺着不動。外表比較退步得不少，面部的消瘦格外顯明，耳朵嘴唇的枯白亦更甚，就是鬚子同頭髮，彷彿因為自己疲乏，亦綿軟下垂。愛而茜含饜，此時在花愛蘭心上是一件渺小的事，附加在上面的重要，想來極不近情理。但是她有一個奇怪而苛刻的意思去對亨利說：

『你虛聲恫嚇到底告敗了。且看看你自己那樣子。』却制住了沒有說。她想到將要來的聖誕節，暗中已經計畫怎樣的娛樂。本來想找愛而茜幫助，因為她曉得愛而茜天生有奇幻想象的感覺。說來可憐。她又想到自己因為愛而茜冒昧告訴顧客說主人不能再起來的話而發怒，怒得真可笑。他永遠不會再起來的了；就使喀勞肯威爾全鎮的人都預先知道，又有什麼關係。說亨利花錢來治他損傷的腳膝，這意思似乎帶着痛苦的可笑。他怕共產，不問是真，是假，似乎僅僅怪誕。她看見舉殯隊中間有一輛柩車，一輛轎車，離開雷西曼臺階。棺材必須從店門擡起，由空地過去到大路上，因為沒有車子能夠一直開到門口。許多羣人啊，許多張着嘴呆看的人啊。

然後聽見樓下喧聲。愛而茜已經一路跪到密特而頓方場，一路跪回來，打門有戰慄的急切意思。

『主母，她要來了，』一面喘氣。

雷士德大夫來到，但是幾乎隔了半點鐘，在花愛蘭看來，幾乎隔了半夜。實情是他儘管

常常操練，穿衣服少不了二十分鐘；而且不問病人光景怎樣，叫他跑到他們那裏去，亦沒有這種習慣。他來的時候，厚大衣的領子，是翻起來的。花愛蘭在樓梯頭上接他，臥房門已經在她身後先關上了。他安靜，打呵欠；他的神情在客氣的冷淡與客氣的敵對中間往來迴旋。說話空泛，但是用他的大聲回答花愛蘭的呢喃低語：『我惟恐你不來，先生。』

花愛蘭此時已經方寸紊亂。她不記得醫生每日每夜在疾病死亡中過生活，與病人比較與健康人更爲熟習。他在心境寫實裏看病人同他們的全體親屬，認爲都是畏懼過度，利己不恕，要素醫士太苛的人。花愛蘭不疑心到這一層，她亦沒有想到夜裏看病第一是認爲苦事，第二才是救人生命。安人病痛的時候，她亦許相信夜間出診，一百次中有五十次不是必要的，但是她萬萬想不到他亦許已經把這一次到雷西曼臺階看病認爲假的愚的以及女性的驚慌之結果。她開始對他詳細解說病人獨別的心理，似乎醫生以前沒有遇到一個不情願而固執的病人。醫生漸漸覺得不安逸起來。

『是。正是如此。正是如此。我最好看看他。』

花愛蘭形狀可憐的說：『我還沒有敢告訴他叫人請你呢。』有責備醫生不合人情的意思。

醫生說：『呔呔。』就開開臥室的門。

他進門時候，鼻孔吸氣，看一看亨利，神氣閒靜。又看一看火爐。然後走到窗子那裏去，把窗幃窗簾都扯到旁邊。

『我勸你立刻攙一爐火，我們把窗子開一點。』

他小心把帽子放在五斗櫃上面，但是大衣亦沒有解開，領子亦沒有翻下，然後褪下手套，擦雙手。最後對亨利說：『喂，歐爾福華特先生，我所聽見的這個，是什麼事。』

對於病人沒有什麼外交手段，沒有什麼他何以在此地的聰明解釋。病人祇能承受他在此地；此番病人沒有他法，是承受了。

愛而諾膽小在門口說：『夫人：我要不要現在就攙火。』

醫生簡單說：『好。』眼光同時射到兩位女人的身上。

『但是在你……她不會煩擾你嗎？』花愛蘭替她擔憂，向她說，她怕這種空前的舉動，要很利害的擾亂亨利，很利害叫他病苦更甚。

『決不會。』

花愛蘭說：『我想這火從來沒有擱過。』醫生不賜答。

醫生此時已經從一個心懷不平的人變成精細遵從良心的專門顧問，檢驗還沒有完，屋子裏一半佈滿了烟。花愛蘭禁不住帶着責備的神氣看愛而茜，彷彿要說：『愛而茜，實在你應當能够管束烟管，比這一回好。尤其是在你主人病到這樣的時候。』

病人過分咳嗽，但是人人都曉得這咳嗽不過是他對於生火的狂行提出抗議。

他咕嚕道：『我太熱，我太熱。』

雖然火還沒有開始發出可以感到的熱氣，自省的力量大到如此程度，他真覺得太熱。他私自決定等醫生一走就把火滅了；但是亨利立刻又有新難關當前，把火的問題縮成細節。

雷士德說：『我不把胃洗乾淨，不能下什麼斷語。』轉過頭向花愛蘭，快快又轉回頭向亨利：『你說那兒不痛，真不痛，相信得過嗎？』摸他胸前的特別一點。

亨利說：『沒有痛苦。』

醫生心裏想：『這人正在說謊。他們如何會說謊，令人驚異。他說謊我什麼都肯賭。他們爲什麼說謊。』

然而醫生還不能十分確定。他大概亦密可不十分確定；喜歡把決斷延擱下去。

亨利和順的咕嚕道：『要洗清我的胃，我不介意。』

『自然，自然不介意。我明天一早打電話到醫院去，歐爾福華特夫人雇一輛馬車送你去。』向花愛蘭說：『你當心把他蓋嚴了。不願意嗎？』

花愛蘭力弱的表示同意道：『我願意。』

『但是我不願意到什麼醫院去，』這是亨利第二次抗議。『爲什麼你不能在這裏辦呢。』

醫生宣告道：『在尋常房子裏辦不到。你祇能在器具便利一切完備的地方做那種事。但是我總替你弄得平穩舒服。』

『啊，不去，再亦不去，不上醫院去。』

醫生淡漠無情的說道：『我的朋友，我懷疑究竟你明白不明白你病到如何的重。』

『我病不至於那樣重啊。我什麼時候再出來。』

『你好一點就可以出來。』

『唔，不去。我用不着醫院。這兒有兩個人看護我呢。』

『你夫人的情形不能看護你。請你務必記得這一層。還是同他在十一點鐘到醫院的好。我亦許先到那裏，讓我給你一張門照，好讓門上放你進去。』

亨利不咳了，不覺得熱了，他的情形彷彿神奇不可測。原來有病，現在承認原來長期有病。他最初覺得有病，是在結婚夜裏剛吃禮餅以前或以後。但是現在他好了，好得多。他覺得有奇異的改善。連他自己都以爲怪事。無論如何決不到醫院去。這事太偉大太危險。一進去

什麼時候會出來。看護婦都是些可怕的惡霸。到醫院裏他就沒有辦法。店務呢。就要毀壞。每樣東西都歪斜。家務呢。驚人的糊塗事就會做出來。他能處置店務，又能處置家務，沒有別人能。況且到醫院去，亦沒有健全的理由。至於把胃洗乾淨，假使祇有這一件事，那末給他一點芥末一點熱水，他擔任兩分鐘以內，把這事做成。醫生明明要從虛無裏做一點東西出來。他們都是一樣。女人亦都是一樣。他從前擬想花愛蘭同別的女人不一樣。但是他錯了。她已經把頭腦子丟了，否則她永遠不會在半夜裏打發人去找醫生的。醫生在夜裏出診，一定加倍收費。還有火，噎他的氣，烤他的肉。他看見自己在廣大的普遍的瘋狂及陰謀中間，惟有他還保持常識及誠實。他覺得全世界都反對他；但是他有力量同全世界鬪。他完全信托他天性中根本上的堅韌力量。

那時他觀察到其餘兩個人已經離了屋子。而他並不記得他們什麼時候去的。愛面黃滿面烟薰回來看火的進步，這時火亦不在冒烟。

『我的女孩子，你主母到那裏去了。』

『先生，她現在正同醫生在樓梯頂上說話。』

醫生正向花愛蘭低聲說：『你要明白，亦許是胃的近心臟這一頭癌腫。我不說是的，不過亦許是的。那就可以解釋沒有胃口這一層。以及別的徵象。』月光中看見花愛蘭擦眼睛。

『來，來，歐爾福華特夫人，你一定不可以灰心。』

花愛蘭聽見這話，就濺着吐沫說：『不是灰心。』她所以哭，是因爲過去許多個月她一竟斷錯了亨利。他不肯吃東西，爲的是病，不是吝嗇。他按常例就不能吃。他是一個抱病的人，而她偏對自己告他的狀，說他貪吝到最卑鄙的程度，糊塗已極。現在明光一閃，什麼罪狀都冰消瓦解，叫他登時成了完人。關於他自己的情形，他嚴守秘密，使人奇怪。她設法認爲因爲注意她的情感，怕她擔心。所以如此。

『我們怎麼辦。我這麼辦。』

雷士德說：『哇！不要讓那問題煩你的心。明天早上我們總能弄他走，我自己來同他。』

同時兩人看見臥室門開，病人枯瘦的身體穿着青灰色睡衣走出。光在他的後面，把他

的影子斜投在他們身上。愛而茜恐慌，站在背景裏。

亨利發音怨苦，咕叨道：『你們兩個人站在這裏嚼舌頭，一點用處都沒有。我不到醫院裏去，你們還是先曉得的好。』

『哇，亨利。』

醫生說：『歐爾福華特先生，還是回到牀上去好，』彷彿又嚴肅又冷峭。

『我正要回到牀上去。我用不着你或是隨便那一個人告訴我我不應該出來。我回牀去。』他跛腳奏凱回去。

雷士德以爲關於常人行爲的奇奇怪怪可能的事，他都明白，沒有什麼要學的。這纔知道錯了。他受了些感動，掩蓋不住。他重新安慰花愛蘭，明天早上沒有問題，不過他亦不很能叫人相信。至於花愛蘭呢，雷士德本是一個矮小的人，她想他就心力上講，與她丈夫對壘沒有多少勝利的機會。她丈夫本來與衆不同，實在是世間最可怕的人。

第九章 花愛蘭的勝利

亨利問道：『我的女孩，你覺得怎麼樣。』

他們重新在牀上同睡。醫生走的以前，他已經隨便的囑咐了幾句話。似乎不重要，花愛蘭既已明白他丈夫沒有立時的危險。倉猝間亦沒有什麼事情要做，她就照醫生的囑咐辦了。雷士德走的時候最後幾句話，有嘲笑的口調，近於譏諷，花愛蘭靈敏的感覺，先有點受激刺；但是稍遲一會，她對自己說：『究竟碰到了亨利這種病人，你能盼望醫生做什麼。』所以她承受醫生的意思，並且開始與他同一意思。病人可以認真病重，他或許正要因癌腫而死，但是憑着他無情冷酷的固執，把你的矜惜之心由他身上移去。人類的同情心，不料會搖動到如此地步。她承認這一層。幾分鐘以前，她已經把亨利擡到完美的像座上去。現在她從座上又把他丟下來。『我知道我的感覺，不應當照目前這樣，不過我是這樣感覺。』她待亨利苛刻，此地還加上證明。她已經打發愛而茜去睡過那晚所餘的幾點鐘。自己已經再脫衣上

牀。

火光時時在吃驚的屋頂上微微搖動遊戲。有時從厚而拉開的窗幃裏面一個小孔看得見月光的箭鏃，窗幃後面，聽得見簾子與北風相應，不停止，不休息。屋子很熱，把毯子被單等等拉過肩膀接觸下頷的需要已經不見。花愛蘭有一種奇怪的感覺，感到奢侈。她心上想：『爲什麼我們不可以每天晚上生火，』又有點怕這條建議過分，再加上一句：『噯，無論如何，有許多天晚上可以，比如在天氣很冷的時候。』亨利問到她身體的話，她沒有回答。

亨利覺得好多在醫生所點明的地方，他幾乎不覺得痛；他確信不答應進醫院是對的，同以前一樣。堅決永遠不進醫院亦同以前一樣。然而他心裏不安，還是照舊有點怕牀幃的煩惱。在夫人熄燈以前，他注意她的臉，看見難得的不會錯認的形迹。他的病現在不是重要的事，她的病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兩人情感上的關係，他曉得已經離異了她。雖然深信他自己主張公正，醫生妻室心地愚蠢，可是他還心懷恐懼，不知怎樣，有一種不合論理的確信，信他犯過罪。花愛蘭要想反着他最好的利益而做事，他還必須設法安慰她。安慰她到比

求病好還緊。

雷士德或不論什麼別人，看這一對夫婦睡在花愛蘭華美的鴨絨被下，不過看見一個中年男子一個中年女人憔悴的臉爲疾病勞乏所侵蝕。這鴨絨被還是照舊山比照的作用，叫屋子裏其餘的東西，更顯得不整潔，更顯得破舊，但是亨利沒有把他同花愛蘭這樣看法。花愛蘭亦沒有這樣看亨利同她自己。亨利不覺得是中年，他不覺得有什麼特別年紀。他人生的興味個人生活的興味，還同他少年初來雷西曼臺階時候一樣。極長期間中，沒有減少。在他心上，不覺得比那第一晚上老些。他不覺得他現在有絲毫與他少年時關於中年人的感覺相配。他不覺得他與他所知道同他年紀差不多的人一樣老。他以爲惟有他一個人在他那一代人中間，還是少年，這真神奇莫測。就他講，白頭髮沒有意義；不過偶爾的事。再說到他對於花愛蘭的意思。他知道女人都是一樣，祇有一個例外，就是花愛蘭。女人是女人，花愛蘭是三個女人。按數學，他知道花愛蘭的年紀，因爲他見過她的生日憑照。但是就實際講，她是女孩子；讓一步說，亦許比女孩子大些，可是大得不多。而且在他看來，她有一種在別的女

人身上看不出的奇想中性質，他贊賞她幾種功能，但是他說不出爲什麼她於他如此重要，亦說不出爲什麼他泛泛的怕他繃眉，還有爲什麼他如此急切要得她好感，他能鬪勝她。他常識比她多，威權比她大，對於事物的領悟，比她切實；他見得遠，格外直爽。實在說，真是一個更高的人物。而她已經阻礙他，帮着醫生反對他，弄得他抱怨。所以假使公道流行，她應當勸慰他。

在花愛蘭一方面，她看亨利，沒有年齡的觀念，祇是一個男人；自私自負，不可計量，她一生最高的煩苦，一個毀壞快樂的人；犯過失無可辯護的人。但是很有力量，奇幻到不可解，比到其餘無論那種人都不相同。她恨他，她對他的怨恨心很有鋒鏢，而她還在物質精神兩方要撫弄他。這一個願望支持自己，與她心中的種種不平相抵，不是沒有成功。拿他們兩人的痛苦同這願望比較，痛苦的關係要小些。

他又說：『你覺得怎麼樣。』

再問一次，提起花愛蘭的膽子。她沒有說話，先停頓。在停頓中間，她完成一種壯偉的卓

絕的攻擊事業。她有一種近於靈悟的感覺。她藐視他的病痛，他的巨大的力量，她自己的軟弱痛苦。任什麼事發生，她都不在意。沒有危險能阻住她。

她又靜又怨的閒談道：「我怎樣，你並不關心呀。昨天整天你對我表示絲毫關切的意見嗎。一點沒有。你祇想自己。你假托生病本來要是你不病，爲什麼你想不到我呢。但是你的確有病。那亦並不能替你開脫啊。不問我病到怎樣，我總沒有一刻不想你。但是我說你的確有病。我再說一遍。你祇對我撒許多謊，一謊跟一謊。爲什麼你斤斤自守呢。所有這些藏藏躲躲，是對我的侮辱，你亦曉得。我揣想你以爲我是配不上被人拿話來告訴，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我以前曾經提過，這是最後一次提，你亦已經教我縫起嘴來。你永遠守秘密，這是結果。我總說你是世間曾經有的最自私最苛酷的人。你有病，醫生說你應當到醫院去，你不肯去。爲什麼不是人人都有時進醫院的嗎。醫院不夠好，配不上你光顧；是這個道理。住在家裏，讓你的女人成日成夜看護你，於你比較合式些。我病到怎樣簡直不管。我必須看護你，還要照料店務。終於要我的命，但是你纔大大關心呢。再進一層，要是你早沒有欺騙我，告訴我許多

誑話，亦許到這時候，已經沒有事。因為我就早請醫生來看，我們可以曉得到底毛病在那裏。但是我如何會知道你病到怎樣程度呢。我如何會知道我嫁了又吝嗇又誑騙的人呢。」

他安靜的插口道：「我早就告訴你我所以不吃東西，是因為消化停滯，但是你不相信我。」

花愛蘭的嗓音擡高：「哦，你告訴我的，真嗎。不錯，你確告訴過我一次。你不用想我不記得。就是我爲你燒了一塊上好牛排你不肯吃那晚上。不錯，你的確告訴我的，是句真話，我沒有相信。我不信，你高興，你本沒有要我信。亨利，你是很有知識的，不是嗎。你說一件事。一次說過，以後就算完了。於是乎以後你總可以說：『但是我告訴過你的。』你還常常很客氣。彷彿客氣真有什麼關係。我常常對天許願你不要如此客氣。我第一個丈夫不甚客氣，我曾經知道他拿手加在我身上，拿我敲來打去。是的，而且不止一次。那時候我年紀還輕呢。要叫你批評，你就要說討厭。我以前亦沒有告訴過人，不見得。但是我所說的，是我寧可讓人家稍爲把我敲打敲打，而知道一個人實在想些什麼，不願與像你這樣緊緊關鎖的生鐵櫃同過日子。」

是的，一百倍的寬可。有許多比一拳一脚更壞的東西，個個女人都知道。好，你不肯到醫院去。好，你不肯去，你不肯去，可是我要到醫院去。醫生就要叫我去，不等他話說完，我就去。在這裏我覺得什麼事情要推到我身上來。我就要去，把你交代給蠶食你房子家庭到光的愛而替。我來以前她在這裏。我不過一個外人，你對她假裝板硬，還有別的做法，但是你同她互相了解，我不過是跑來橫插在你們中間的外人。你睡着了嗎？」

『沒有。』

花愛蘭起身滑出牀來。亨利聽見她的哭聲。她似乎向爐火直衝。她兇猛通火，不是因爲火要通，但是因爲她需要寬慰。

亨利和善的說：『回到牀上來。』

她讓通條叮噹一聲落在爐欄上，亨利看着她一個雪白兒，繞過他睡的一邊，走向他來。彎身在他上面。

她含怒問道：『爲什麼我應當回到牀上來，』嗓音因爲嗚咽的緣故，沉滯不清楚。『爲

什麼我應當回到牀上來。你有病。沒有氣力，已經好幾個禮拜。你要我回到牀上來，爲的什麼。

』

他覺得她的手指，挖到他腦肢窩軟凹裏來。他覺得她的臉離他的更近。她制住自己。用又低又拘束又顫抖的聲音說道：『亨利歐爾福華特，你聽我，明天早上，你到醫院裏去。你到醫院裏去。醫生來同你的時候，你去。或者要是你不去，我要我要我要——』

他覺得她的嘴唇，按在他的嘴唇上，野蠻怨苦情熱一接吻。她有英雄氣概；他是侏儒，被她威力所擠壓的侏儒。他怕，他入迷。

他心上想：『不，從來沒有像她的人。』

『你肯不肯，你肯不肯，你肯不肯，你到底肯不肯。』她堅決無情的問他，聲音蓋在嘴唇裏。

『好罷，我去。』

她身體綿軟，落在他身上。她現在不哽咽，但是輕微無力的哭。以驟然的動作，她挺身立

直，就照她那時的樣子，跑到門口去，暗地裏摸索門上軸紐，衝出屋子。把門鐺一聲關上，聲音傳遍全宅，令人驚懼。她的勝利超出於她所能擔受的範圍以外，不能自主。

第十章 離家

雷士德在歐爾福華特公案的心理方面，非常感到興趣。第二天早晨十點鐘光景，他坐一輛零雇汽車來到。精神振作，預備好實行對花愛蘭說的話。他清清楚楚記得他自己所說『明天我們總能弄他去』彷彿拿穩的一句話。他又乏又緊張，所以在努力做事的時候，偏向於猛烈及冒昧。他有私下的憂懼。他叫車夫等着，意思要拘捕亨利，在幾分鐘內下樓。他的手段，是出其不意把病人襲奪過來。這天工作的秩序，他已經攪亂，爲的來處置這一件事。爲維持自重之心起見，必須處置有效。況且他已經用電話在醫院裏講定一張牀舖。

店的前面就叫他失望。店還沒有開。牛奶筒還沒有拿進去。早晨十點鐘還有奶筒立在門口，真不合時，叫人驚奇，足夠證明在梯梯雷西曼家發生了或正在發生很奇怪的事。他試一試開門，門還鎖着。然後他喧鬧的把門震撼，接着又決計用更爲熟習的打門方法。他打了又打。對門甜食店主人身材瘦小的俾爾盧士出來看把戲，覺得有興味，順臺階過去更遠一

點的房子裏，還有兩個人，看着雷西曼臺階。顯然在那裏渴望奇異感人的事。雷士德在喀勞肯威爾衆目睽睽之下，生了自覺心從堆滿書籍的窗戶，看不到店的裏面，就是門簾同門框中間有一條窄縫，讓他稍爲看見一點。雷士德由這條縫往裏窺探，低聲咒罵。最後看見愛而菡走近前來。

他閒靜的招呼她說：『這不是差不多你把牛奶拿進去的時候嗎？』一面在他開門時候，把筒子給她。愛而菡一聲不響接過筒子去；醫生走進店裏；愛而菡關門上門。早晨送來的信，平鋪地上，靠着她的腳，沒有理會。醫生覺得彷彿同她兩個人被禁在陰森淒涼的店裏。災禍將臨的感覺彷彿重擔子壓在身上。店後沈黑中的樓梯，似乎上通可怕的事。他想起汽車上電表滴搭的響，花銷許多三辨士。

他不能忍耐，再問依然不作聲的愛而菡道：『怎麼樣，到底怎麼樣啊。他光景怎樣。』

愛而菡回答道：『先生，夫人昨天晚上一定發了病。我今早下樓時候，她躺在客座裏沙發上面，我以爲她已然死去。我確然以爲如此。她那樣的冷，你都不信。身上就穿着晚裝，此外

一絲不掛。而且她那樣子真叫人怕。」

醫生說：『我希望你立刻叫她回到牀上去。』

『先生，我已經把她送到我牀上去，一半是抱的。她怕嚇了主人，不肯回到他們臥室去，而主人亦是那樣病重。』

『自然你不能打發人找我，因為你沒有人可打發。你有嗎？』醫生開始向樓梯走去。

『哦，先生，我能打發人去。附近有好幾個人能去。但是我以為先生本來要來，我自己對自己說，多少半點鐘，沒有什麼大關係。女主人亦不要我打發旁人去。她不願意傳得太遍。先生，我不是說那就會阻住我。我一看見她真正有病，我說我現在要負責任了。自然在你手下，先生。我就不會聽她的話。不會的，先生。』

醫生看見愛而菝尊重穩靜有實力，很受感動，心上寬慰。在封固的房子裏，跳不過的常識，已經產生。而且愛而菝亦還乾淨；在她身上沒有夜間煩亂早晨煩亂的痕跡，還穿着乾淨的裙子。店舖一定要關門，亦沒有令人厭煩的悲悼。愛而菝已經憑天性的感覺，把店舖放在

本來完全不重要的地方去了。

當他們經過主要臥室關閉的門前，醫生擡起眉毛，以掀動表示詢問的意思。

「先生，我敲過門，沒有回答，所以我大膽望裏面張望。他似乎正睡呢。」

「你確信他是睡着了嗎？」

愛而茜說：「講到這一點，先生，他沒有死。那我可以說的。」神態呆滯，但是驚人。

他們走上第二層樓。女主人躺在女僕的狹牀上，愛而茜的半休假日衣服，蓋在毯子被單等等的上面。從花愛蘭的顏色同臉上靈警鬪敗懇求的神情看來，她病到極端，還感痛苦，是顯明的。醫生看見愛而茜對她微笑，是放出援助及純潔的慈善光芒的一笑，居然實在把一種暫時微笑的回應，引到病人悲慘的形容裏去，這是醫生所見最奇異事情的一件。沒有人能夠猜得到說是祇有三十六點鐘以前，愛而茜是一個被人判定偷吃生鹹肉的賊。實在說，這一件可傷的事，女主人記憶上固然完全磨滅，愛而茜心上亦沒有絲毫痕跡留下。

醫生極簡單檢驗以後，用他的矜持和藹的聲口說道：「歐爾福華特夫人，我立刻帶你

到醫院去。』又似乎突然加上兩句：『我有一輛雇用的汽車在門口等我。我以為你竭力支撐，可驚可異。』他頃刻間已經把計畫改變，願付新發展。現在心中猶豫，不知替歐爾福華特夫人找一張牀鋪，有沒有困難。

愛而茜插嘴道：『夫人，我好好的照應主人，我的意思是說他不上醫院去的話。』

花愛蘭點頭承諾。她不願意爲了說話濫費她的氣力，否則她或者告訴他們亨利答應她到醫院去。況且她自己痛苦很利害，不覺得對於亨利與其他任何人有堅強的關心。

醫生說：『我們來抱你上車，』向愛而茜說：『她總得穿衣服。不管怎樣都行，沒有關係。』花愛蘭低聲道：『我情願走上車去，大夫先生，假使你懂我的意思，我能。』

『噯，只要你能够——』他表示同意，免得叫她心上不好過。

愛而茜到他雇主臥室裏走了兩趟去拿衣服及帽子，簡略的裝束完了以後，醫生信托她，對她說：『我們就要用點錢，你有嗎？錢安放在那裏。』

經驗已經教訓他不要爲病人解囊；外面金絲格羅維士路上許多三便士的搭的搭加上

去，他此時有一種清楚的幻象。

花愛蘭聽見這話，細聲說道：『我的錢袋在五斗櫃上。』

愛而茜走三輪路程，到上等房間去。她忘了規矩，以前沒有叩過門，這一次亦沒有叩。在前次歐爾福華特不過用好像迷糊冷淡的眼睛看她。但是她剛把櫃上錢袋拿起來，他就大聲叫喊：『喂，你拿那錢袋預備到那兒去。』

愛而茜回答道：『女主人打發我來拿的。』

因為小心的關係，目前的新聞，她只願意告訴他那一點。要是他完全知道，說不定他會做出什麼事情來。

花愛蘭被他們擡下樓梯穿過店舖，到門口放下來，兩腳站不穩，醫生扶住她，愛而茜拔門子。而她居然勉強對付，在幾個好談閒事人的探問目光之下，從臺階走到汽車，醫生在她一邊，愛而茜在她那一邊。她已經有預言，醫生叫她到醫院去，她立刻就去。預言不錯。她去了。汽車呼呼聲響轉動。她去了。

醫生從臨走的車子上高聲喊道：『今天下午我再來。』

又到了店裏，愛而替把牛奶罐檢起，她送女主人上路的鼓勵的微笑，還沒有從她的胖圓臉上化去。地上的信她藐然置之不理。她想起前天晚上的先覺：『這就是我推書架進來的末一次。』她有一種堅定的確信，在那一個先覺裏，她已經憑藉神力，精敏的看到將來。

第五卷

第一章 允諾

愛而葛幾乎忘記稍門。自己覺得疏忽，微微一驚，就把門連梢帶鎖扣住。她忽然想起歐爾福華特先生同她兩個人獨佔這地方的時候，不過隔一年，而在時間欺人的距離中看來，彷彿隔開很遠。歐爾福華特夫人來了，歐爾福華特夫人去了，到現在愛而葛獨任管理，比以前不論什麼時候責任權力都大得多。十分簡單的事情，有奇異的地方，使她驚懼。就是她手裏牛奶罐細銅柄的冷，亦不能保護她，抵制人生啞謎不可思議的魔力。

她一知道一梯梯雷西曼家店門不會再開她一知道一歐爾福華特先生或是夫人要死，或是兩個都死；她很憂愁，因為她覺得替他們抱憾，並非因為替自己抱憾。在歐爾福華特夫人光降惹人驚異以前，她有傢俬已經確然逃出她生命以外。別的事在她生命裏沒有大關係。她亦許丟掉一個好位置；但是在她虛心謙遜外表的裏面，她明知憑着她由歐爾福華

特夫人學得的知識，很容易找到新位置，就物質觀點上講更好的位置。職業上她有一種秘密的野心，就是要能夠向將來的主人說她能『伺候用膳』。那種能力有些偉大之處，但是她見不到學習這樣煩複稀罕事業的機會。她從沒有看見什麼人在餐桌伺候。有一兩次俵曾經帶她或是她帶俵到那些板壁分座的小飯店裏去。在這些地方，或者女店主，或者女孩子送食物給你，把你的盤子拿走，麵包屑擲在地上，問你還要什麼；但是她覺得這一定不是伺候用膳，連像都不像。……意想如此在她心裏流動，幾十個一連翩在幾秒鐘內跟着過去，直到她咕嚕一句：『我是一個有味的人，我是。』把水流截斷。歐爾福華特單獨的魔鬼身形，困在牀上，引她上樓店又留她在店裏。歐爾福華特夫人的可憐情境，正在拉她向聖鮑沙祿牟醫院去。她站在那裏，像一個照規矩板臉的蠢人，想伺候飯桌。她一定要立刻到歐爾福華特先生那裏去告訴他已經發生的事。

到了第一層樓，她對自己說，何妨先拿牛奶送到廚房去。到了廚房，她又記起可憐的歐爾福華特夫人所栽的球根。貴重的球根沒有人照管。爲表示對於夫人的好意，她立刻拿水

去澆埋球根的泥土，把花盆放在外邊窗臺上。這是虔誠的舉動，不是信賴的舉動，因為愛而替並不相信那些球根的將來。實在說，她把球根算在一班主人不可解的臨時奇想以內。假使你要一棵樹，爲什麼不買一棵你看得到見的，偏要拿一個大蒜埋在許多泥土裏。可是爲歐爾福華特夫人的緣故，她費許多心力，照顧球根描想中的福利。然而她如此小心愛護球根，動機決不是純粹的，這層一定要承認，不問如何違心。她怕立刻同歐爾福華特會面，正在拖延下去。假使對於歐爾福華特她自己覺得有把握，她一秒鐘亦不費在球根上；她就完全藐視球根。

歐爾福華特有點活潑的神氣。他說：『夜裏最初我沒有睡多少覺，不過今天早上我睡了些好覺。』

愛而替心上想他稍爲好一點，但是看他神氣，真正還是病得利害。面色白得可怕，眼睛承認他自己亦知道病重。在散亂污穢的牀上，他覺得淒涼；還有不整潔的屋子，帶一小塊將滅的火，亦覺得淒涼。

愛而蕾心神不安的說：「那末女主人到醫院去了。」她的聲口似乎述一件兩個人都熟悉的事。

她已經告訴他了。怕他叫喊，盤問，覺得戰抖，誰知他不發一聲，不動一動。愛而蕾覺得不安逸到極處。她盡情願他給一句答話，不問怎麼總比一聲不響好。她不得不接下去說：「是的女主人病到那樣利害，醫生來同你的時候，把她帶走了。我告訴她我照應你，等你再被人帶到醫院去，先生。」她沒有再說細情，祇加這一句：「先生，我心上真難過。」

歐爾福華特還是不做聲。他似乎不要什麼細情，祇是背貼着牀，眼看屋頂，凹陷的臉如同七十歲老翁的臉，臉上的神氣引得愛而蕾兩眼流淚，勉強制住嗚咽。主人及屋子的外貌，屋子其餘部分都空虛無人的覺悟，歐爾福華特夫人被人搶走送到有名醫院神奧可怖的內部去的念頭，都是愛而蕾所不能擔受的。她惶恐揣想：「他們一定在那裏宰割她從前活潑而容易衝動的女主人不省人事的身體，要鬆放正在壓制她的緊張力，她就動手把縲摺的鴨絨被拉直。」

她說：『我跑去替你在那葛粉調一點吃，先生。你必須吃一點什麼，所以這是無用的，你』

歐爾福華特不說什麼；然後他的頭落向半邊，兩人的眼睛相合。

她訴懇的呢喃道：『愛而茜，你不丟掉我吧。』

『自然不，先生。可是醫生就要來同你的。』

歐爾福華特不理會她後面一句話，堅執的說：『呸，再亦不要他來。你永不離開我啊。』

『當然不，先生。』他萎弱，增加她氣力。

有心繼續活動，她去修整爐火。

歐爾福華特說：『讓她滅。我覺得太熱。』

她中止，明知他不太熱，就是他眼看着好煤在以前從不消煤的爐子裏消去，心裏怨恨。可憐他，不得不遷就他。火燒火滅，有什麼關係。醫生很快的就來同他。然後她心念一閃想到自己：歐爾福華特先生走了以後，她還是應當住下去。照應店舖，等別的事情發生呢。還是被

人吩咐叫走，讓店舖自己管自己呢。大概要她留作是很近情的。她開開門。

『你現在到那兒去。』

『我正要去替你做葛粉，先生。那就是女主人給你吃的。至少看樣子像葛粉。』

『來，我要同你說話。你開了店沒有。』

『沒有，先生。』

長久的停頓。

『把信拿上來給我，再把眼鏡拿給我。』

在他講求實際的學調停的哲學中，他已經承受店沒有開不預備開的大事。

愛而甚不說什麼話，下樓到陰暗的店裏去。大約有一打的信散在地上。她把他當做孩子看待，心裏想：『我給他兩封或三封，叫他安靜。』她隨便檢起三個信封。又想：『最好不讓他都到手。』其餘的信她仍舊留在原處。信裏面有什麼或者在事業上關係緊要的，她毫不關心。所關心的除掉病室以外，就是店舖的情形。她應當收拾乾淨呢。還是『聽其自然。』她

想收拾乾淨，因為店舖明明快要回復從前齷齪的狀態，換一面講，她清潔店面的時候，亦許輕忽了主人除掉她沒有人有力量決定應當走那條路的。她覺得她自己做了女主人。天真爛漫，在奇異的權力感覺中，享受樂趣但是權力的附帶的責任，使她驚慌。

『都在這裏嗎。』歐爾福華特冷淡的問，當她把三封信放在他光亮綿軟的手裏。她毫無悔憾的說：『是的，先生。』

他讓信件由他手裏滑到鴨絨被上，她就有一點怕同他兩個人獨在一處，而沒有第三個人。

第一章 拒絕

在下午早黃昏大約四點鐘光景，有砰然重擊店門的聲音，還有短爽的狗叫聲，這狗顯然以為他自己有權利參加不論什麼正在進行的事情。愛而菫在樓上這天上午已經有好幾個人不懂店舖關就是關，推打大門終究愛而菫不告訴主人一個字，用兩隻罐頭釘把一張紙他在上面用鉛筆大字寫着簡明告白：『本店停業』的污穢舊名片釘在門上，就把推門的事停住了。現在又推。

愛而菫喊道：『大夫來了。』隨即跑下樓去。

不是醫生，是苗蓀文雅的小女子，站在門口，一條小獵犬跟着。門一開，小女兒看見愛而菫臉上就泛紅實情，這是她第一次入人事世界，她覺得又極端慌張，又極端焦急，不要把他慌張的樣子露出來，給僕人看見自然是狗倒霉。

『不要動，先生。』她使大勁對不休息的畜生說，把他當做一個上等人看待。再過一分

鐘，就一下子打在他硬頭上。『父親不能來，他叫我說——』

愛而菀建議道：『雷士德小姐，請你到裏面來，好不好？』

左近並沒有人，不過愛而菀憑着僕人的模倣性，已經得了女主人保存私事本相的熱情。小女子因為所受到的接待是按敬重的規式，覺得安穩，就帶着一點尊貴的樣子走進狗遲延的跟在後面，夾在剛要關上的門縫裏，大聲嚎叫。

雷士德小姐說：『活該！』轉向道歉的愛而菀說道：『哦，毫無問題。這都是他自己的錯。爹爹說，他忙得利害，不能自己來，但是叫你替歐爾福華特先生包紮得好好的。預備到醫院去。在你辦那件事的時候，讓我向金絲格羅士路去替你雇一輛做散買賣的汽車。』雷士德女士高傲的急切的加上幾句：『我或者必須一直走到金絲格羅士，但是沒有問題。昨天替父親雇了一輛汽車，正在向我們方場上趕來，但是我止住車了，坐進去，告訴汽車夫。』回到家，自然不犯說爹爹告訴我，我將來有出息。現在他正教我自信及其他種種事情。』雷士德小姐低聲一笑：『劇克，你這頑皮孩子。』

劇克正在詳細考究愛而茜所已經輕忽又爲了造過誑話的那些信。一經他主人提出抗議，他就跑到店舖後面黝黑地方去，標劃地區。

我既然雇到了車，就祇好走回家。吓，爹爹叫我說：『你應當告訴歐爾福華特先生，歐爾福華特夫人明天早上要經過一次手術。』

愛而茜和善而引人信托的面容叫雷士德小姐受到鼓勵，完全誠實告訴，就是自己的事，亦不隱瞞她自己心上想，幾乎狂喜：『要有她做使女，何等有味。她比柯梨諾不知好多少倍。』但是關於愛而茜帷裙格式是否正當，有點懷疑。

愛而茜低聲道：『呵呀！呵呀！』

在聖鮑沙祿牟醫院那裏，他們就要盼望歐爾福華特先生都佈置好了。

既然暫時撞在喀勞肯威爾櫻褐色悲劇上，心裏很感到愛而茜的可愛，既然用命令口氣把她的狗叫來，現在正當受一種教育要她將來離開喀勞肯威爾還輕蔑這地方的雷士德小姐，走去辦她的差使，神氣間公主與活潑的幼女混爲一片。

愛而西心中很煩擾，走進臥室，歐爾福華特詰問道：「什麼事。爲什麼把燈擦上。什麼事。」愛而西想法子鎮定她的臉，問道：「你現在覺得怎樣。」儘管樸實心虛，還是像蛇。

「我覺得一定好些。實在說，我差一點想起來。」

「哦！那就好。不過醫生叫一輛汽車來接你，我應當立刻送到醫院去。你的東西都在這裏。她用指頭在一張堆滿的椅子上摸索。」當你衣服穿上身的時候，我就跑上樓去拿我的東西。」

亨利小心的問道：「醫生在此他嗎？」

「不在此地，先生。他說他太忙。但是他打發他的小女兒來了。」

「說起來我不上醫院去。我爲什麼應當上醫院去。」歐爾福華特帶着不耐煩又似乎聲音尖銳的固執說。

她早就知道他不肯到醫院去。她最初就戰敗了。

「先生，可是你說願意到醫院去的。」

『我什麼時候說我願意到醫院裏去的。』

『你對女主人說的，先生。』

『又是誰告訴你的。』

『女主人，先生。』

『是的，但是我那時候並沒有曉得你女主人要去啊。這店房不能丟下，兩個人都不在家啊。你不在那兒盼望我把這地方完全交給你吧。況且我又不實在生病。醫院。我從沒有聽見過這樣東西。我要知道我究竟生什麼病，要把我包包紮紮送到醫院裏去。我到那裏就要覺得自己是個傻子。我不去。你可以逢人都說我不去。』他翻過身去，不讓愛而菡看見他的臉，老在咕叨，氣弱心強。他除掉不合理性的剛愎以外，沒有別種自衛的兵器；但是儘够用，他亦曉得拿來反對整個兒組織好的世界儘够用。假使他有什麼傳染病，地方上管事的人就有權強帶他走；但是他沒有傳染病，所以攻不透。

『愛而菡你站在這裏，沒有用處。我不去。你以為我有病，你就可以任意作爲，是不是。我

叫你看顏色。』

愛而菡看得見他額上的汗。他神氣像要拚命。他是個小孩，是個病人，是個嬌慣了脾氣的愛人，是身殉痛苦焦愁的人，一隻被人追逼凶狠的回過身來反攻的老虎。他的心亦像他的身體，都中了毒。

愛而菡閒靜的說：『先生，明天早上女主人要經歷一次手術。』

寂靜無聲。然後野蠻的說：『她要嗎？那末更是傻子。』

愛而菡熄了燈，關上門走下樓去，心中躊躇，漂亮人聰明人有主意有頭腦的人，處於她的地位，不知怎麼辦。

當雷士德小姐坐了汽車在夜色收斂中回來，既然做了一個神奇的屋代西，註大模大樣假裝着沒有做什麼事的樣子，心思錯亂顏面緋紅的換了愛而菡。

『雷士德小姐，我沒法叫他到醫院去，我不能。』

雷士德小姐沉吟說：『吓這樣說，要不要我告訴父親？』

『要，費心……哼，任所欲爲！』

『我怕汽車價必須付。我把劇克留在裏面了。他真淘氣。在電錶上我看見一先令，不過自然還有酒錢。』

愛而適匆匆上樓到她自己臥室裏把她自己的錢拿了一先令兩辨士。再過一分鐘她又把自己單單同她主人鎖在一間屋子裏了。

註一 屋代西 荷馬所做的頌揚英雄事業的詩記載屋代西從屈羅哀 Troy 渡海回來經過的險境

第三章 送給花愛蘭的信

愛而囁自言自語道：「我心裏氣憤。我心裏氣憤。叫我咬牙齒。」她一個人在漸漸入暮的店裏。真咬牙齒。接着大聲說道：「我真覺得慚愧死了。」

她勸諫的來源，是歐爾福華特的固執。她覺得恥辱。就他講，是因為他的愚蠢；就自己講，是因為沒有能夠叫他到醫院去。這事一定要被大家知道。梯梯雷西曼家的體面就掃地了。她一心專注於主人身體康健不能保甚至生命有危險，比較少，專注於心理及社交方面比較多。她頗想拿她主人好好搖一下，她怕歐爾福華特的心逐漸減少；自由批評他，定他的罪，實在說，幾乎預備執行死刑。她一向在歐爾福華特夫人不斷的諷示之下彷彿受命運宰制，不加批評，承受他的命令決斷，當作上天的命令決斷一樣，今朝一變至此。他曾經同她爭執；曾經對他爲自己辯護；她曾經表現畏懼的渺小閃光，惟恐她或者有什麼法子能夠違反他的意思。逼他到醫院裏去。他已經把她擡舉到差不多與他平等的地位。他們的關係永遠不

能再同以前一樣了。愛而菟覺得一種心醉。

他做一個猛烈的手勢說：『不問怎樣，總得做點什麼！』

她衝去取她的用具，找到一條粗帷裙，用一個硬的狠毒拉緊的結，綁在她白帷裙上面，開始打掃店面。假使別人不看見，她是看見的那種骯髒樣子，她實在受不了。她到處迴旋，彷彿像一個獵食生物的猛獸。她從地上把信檢起來，飛跑到辦公室去，擲在書桌上。同時外面一個郵差，不曉得體恤，又從板縫裏丟進幾封來。愛而菟發怒抗議道：『自然你要丟的。』又檢起來，飛跑到辦公室去，丟在書桌上。

在黑暗裏掃了有一分鐘光景，她咕叨道：『噢！這是沒有用的。』就把電燈通通擦亮。店裏祇有兩盞沒有毛病的燈，辦公室裏一盞。她都擦亮了。辦公室的一盞，完全由頑皮而開的，自言自語道：『我來當心這電燈。我來替他燒電，你看我不燒。當她用零雇歷史上沒有成例的氣力及貫徹打掃店面時，就在責罰他。這就是沒有許多時以前因為未經允許偷吃一點生鹹肉而發抖的女子。等到店面完了，她去攻擊辦公室，叫地上浮滿鎮灰的水，擦他的書

桌，擦他的保險櫃，拚命用力，彷彿計算好要把外皮剝下來，因為他非但剛愎顛頂，他還凶蠻。他夫人將要經過手術，被人家弄成殉難的人，他已經大聲喊過：『那末更是傻子。』而別的話都沒有說。

然後愛蘭想起雷士德醫生。不用說講到雷士德，她看錯了。在他住房前面鋪道上，他很粗暴拿着他的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的規矩來管人。以前，很久以前，當倅攻擊她那一次，他在雷西曼方場裏隨便看她一眼，『不必細想了，他似乎不很有人性。一種過事吹求的人——那是她叫他的名字。』——疏遠不親，像石子一樣。然而他會在半夜裏為老財奴起牀，明知從他身上是絞不出漿水來的。再想一想，醫生雇了一輛汽車來同主人。愛蘭從來沒有聽見過這種事。又把女主人同去做替代。真奇怪。再有更奇怪的就是這小孩子來，是一個小皇后，認得路程各處走動。而且他在醫院裏亦佈置好了。（哦！她一面回想一面覺得自己沒有能對付歐爾福華特，格外慚愧。想起來都幾乎受不了。）她看錯了雷士德，那是無貳無疑的。倅從前一向贊美雷士德，她把倅當做心思單簡的人。不錯，的確是的，不過這一件事，倅沒

有錯，她倒錯了。她或是因爲悔悟，或是因爲懺悔，把店裏她所不用的兩盞燈滅了。她心思運用古怪，但是有實際的論理打掃已完，把粗布帷裙卸下。

她有點透不過氣來，就坐在書桌前面主人的椅子裏。膽大妄爲，可是誰能說一個不字。她在神聖的椅子裏，心思不專注的瞪眼看神聖的書桌，神氣不相稱，可以驚人。就是沒有人能說不字，這一層亦叫她滿心憂鬱。慘劇在她上面壓下來，人生不可解，在世界上她找不到絲毫的寬慰。樓上的人亦許要死，或者正在死過去，又沒有人曉得他是什麼病，不得他的允許，沒有人能夠幫助他。他在店屋頂板上面躺着。什麼辦法沒有。至於女主人呢，女主人的情形，叫她心中感觸，還更密切。女主人是婦人，她亦是婦人，這種情形她曾經曉得有十幾次。女子同她們隱藏不見的敵人鬪些時候，然後栽倒，被人家掃到醫院裏去。再聽聽第二段新聞，說是她們過去了。歐爾福華特夫人孤身在醫院裏，都是些規矩章則。她的丈夫病重在此地，家裏牀上沒有人對歐爾福華特夫人講家裏的一句話，她爲了主人爲了明天早晨的手術，還有其他種種，把心都煩完了。他病很重，而有病的人，在病的時候每每古怪。他們並不應該

負責任；你實在不能責備他們，你能嗎？他一定掛念種種事情很煩擾的。可惜他性情固執。但是你又有什麼法子。愛而苦又愁又惱，支持不住。在燈火底下，她形容最痛苦的不安靜。

但是當歐爾福華特聽見她在臥室門上叩門，應聲振作起來，預備重新更不顧死活，抵當一個拿定主意要叫他違反自己的意思與判斷來做事的強敵時候，他的眼睛起初為驟然撥亮的光燄所迷。剛剛恢復，就看見一副帶笑和需順從的面容。他寬慰異常，放為感激的花。他想：『她答應永不離開我，她是不離開我。』他因病，因缺少滋養，覺得力乏；他痛楚，他已經叫自己確信病好一點，但是他不能否認病還很重，而他所有的僅僅愛而護一人。他可以叫他的生活做天堂或做地獄；他覺察她的意思是要盡力做到近於天堂。她不預備欺凌她。她沒有意思與他爭執醫院問題的決意。她已經承承她精神上的戰敗，承受時候，既沒有保留，亦沒有惡意。她正在拿流質食物給他，在一隻好看白磁盆裏。他照常不很想吃，但是一看見舊漆盤裏的磁盆及亮匙，心裏活動。想到就是徒然試吃，亦可以在平日可怕的單純境地裏，供給一種變化。況且他要買她的好感。

當她神女含笑的繞過病榻到他那一邊去，靠近他站立的時候，一塊蓋面紗在他眼前落下來，第一次看見她不是一個零雇女傭變爲總管，但是一個有活潑生命的少女；而且她的慈惠已經使她美麗。他羨慕她果強的精神。他依賴這精力。這一會工夫，在沉靜遭難的屋子裏是有美味的。

他欣然說：『我來試一試，』擡起身來，注目看她。

她喊道：『新鮮的事，你居然自己鋪過牀。』

她口音中並無不贊成的意味。沒有警告，說到他這整理牀鋪那種狂妄舉動的壞影響。『還有信嗎？』他在吞過一口之後問。

她精神活潑回答道：『我相信有一封，我要不要跑去拿來給你。』她就直往下跑，從辦公室書桌上隨便檢起一封信。還帶回來一張信紙，一個信封，一個堅牢紙板文書夾，一枝鉛筆。

他一面拆信，一面和聲問道：『那是些什麼東西。』

『你要寫信給女主人，不要嗎。』

『咄！』他看着信咕嚕，假做沒有聽見她。他又慙愧又自覺心重，因為他自己沒有想到寫信給花愛蘭。

『你就要送一封信到醫院去。她聽見你的消息可以意興好些。』

他說：『是的，我本來要寫。』

『這兒。讓我拿那封信。這些食物，你用得着，我不願你聽這食物擱冷了。』

她停留在他近身地方，結結實實，拿住不穩固盤子的一角。你再不能吃了嗎。好。』

她把托盤拿開，換上文書夾，在牀上當寫字檯用。愛而薩看見她主人寫字的爽利，總覺得神異。她佩服。幾乎快樂，因為她已經決定高高興興笑，對他讓步，盡力順着他的線路，替他做事，自己做一個天上仙女。

他忽然向上一看，提出意見道：『我寫好的念給你聽，好不好。』

『噫！先生。』

奇怪的不可信的奉承，完全壓倒了她。他要把寫給女主人的話念給她聽，自然是要她贊許。何等光榮。她臉都紅了。

『我親愛的妻房。照你猜得到的，我關心於你，焦急得要心碎了。愛而痛苦告訴我，醫生一會兒不耽擱，把你帶到醫院去，叫我很吃了一驚。但是我曉得你很有勇氣，身體又很好，確信一個禮拜以內，你就會比幾個月以來覺得好。自然你住的醫院是很好的醫院，倫敦最好醫院裏的一個，就算不是頂好的。創設已經將近八百年了。假使單單爲你在一個屋頂底下起見，我今天就會到醫院裏來。但是我覺得好多，實在可以不必。我還相信你是在這裏，意見亦與我相同。店務亦不能不顧到。我告訴你，愛而痛苦照應我很周到，我心上高興，不過自然我亦不覺得奇怪。說到這裏，花愛蘭啊，你得快快好起來，爲我的緣故，亦爲你的緣故。放大膽子，不要替我擔心。我小小病痛，算不了一件事。是你的病叫我明白那一層道理的——你的愛夫歐爾福華特。』

他讀信的聲音平靜，但是細弱。寫好信封，重複躺在枕頭上。（自從他整理牀舖以後，他

自己的枕頭以外，兼用花愛蘭的。東西沒有吃完，他讓愛而西把信疊起來，插在信封裏，舔濕封好。她做這些事，覺得恩寵加在她身上。信是可以歎賞的信，他一口氣寫完，沒有躊躇。而且如此細緻，如此想得周到；件件事真解釋得清楚。照這樣看來，她暫時不能不相信他病的確好一點。信裏講到她的話，叫她深受感動。可是不曉得怎樣，她還情願信裏沒有那些話。然而最感動她的，祇是一個念頭，想到從前時候還隔得不久，她的主人是寂寞單棲的男子，從來不爲女人煩心，前途亦沒有那種希望；現在她却心思專注在一個女人身上，樣樣東西都有身分，都精美。可惜他病重。他嘴唇及腮頰真是怕人。愛而西不禁回想到他從前豐滿紅潤的雙唇。

她已經離開牀邊，拿起盆子，放在五斗櫃上。她主人衣袋裏的東西，都在櫃上，每夜如此，爲的是可以把他小心摺縫的衣服，好好疊起來。

過了一會，她不敢自信的說：「我真想像我沒有錢。」

「怎麼啊，這不是你支工錢的日子——你的意思不是？」

『吓，不是的，先生。』

她所有的現金，在下半天休假時候幾乎都存放在郵政儲金處。留在手裏那一點已經付了汽車錢。

歐爾福華特說：『怎麼啊，愛而諾。你一定是富女了。有你的工錢同恩俸。』他說話時候，並不看她，聲音彷彿是夢裏的，但是一定有關切的意思。

愛而諾回答道：『先生，說起來是這樣一回事。我的恩俸給母親用。她像我一樣，是個寡婦，又不能自己謀生。』

『恩俸全數嗎。你的母親嗎。』

『是的，先生。』

『你恩俸有多少。』

『每禮拜二十八先令十一辨士，先生。』

『咳，還有什麼話可說。』歐爾福華特沒有再說什麼。他常常想到她的戰事恩俸，可是

沒有想到亦許有個母親或別的親屬。他亦從來沒有聽見她提起她的母親。他想好幾年裏頭她一竟拿全部惡俸送人，而在雷西曼臺階沒有人知道，真是怪事。

愛而菴神氣和順問道：『你能給我六辨士嗎，先生。』她以前所說關於錢的話，這纔到題。

『六辨士嗎。你要六辨士做什麼。你今晚一定不會再想買吃的吧。』歐爾福華特原來是向右邊側睡的，現在憑一種虛弱的動作，仰面睡臥，對愛而菴繃眉頭。

『我要六辨士給方場裏波荊夫人的孩子，叫他替你送信到醫院裏給女主人。』她不能自主，覺得犯了背叛歐爾福華特金錢利害的罪。

他說：『再有什麼。你必須自己跑去送信。用不了多少工夫。我沒有問題。』聲口堅定。

『先生，我不願意離開你。沒有別的緣故。』

『我的女孩子，立刻送信去。』

剛纔在知己的高位上，現在又降做奴僕。病人又轉向右邊，把鼻子推到枕頭裏去，閉上

眼睛，表示他話說够了，要睡。他的鑰匙在五斗櫃上面，還有些別的東西，三根牙千在內，但是沒有錢。他上牀睡覺時候，難得有錢留在衣袋裏。

愛而諾以一個快的手勢，一聲不響，把那捆鑰匙拿起來，像一個罪人，離開了屋子；她沒有意思自己送信到醫院去。下樓時候很高興。她還覺得快活些，因為在意存反抗之後，她已經笑過，慈善過，讓步過；亦因為寫給歐爾福華特夫人的信是她自己的意思。在辦公室裏，她跪在歐爾福華特保險櫃前面，覺得有力量。沒有畏懼心陪伴着。沒有人偵探她，吩咐她做一件事，禁止她做另外一件事在臥室以外，她的萬能，沒有人能爭論的。

雖然她用這串鑰匙是第一次，她馬上就知道那一個是保險櫃上的鑰匙，櫃怎樣開，因為她曾經見過歐爾福華特開櫃關櫃。他要是曉得她非但關於保險櫃還有關於家庭生活，中其他私事的知識程度，他一定吃驚到極處。因為愛而諾亦像大半的僕人，裝滿了秘密家務上的知識。用是不用，但是隨時可用。她把保險櫃的鎖開好，把同紀念碑一樣重的門轉開，拉出一個抽屜來。一看，就往後退，受驚，幾乎刺瞎了眼睛。抽屜裏滿裝着金錢，滿的。她的家務

知識，不包括這耀眼的寶藏。愛而茜一身中幾乎沒有見過一個金鎊。許多年前，在戰事初起的時候，她曾經時時看見半鎊的金錢。她趕快關上抽屜。四面張望，到底惟恐或者有人偵探。她以為聽見樓梯上有爬梳的聲音，神奧的店房暗角裏有東西攪動。就是以前正吃生鹹肉被人捉住的那一次，亦沒有這樣犯了重罪的可怕感覺。她一時的感覺，是關上鐵櫃，鎖好複鎖，好想法子把黃金的影像完全從記憶上磨擦乾淨。無論有什麼理由，不再拉第二個抽屜。但是在一窩抽屜的上面，架在邊上，她看見一個帆布袋。這袋是她所熟悉的，裏面裝的銀子。她鬆開繩子，挖出六辨士來。然後站起，從桌子上信堆裏把一張傳單的包皮扯下，在包皮裏面寫上六辨士的碼字，放在袋裏。這是她可憐的惟一能實行而不够用的小心，防備將來的盛怒。她已經做了一件不可說的事，完全想得到能够有什麼結果。

當她拔店門上的鐵門時候，呼吸還快。外面正在下雨，要算大雨。再扣上門，跑上樓去拿牀底下包在新聞紙裏的雨傘。屋子裏漆黑，不得不摸索。摸到了，她粗莽的把新聞紙扯下。再下樓。頃刻間她找不到門上的鑰匙，決定冒險讓門開着。一分鐘工夫，她就由方場回來，沒有

人夢想闖進來的。她跑出門，直上臺階向方場走去。

第四章 雨不沾身

波荊夫人的兒子同他母親住在雷西曼方場愛而葛舊家的間壁，對於愛而葛，有一種豪俠的關切。此時幸而在外面方場上。黑暗中他正同年歲相差不遠——十四或十五——的一個小女子專心談情話。兩個人都在一所教堂墳山西北角上外宅（教堂的產業）的簷下避雨，不很完全能避開。他們的聲音時時提高。愛而葛走近房子，辨出他的聲音。波荊夫人的兒子，每天在快遞包裹公司的篷車後面，弔住車頂上掛下來的一根繩子，大概要過十二點鐘。他那一天不依規矩，向公司借了一個麻布袋，預備過夜，現在他頭上就頂着這布袋。看他晚上還有留下來的氣力，在雨地裏操練細緻到野蠻程度的情話，足夠證明他有似乎可以注意的活潑的性質。

愛而葛選他替她當差使，因為他老於世故，而於侮辱門庭要求守護人注意一道，慣熟到徹底。她現在用一種自信與命令的口氣隔着大路叫他，表明她曉得他是她的奴隸，還曉

得她年紀儘管大，與他聯合抵當場上無論那一個小孩，可以有餘力。愛而箇個性裏，有一方面，祇有波荊夫人的兒子知道他匆匆跑到她面前。

「我要你拿這封信送到醫院去，不要忘記告訴看門的人，今天晚上把這封信交給歐爾福華特夫人。她在裏面。這兒有六辨士給你，我的雨傘亦借給你，明天早上，我到你母親那裏來拿；但是你必須先同我走到臺階，因為我亦不願意淋濕。」

她用粗而破的聲音回答道：「好吧，愛而箇。」聲音放高些：「明兒見，奈兒。」

愛而箇把信遞給他說：「拿去塞在你衣袋裏，不要帶鑰匙。」她還拿着歐爾福華特的一串鑰匙。

孩子一定要拿雨傘。這傘叫他快樂，差不多同六辨士一樣。以前他從來沒有機會拿一把雨傘擺架子。與雨傘光榮絲毫不相稱的布袋，他有心丟掉。

「我說，等一等。」他止住她，把布袋從鐵欄杆上面丟到母親的地界裏去。兩人一同走到臺階。

他忽然說：『你的傢郎今晚曾經訪問過你。』

『我的傢郎。』她先立定，再靠在鐵欄上。

『我說，來呀！』他懇求她，神經不安，帶着顫皮的樣子，格格發笑，要借來隱藏他因為她

情感而起的情感。

愛而強聽他話。

『你怎麼知道的。』

『奈兒剛告訴我。這新聞已經傳遍了。』

『他到那兒訪問的。』

『霍蓋德家裏。』

『他們告訴他什麼。』

『照我想，大概告訴他你住的地方。』

『你知道他什麼時候打聽的嗎。』

「噫，據我猜想是今天晚上有一個時候。」

到了店門口，她囑咐道：「快把那封信送到仇賚。」波荊夫人的兒子同船帆一樣飛轉到金絲格羅士路去，雨傘舉得高高的。

愛而菡有一種感覺，似乎她完全沒有同仇賚說話，不過聽見另外一個人用她的口音同他說話。她在恐懼及歡樂兩種勢力中間，十分昏眩。手脚都很冷。他從前已經在涼血裏被人宰殺深埋的種種記憶，種種希望，都生氣勃勃，從墳墓裏蜂湧出來，把她的心壓住，她內部無政府狀況如此，必須先苦思痛想，然後能號令她的手指去開店門。

從街上進去，必須走過全部店面，直到店面與辦公室中間的牆頭，才能開電燈。當愛而菡暗中摸索，從一灣一灣書架中間走過，她以為聽見轉動的聲音。然後有一個問題感觸她震動她：「我開門時候，門梢門上沒有。」她不能確實知道，兩手又靠不住又呆笨，至於如此。她恐怕看見凶惡的東西，或是她太急切要看見的東西，暫時不敢擦燈。

終究把電門轉開。她用怕懼的眼睛，把站在辦公室門口所能看見的店面，都察看一遍。

沒有東西。但是靠近店門的灣凹深處，却看不見。她靜聽。店裏沒有一點聲音，外面亦祇有慣常聽見的聲音，不專心聽，從不注意的。她要上樓去她要熄燈上樓。不。無論如何，她離不開店。必須等候。必須每隔一個短時間，開門向外面看看。球郎到底來不來。簡直要半開着門等他。他遲早一定來的。他知道她住的地方，不能不來。她聽見店裏微弱的亂聲，在她耳朵裏聽去，好像放鎗，或是震地的先聲。接着聲息全無，同樣的可怕。有一個書架灣盡頭有一重窗戶，臨在金絲格羅士路上面，細聲彷彿從那一個灣裏出來。她看得見灣的一半或者還多些，但是看不全。她一定要去看一看。她皮膚起緊蠕動。就她講，現在的店舖，彷彿佈滿了沒有形迹的威脅。歐爾福華特先生完全忘了，好像他已經死了一百年。她一定要去看。她真去看。她的心搖顫得可怕。在邊窗底下，的確有一堆什麼躺在那裏。

他叫道：『球。』但是聲音低小，惟恐由一種地獄裏魔力的作用，歐爾福華特先生在他臥室裏偶然聽見。

球是包在寬鬆潮濕衣服裏的一塊虛弱的生命。帽子已經掉在地上，正在浸濕地板，他

已經留了一點稀疏的鬍子。愛而黃跑在他旁邊。用手臂捧起他的頭，吻他灰白色的臉。她自己豐滿的嘴唇，覺得他的嘴唇乾枯皺縮。他彷彿沒有看就認清楚是她。這一點她就他嘴唇的回應曉得的。

他低語道：『我很渴。』聲音深沈，重新聽見，叫她感動。（奇怪，濕透皮膚，還渴。）

雖然她曉得他病，亦許很重，她覺得從沒有過那樣快樂。得意狂熱的快樂，從她身上衝過去，鑽進去透徹心臟，圍繞身體。祇要有了他，什麼都不在心上。她沒有查究的意思。以前做些什麼事，經歷過什麼痛苦，何以會生病，是什麼病，都不想問。就在這頃刻時間裏過活。連他口渴，她亦沒有煩心。然後一種鋒利而甘美的悔恨心慢慢的增長。因為一年前他還沒有失蹤的時候，她待他苛刻。她顧全他的福利，以為那樣做法最好。但是對於如他那樣毫無疑問的一個受害的人，照他那樣不肯和解，是不是對的。用和氣及降服把他毀了殺了，是不是更好。就愛而黃講，待人和善，本身不問結果如何，有一種證明自己有理的性質。接着她開始尖刻的懊悔不該把信毀了；她未嘗不想拿信給他看，證明她恆久不變。假使他問起信收到

沒有，拿來做了什麼，她不能忍受用『我把信燒了』那句話來回答的羞恥。

他申說道：『我真口渴。』他是祇有一個意想的人。

她溫和細聲說：『你等在那兒。』說着把他一擠，自己的衣服及兩頰都弄濕，才放鬆他。她跑上樓去，毫無聲響，從廚房裏帶一小壺冷水回來。他似乎拿不住水壺的柄，她替他拿，湊近他嘴唇。她大口急切吸水。

半壺喝完，她說：『等一等罷。』就把水壺拉開。二三十秒鐘以後，她把剩下的水喝完，嘆一聲氣。

『俵，你能走嗎。你能立起來嗎。』

他慢慢搖頭。

『我頭暈倒地。門沒有上梢。我從雨地進來，頭暈倒地。』

她再跑上樓，點起他的蠟燭，放在她臥室門旁地上。等她再下樓的時候，她看見那一枝蠟放出很微弱的光，一路從兩重樓梯直照到店的後部。她把俵抱起來——因為她不斷做

難做的手工，很有氣力，她又很瘦，——送到樓上她自己臥室裏。看他身上沾濕，先放在地上。一分鐘透不過氣。她把蠟拿進來，把房門關鎖上，不防備什麼人，但是她要鎖門。

現在她是看護婦，她是她的病人。她開始替他脫衣服，又停住，匆匆跑下樓到洗澡房去。歐爾福華特先生每禮拜乾淨的灰色法蘭絨襯衫剛剛盪好放在房裏。她把襯衫偷來。然後重新鎖好門，替病人把衣服脫光，一絲不掛，用她的手巾替他渾身擦乾，再替他把頭髮尖差不多擦乾，拿襯衫套在肩頭上，整理牀上被褥，把他舉上牀去，蓋好毯子被單，再添蓋上就是那天早晨她用來叫歐爾福華特舒適的那些衣服。他躺在她牀上，除掉這兩個人以外世上沒有第三個人曉得。他在她屋子裏鎖上門，把全世界的人都關在門外。這是一種奇異可驚令人心跳的秘密，是情史上女子所曾經享用的最神奇的秘密。她靠牀下跪屢次與他接吻。他笑，跟着一陣痛苦的神氣由臉上過去。

『倭郎，愛人，有什麼不舒服。你得了什麼病。』她溫和的問他。見他笑，覺得快活。見他明明不舒服，覺得驚慌。

『我渾身酸痛。我冷。』聲音很弱。

她心上把一種種的病盤算，想起風濕痺熱。風濕痺熱是什麼病，她意中一點影蹤都沒有，但是她一向明白這病極端嚴重。

她說：『我來攏一爐火。』她宣布這可怕的決斷，似乎一個僕人把一個跟伴放在屋裏，替他生火，把主人貴重的煤燒化，是每天有的事，毫不奇怪。

在下樓偷煤的路程上，他轉念道：『我最好先去看看老先生，把自己腳跟站穩。』她隨即走到主要臥室裏去，把電燈擦亮。歐爾福華特似乎亦不好亦不壞。講到他，她放心了。他注目看她，但是不能透過她的身體，看到她心裏發亮的秘密。

她問道：『先生，你好嗎？』

他點點頭說：『要上牀睡覺去嗎？』

『哦，不！還早呢。』她神氣舒適的微笑。『再有許多時候不睡呢。』

『愛而菘，你帷裙上一片濕是什麼？』

他毫無爲難的態度，說道：『哇，那不算什麼，先生，』她先滅了燈，預備走。

『來，我說，愛而茜。』

『先生，現在我不能耽擱。忙得要命。』她對他說話，神氣疏懶，彷彿強者對弱者說話。很奇怪。她走出去，爽脆的格搭一聲把門關上。

她屋子裏的爐架及烟肉，對於火完全沒有領教；從來沒有嚐過火的味道是想得到的。但是這爐架煙肉帶着新信徒的熱誠，實行職務。歐爾福華特的煤，在爐子裏猛烈燃燒，燒得很快，屋子熱到氣都透不過來，可是精緻有味。歐爾福華特呢，完全不曉得樓上的醜行，但憑被褥及省錢的驕傲心取暖。稍過一會，愛而茜竟拿主人病榻上食物給牠吃。偷竊罪狀的總數，一點一點鐘加上去。

第五章 一雙病人

第二天早晨快到四點鐘，倅短睡後醒來，忽然向愛而菴問到在那所生疏的房子裏，是否安穩，又問到他所睡的牀是誰的。

她回答道：『你睡在我的牀上，倅，』又靠牀邊跪下，可以臉靠臉低聲說話，格外親切。她告訴他這一家的境地，她的主母如何送到醫院去經歷手術，她的主人如何抱着未經斷定的病臥牀不能起。她如何是房子裏惟一有奏效力量的人。

接着倅神情奮激，開始說他過去十二月裏的經歷，她覺得他病情發生了壞的變化，覺得他病很重。他的嗓音，她的眼光，都表明病勢有進步。

她阻住他道：『親愛的倅郎，現在不要告訴我。我願意全聽，但是現在你必須休息。明天等你再睡過一次好覺再說不遲。暫時我必須去看歐爾福華特先生一分鐘工夫。』

她讓他喝一點水，離開了他。去看歐爾福華特的意思，少去給他一個安心的機會！

要是能够安心——的意思多。她曉得在某種意態之中，最好讓他一個人獨處，不問病不病。她從黑暗樓梯下去到那一間同冰冷樓梯一樣冷的臥室。

歐爾福華特病象亦更壞。他似乎發燒，可是面容就像死尸。她來到，顯然叫他寬心許多；他責備她冷待；但是有點膽怯，有點謹慎，彷彿覺得自己可以受到不能抵當的反語。愛而茜在他屋子裏照應他有一刻鐘，然後走到廚房裏去。奢侈的煤氣圈，微微烘熱，同時燒一點溫暖的水，設法把傢的可憐衣服收乾。

愛而茜不得不想。她所照管的兩個人，都病得很重，是什麼病，又都不知道。假使天還沒有亮在她手上死一個人，或是兩個都死，所有傢郎重現時的快樂，都消散了。心上有可怕的念頭。轉到這些念頭，就覺得慚愧，又不能打發開去。假使有人要死，她願意是歐爾福華特先生。進一層，她制不住自己願意歐爾福華特先生無論如何總要死。她已經嚴重的答應他永遠不離開他，答應是答應，無可翻悔的。假使他存在，而有什麼不幸落到歐爾福華特夫人頭上，她就是終身囚犯。假使傢存在，歐爾福華特先生決不會同意讓她嫁他，還讓傢同她住在

宅子裏。而就傢的身體講，這一着又是不可免的。換一面說，歐爾福華特先生若是讓出路來，她就是自己的主母，容易擔負完全照管傢的責任。如此仙人似的和善而無私心的人，會這樣想，可謂奇怪；但是她實在這樣想。

再進一層說，她憑一時的感觸擔當起來的雙料責任，擔在身上，有壓碎他的重量。那永遠擔憂的眉頭，再沒有同現在這樣因為憂慮躊躇總縮得利害。應該不應該把醫生馬上就請來。她又不能自己去找他；就是丟開病人，用足夠的時間跑到方場去叫醒一個朋友，她亦不敢。況且她有一種良心上奇怪的譴責，說她不該連着兩夜煩擾醫生。這種譴責不知道什麼緣故就是擺在天秤裏同人性命對稱，亦要算數。她簡直不曉得怎麼辦。她急切需要勸告，而不能得到。就全體講，她以為應當叫人把醫生找來。好幾十個人，亦許好幾百個人，睡在離她一百碼以內，難道裏面沒有一個人她可以懇求的嗎？她回到傢郎處，他正在夢囈。她走到窗戶那裏開窗向外面細看。

在她前面金絲格羅士路一帶房子的後院，望過去甚長，一片黑牆編成的花樣，——牆，

院，牆院，牆院，——還有每兩所房子公共的石作，在後面屋子裏伸出來，距離的遠近一律，加在房子長方面積以外。天空清朗圓滿的月亮，襯着星斗已經使星光昏暗；這樣好天氣白天是一種恩賞，在無知無覺的夜裏浪費了。月光在玻璃窗上這兒閃那兒閃。每一扇上層的窗子，標明一間臥室。每一間臥室裏有人，或醒或睡。除掉在遠景盡頭那一扇，沒有一扇窗子亮的。亦許在那扇窗的後面，有人正在受苦，有人正在看護。或者不過有一個人起來，預備過無窮無盡艱苦煩勞的一天。鎮上沉悶的夜色，叫愛而茜亦覺得沉悶到可怕。她已經注意有一隻狗窩宿在梯梯雷西曼家緊鄰的院子裏，一陣陣斷續的呻吟噯叫。然後在那所房子一扇窗的後面，有一點光亮相離不過一丈左右，閃爍搖動，漸漸穩定，在愛而茜心上，發生一種不快的效果。燈光減退到沒有。不久後門開了。一個身穿寬袍頭髮不束的女子身形，反襯着房子裏的蠟光，映出暗影。橫過梯梯的後院，愛而茜清清楚楚看見那女子；她的形狀，全不是愛而茜所熟悉。一個靠近她亦許住過幾個月幾年的人，她不能同夏娃分辨。想對她喊，但是不敢。女子面貌美麗，但是冷酷憤怒。她帶着恫嚇的樣子向幼小而被練子鎖住的狗走去。一轉

眼工夫，一聲尖叫，接着一連串漸漸低小的啼號。愛而茜聽見單弱仇恨的聲音說：『那可以教訓你晚上叫人睡不着覺。』女子回到房子裏去。狗又重新呻吟嚎叫。女子怒氣沖沖跑出來，把畜生拿起望窩裏一丟，舉動蠻野。愛而茜聽得見狗的柔軟身體托一聲碰到木頭。她縮回來，覺得心泛。女子得勝；退回鎖上門，燈光又在臥室窗戶閃亮，隨即熄滅。小狗同以前一樣冷一樣寂寞，毫不明白所待遇的意思。又從窩裏走出。重新唱那幽呻吟嚎叫的戲。

天真爛漫的愛而茜咕嚕道：『可憐的小東西，』隨即把窗子關上。

不。她沒有人可以打發去找醫生。常識來幫助她。她必須等到早上。不過幾點鐘就天光大亮。在那幾點鐘裏，說是災難就會發生，機會極少。她必定不可以做糊塗害怕的蠢人。像還在不安的睡夢裏說話。她快快把火添好，再去看看歐爾福華特，亦在睡夢裏，還說話。過了一會，她拿一把梳子走到廚房去用暖水洗面洗手，把青黑色頭髮放下來梳通，重新盤好。然後穿上一件乾淨帷裙。在第二天開始的時候，他必須為病人的緣故，裝得像樣乾淨。就她講，日夜都是一樣；她的生活已經變成連續的，在感覺裏沒有間斷。一味的向前向前向前。她亦不覺

得疲倦。非但不疲倦，還覺得活潑強健精細到極處，亦不想睡。貪心呢，似乎向她告別了。

第六章 二次拒絕

她正跑上臺階，（沒有她所希望那樣早，因為最後一刻，兩個病人，緊接求她許多事，）想在方場裏找一個送信人，趕快去找醫生。聽見後面『喂，喂！』招呼的聲音，轉過身去。原來就是醫生雷士德，從金絲格羅士路角上繞過來叫她。愛而茜跑回去開店門上的鎖。她塗寫的停業廣告上的墨水，在前二十四小時的天氣裏，曾經任意哭泣。

醫生說：『愛而茜，你離開你的病人，』聲音莊重不偏，亦不表示不贊成，亦不表示贊成，什麼都不表示。不過拿事實放在她面前，叫她考慮。她解釋。

醫生說：『自然他病更重，』他的聲口，不求證實，幾手禁止證實。

他是鑽不透的；或者照她所想，『你不能了解他，拿他沒有辦法。』他亦許疲乏；亦許不疲乏，亦許在晚上兩點鐘被人叫起來；亦許完全安靜，睡得很好。你不知道；永遠不會知道。晚間的秘密，深鎖在那穿紮整潔的胸懷裏。她完全是醫生。但是有一件事表明他還是近人的；

就是有一次，他因為要到梯梯雷西曼家，去把每天辦事的次序翻亂。

他們經過又有許多信散在地上的店房。到歐爾福華特臥房門口，醫生停步低聲說道：『還是先聽你說，我再進去的好。』

她同他到餐室裏去，他在一張灰塵鋪積的椅子上坐下。照愛而茜心上想，餐室的情形可恥。實在說，雖然店房及辦公處，昨天晚上拚命洗掃以後，還沒有認真退化；可是全所房子裏可以見人的屋子，祇有兩間臥室。所有餘下的部分，沒有人理會。情景淒涼，好像心愛的家畜，在一個重大延長的難關壓迫時候無人理會一樣。愛而茜站着報告；醫生接受報告，好像一個地方官。她想問問歐爾福華特夫人，但是由她來問醫生，似乎不合式。至於組成一種詞語的定式，對鋼鐵似的小醫生，把傢俬寄寓家中的大事洩漏於他，亦不是她所能做的。

他冰冷的問：『上過牀沒有。』

『咩，沒有，先生。』

『睡過覺沒有。』

『啊，沒有先生。』

『兩夜沒有睡，是不是。』

『沒有睡，先生說實話，就睡亦有限，不值得提。』

等到他們終究進了臥室，愛而茜看見牀舖的情形，深受震動。她離開的時候，牀舖平正，乾淨，長方形；現在顛簸翻攪，成了可怕的紛亂。似乎有許多天沒有鋪疊，似乎病人已經在牀上同一個力大的仇人連續爭鬪。牀中間歐爾福華特輪着。（她亦剛才替他整理好，而且經她照應以後，似乎不像很病。）頭髮蓬鬆，眼光散漫，熱瘦，乾枯，摺皺，皮膚像羊皮紙，焦急途窮，幾乎要拚命，自己一個人咕噥。可是他一眼瞥見醫生，神情就改爲沈靜安逸，還有點靈動的樣子。騙人騙不動，這改變祇見得可憐；不過亦算有英雄氣概。

『啊，我的朋友，』醫生招呼他，聲音不連續；在詞句終結地方，發一聲特別的弱的神經不安的笑。

歐爾福華特鎮靜的說：『你來得很早，大夫。至少我覺得早。』他不知道時候。愛而茜亦

不知道；房子裏的鐘表沒有一隻走動，教堂鐘鈴聲音是聽慣的，不用心聽不會注意。

雷士德提高嗓子說：『我以為你或者想知道你夫人的情形。』亨利前一天抵死不肯進醫院，他沒有提。『醫院裏的人告訴我，她的病是纖維質增長，我早疑心是的。』

『在什麼地方。』

『子宮。』醫生斜睨愛而菀，彷彿說：『你不懂那字的意思。』她不懂。但是她亦還能猜到歐爾福華特夫人的病。『生活的改變，沒有小孩子。』醫生簡明接續說，點頭幾次。歐爾福華特不過瞪着一雙火燒小眼睛看他。今天早上要行一次手術，希望平安過去。應當平安。就別的方面講，是康健的人。是的。拿這個擱在你嘴裏好不好。』

他拿醫生試溫表放在歐爾福華特枯白縮皺的嘴唇中間，拿住病人的手腕，拉出錶來。他把錶放回去以後，說道：『似乎你留不住食物。翻上來同吃下去時候一樣。機械性的。你身體很結實。』他把試溫表拿出來，對亮光照看，洗一洗，還放在匣子裏。『我們曉得你夫人犯的是什麼病。但是我還不願意說你生什麼病。我不是專門家。』他說這話，有一種特別

的聲調，並不完全貶責專門家，但是叫他們佔應有的位置，看他們很有批評的意思，彷彿有俯就的意思。他拿人類病理學無限的領域全部，做他工作知識的場所，有這種態度是合宜的。『你應當常常受人觀察，稍爲叫人看守些時候，還要拿愛格司光來照。你在此地，雖然我深信愛而茜盡力，亦不能受到適當的看護。你在醫院裏還有一樣大便利。你可以曉得歐爾福華特夫人病情的變化。你不能希望他們每十分鐘送報告上來給你。亦不能打電報。醫院裏有別的事情做呢。』又微微一笑。『要是你現在願意來，我的意思是半點鐘左右願意來，我已經佈置好，叫你舒舒服服到那裏。一切都定當好了。』（他沒有說如何定當的。）我聽說你能够走動，昨天你自己還鋪牀。我同你說，愛而茜，你必須——』

歐爾福華特冷峭的止住他道：『我不到醫院去。在此地專用一個看護，我倒不介意。但是我不到醫院去。』

醫生舒適發笑。

『哦，但是你必須去！一個看護婦不會够。得用兩個。就用兩個，還是絕對沒有好處。比如

說，你在家裏不能用愛格司光照驗。我告訴你病到怎樣程度，亦沒有用。因為你同我一樣知道。

戰事已經接觸。醫生非但觸怒，而且聽見病人奇特的剛愎，受了刺戟；他已經決計弄他到醫院去。因為有這個決心，所以把他普通的工作秩序攪亂，全副精神，都注在歐爾福華特的病症上，從別的方面看，病人雖然性情近於鄙吝，可是彷彿不止有尋常健全的見識。現在表露不可解的變心，醫生不能自甘失敗。況且治病的方法，以進醫院為最便宜，便宜得多；那末此次變心，更覺得如同啞謎一樣。

在歐爾福華特這方面，他的神奇而完全無顧慮的提議，要自用一個看護婦，被人帶輕蔑的意思接受，使他的固執更加激動，更加有力。這些人關心於他的健康到可笑的程度。他們有他們的意思。他有他的意思。他已經提出一個極端寬大的調停方法。要費他一罐頭的錢，他們連討論都不討論。方法的新奇，完全沒有辨認。轉念一想，就全體講他所提議的沒有得他們贊成，還是可喜的。他就勢收回原議。本來他所以提議，是因為他覺得——一定是過

慮——他還沒有開始向痊愈的路上走。舉一個例，他自己承認前一天他對於他的事業還有興趣，今天他的事業看來似乎無足重輕。他曉得那不是好兆頭。但是換一種眼光看，明天一定會表現些進步。不消化，急性的不消化，沒有別的病，遇到耐餓的政策，總讓步的。至於醫院，自從他辦保險事業時候，他有一次去看一個困在寒熱病房的同事書記，以後他就厭惡醫院。一間又大又長的光屋子，一排排的牀，緊靠的愁苦，由開放的窗戶裏穿過來的風，外面車馬行人如雷聲音的起落，看護婦的半軍人姿態，事業的批發性質，隱密的缺少，不能自助的病人完全的制抑，規矩的沒有彈性，個性的摧毀，這種幻象已經在他意想上留下不可磨滅的印痕。這意思屬於一個抱極端個人主義的人，有一種自己過生活的熱情，沒有解說或證理的義務。他已經有幾百次回想到那時的幻象，從沒有向一個人提過。他無意因為他的病而死；他曉得不會因此而死，但是他勸自己相信，與其監禁在大醫院裏，什麼事都情願，死也情願。假使他被人硬在牀上扭下來，他就要踢打奮鬪直到最後。叫捉住他的人，在懷抱錯誤的熱心設法救他的時候，因為惟恐傷害他的生命，心上受打擊而難過。醫生臉上執拗的

神氣，他看得對，但是他從沒有遇到力量比他大的執拗。生病亦沒有減少執拗的力量，似乎正相反。他的執拗，本身就成了病。

他音態平靜說：『我想不願意到醫院裏去，先生。』一面背過臉去。話是平和，決心是不可勝。醫生走過去看看他的臉。兩個人的眼睛，帶着兇狠的仇敵意思相遇。醫生被人戰敗了。他安靜中帶怨苦說道：『很好。你不肯去就不去。此地我沒有別的事可做。我必須請你好意再找一個顧問。還有——』他用非難的眼光，釘住愛而菘，好像愛而菘該受責備的。——『還有請你記好，假使壞到最壞，我一定不給證明書。』

愛而菘躊躇的說：『證明書嗎，先生。』

他解說道：『是的，致死原因的證明書。將來總要經過一次審問。』語氣苛刻到不可和解而存心的地步。

但是歐爾福福華特祇笑，短俏乾燥譏諷的笑。太陽照進寂靜的臥室，射在翻亂的牀上及抱病而勝利的人身上，使得他們比較夜半所能辦到的，更爲可怕。醫生帶着自己知道有理

身體矮小的人的自負莊嚴神氣，慢慢從五斗體上拿起帽子來。

愛而茜訴告道：『但是我該怎麼辦呢。』

『我的好女子，我不知道我願意我知道我所曉得的就是我已經盡我的力量；我不能把喀勞肯威爾所有人家的私事，都擔在肩上。還有別的緊急病症要診治呢。』說完，一聲低笑，他的意志來不及制止。

歐爾福華特說：『愛而茜沒有問題，她永遠不會離開我的。她答應過我。』

醫生大模大樣走出臥室，愛而茜跟在後面。

第七章 瘧疾

愛而茜在臥室外面樓梯頂上說：『我揣想只好盡我的力量做去，先生。』她膽怯心喜貌善的一笑。

醫生看看她，覺得驚異。似乎她用一種魔道，但憑對待承受，已經戰勝最可怕境地裏的困難。她亦沒有辨論，亦沒有訴怨，亦沒有瑣屑陳說困難的大。她預備從不可能的一刻，到不可能的又一刻，繼續過活，繼續工作，沒有一點無謂的紛擾。吉士德在喀勞肯威爾的事業程途中，已經變成實用哲學精選樣本的鑒別專家。沒有人能領會愛而茜的態度比他更清楚的。說是還會叫他驚異，是對於愛而茜真正的稱贊。

『是的，差不多那樣。』他說，意態淡漠，用一個曾經在骨董店裏看見價格降低奇特無二一件珍寶的賞鑒家的狡猾神氣。『事情完了，早晨好，愛而茜。願你早晨好。』

他正在匆忙；有五十件急事，在他職業的良心上。除掉丟下愛而茜經歷她的苦難，還能

做什麼。他不能幫助她。而在這特別的工作上，她亦不要他幫助。到底她拿了二十鎊一年的工錢，還有連給帶偷的飯食，本來這就是她應做工作的一部分。當他下樓時候，她漸漸看見他的帽頂。愚蠢健壯的實用哲學家，爲一件最要緊的事，想叫他回來，開不出口，因爲歐爾福華特無望的情形，不知怎樣禁止她這樣做。

醫生剛走出她的眼界，到店裏去，她用奇怪的尖聲喊道：『先生！』

雷士德鋒快的問道：『現在還有什麼話？』只怕他鑒別的能力或者錯誤，而她要驚惶逃竄。

她跟着跑下來。他專注的目光，表示危險。他不願意有什麼無意識的舉動。

她面色羞紅，吶吶說道：『我揣想你不能費一分鐘功夫，看一看俵吧。』前一會工夫她已經閒靜預備在幾乎不耐看的情形之中，盡她的力量，現在却變了口吃的人。

『俵，什麼俵。』

『還是你以前的俵。他在這裏，先生在樓上。昨天晚上來的，先生。他病得利害。我亦在看』

護他，主人不知道。」

醫生被她感動得不能保持平常麻木的態度，『天帝在上，你說的什麼，我的女孩子。』她把事實告訴他，彷彿承認一椿不能希望解脫的死罪。

他說：『我實在沒有一分鐘空閒，』他隨即同她走上二層樓。

等他們到了二層樓，愛而茜已經恢復她自主的能力。

醫生只管有許多分隔冷峻的姿態，亦像幾乎全數的人有時同女人一樣不合理性。這一次犯了過失，對於愛而茜同保兩人，抱一種完全不能辯護的成見。他對於愛而茜有成見，因為他深信假使不是因為她同保的公案，保還在幫他做事。他對於保有成見，因為他在保的一連串許多繼任人身上，受了許多煩苦。目前他缺少一個保。他還怨愛而茜私自把一個病人寄頓在房子裏。那人而且是保，還要趁他被喀勞肯威爾人病痛弄得匆忙勞乏的時候，出於意料，要求他的注意。這些成見，要是換在旁人身上，尤其是他的夫人，他會按公道藐視；必須承認他不是他所自命類似神仙的人。幸而保的情形使得他眼前人人平等。

第二病人拼命呻吟道：『哦，了不得。我痛得利害，還口渴。』他從前爲了祇是由情感起原的不足的理由，把醫生同主人丟棄於困難的境地，忍心辜負他的好處。今天再看見，並不表現什麼情致，奇怪恐懼或羞愧都沒有。他已經獨守空房半點鐘，耐不住了。他從每一個看見的人，都要一點東西，貪得無厭的要世界所以存在，祇爲的救他的確，他躺在前任零雇女傭可憐臥室的可憐牀上，看樣子很不舒服，淒清寂寞，野蠻到抱有願望的程度。同歐爾福華特比較，病勢足夠一樣程度。在愛而菴看來，還以爲更壞。

醫生既然照例檢查，用隨便的聲口說：『是瘧疾。自然有熱度。幾天以後，就可以有起色。』他先在法國得過這病，沒有可疑，但是他從沒有告訴我，當他們從東方運軍隊回法國，瘧症一同光降。法國北方全部，滿佈蚊子，傳染這病。我叫人送一點金雞納霜來。你必須用流質供給，牛奶，大麥湯，牛肉茶，牛奶及蘇達水。水要喝熱的，不要冷的。每天你還得替他用海綿揩洗。』

愛而菴專心聽這一篇勸告同教訓的混合話，不相信他的病情不比醫生神態所表明

的更加利害。有一種並非無根的確信，深種在她心上；說醫生對於有病的窮人，比到對於有病的富人，更爲簡短。於是她又感到這一個醫生苛酷的冷淡。舊日僕人他連招呼都沒有招呼，看他不過同看窗扇裏無論那一個數目一樣。

醫生又說：『你在樓下沒有許多事做。實在說，幾乎沒有事做。』醫生說這話，似乎把兩個病人交給沒有幫助的一個女子，同時做管家店掌家奴，看不出有什麼過分之處。

醫生淡淡的說：『要是你心上想，自然可以送他到醫院去。我敢說他們會收容他。』實在他並不急於一定要球搬動，以爲他爲了雷西曼臺階的住戶煩勞醫院的當局，已經够了。把球送到醫院去，就可以把愛而黃不得允許讓球進房子所擔承下來的可怕責任卸去。但是她不願意把他交出，她恨同他分手，而她私心裏在講到那一點的時候，亦有歐爾福華特反對醫院的意思。她怕在醫院裏人家亦許不理會球，亦許做一條規矩的犧牲品。她對於旁人的看護沒有信任，只相信自己。她深信假使她能看守他，或者能救他的命。

她微笑着說：『我以爲能够照料他的病體，先生。』但是她的笑是留餘地的笑，笑裏頭

有句話：『對於這件事，我有我的意思；我聽見的話，不完全團團吞下。』

雷士德開始戴上手套，在女僕房間裏，他沒有脫帽，大衣更不用說。她護送他下樓，走到店門口，他忽然說道：『假如他真另外要一個醫生，有亞丹摩士先生，在密特而頓方場那一邊。』他面容放鬆。這句話是對愛而蕾的悔過話，是由她對於命運的高興而不退縮的態度引起來的。

『你意思是爲主人嗎，先生。』

『是的，他亦許能做一點什麼，治他的病。天下事不能預料的。』

愛而蕾急切回答道：『我確信我很感激，先生。』他和藹的性情，又露頭角，衝出來迎接醫生感情的火星。他點一點頭，沒有說還來看望，不看望，她不敢提出。隨即關上門，把自己同兩個男子鎖在裏面。

第八章 最高點

歐爾福華特睡過他意中以爲很長一覺之後，醒過來，覺得好了許多。他痛苦比較少。有時一點沒有。他還以爲心境亦奇怪的清爽活潑。關於種種事物，他都有意思。大半病人，常把遠景弄歪了，那是他曉得的；但是他自己的遠景，永遠是絕對準確的。他暫時從牀上起來，發覺可以站立，沒有困難，又是一個證據，證明一班人吃東西太多，多到極處。醫生說到他的話，完全錯的。他把平常期間長久的不消化病。看做神秘不可測的事。目前的症候，正在過去。病人一竟相信會過去的。若是到醫院去，他們才要把病弄成一團糟呢。或者他被人家毀蔑，說他是詐病的騙子，趕他出來，這是更可以有的事。他把牀舖稍爲整理一下，然後帶一點急切的样子，重新滑進去，開始籌畫方法改組他的生命換一個新樣子。

天色漸暗，亦許四點鐘了。愛而茜呢。這女孩到那裏去了。她應當快要來了。是不是她有點爬高呢。以爲她是這地方的總管，可以任意行動，一定無疑。一個精選的人，可以信托，忠心

事主……但是有許多事，她們都是一樣給她們一寸，她們要你三尺半。他必須查問她。且慢，上次他醒的時候，看到什麼，或者以爲他看到什麼。哦，不錯，那就是了他的鑰匙，五斗櫃上沒有找到。他在黑暗裏探視。還在那裏，沒有失掉啊。或許起先被別的東西蓋住了。當他睡着的時候，屋子已經整理過。他並不在意，但是他揣想這種手續，是免不了的。不問怎樣，可以表明她沒有完全躲懶。自然女孩子不按適當的時候上牀，但是她有足夠機會可以睡覺。店門緊關，她實際上沒有什麼事做……

『纖維質增長。』纖維質，自然就是線狀。他幾乎不懂增長的東西怎樣能够像線；但是這是一個名字，一種界說，所以叫人安心。就到頂壞的程度總比癌腫性的好得多。與癌腫完全不同。但是他爲花愛蘭很關心而恐怕。假如她死了，——不是說這是想得到的，——但是假如她死了，何等一個空洞。叫人心泛。他不能細想這一件意外的事。可是同時在他心上有一個躲閃的念頭；就是處於蘇夫的境地，脫離了遷就他人的拘束，自己的思想意向計畫，可以不必稍爲表白。何等自由。舊日的自由。他就要投身進去，彷彿投入精緻暖和的浴盆。感

官上覺得娛樂。他就要比較以前不論什麼時候，更加隱密，更加自私，更加細心，更加習慣固定一個大的實用哲學家，是不問什麼結果，他都可以找到補償。但是在他忙碌而不可測量的心坎更深處，他自己祇敢瞥視的深處，覺得驚恐。

愛而黃走進來，看見一個凶相的病人同臨死的病人一樣白。爲饑餓而萎縮，小眼睛閃亮，有疑心。

『噯，你到底來了。小姐。』他願意沒有稱她『小姐。』這是渺小的借責備來取笑，但是太親密。再給一寸，再要三尺五。

她喊叫道：『怎麼啦。你又自己鋪牀。』

但是她叫得如此中聽，如此慈善，他不能見怪。不過她亦許是俯就他吧。不管怎樣，他喜歡她在臥室裏。她的年輕，她的可靠，她的美麗，（他以爲她每天更美，如此深暗眼睛，如此深暗頭髮，如此的嘴唇曲線，）還有她的物質上的力量同身體的健康。就是健康一樣，他覺得神異。哦！她是天賜的。……她沒有說起花愛蘭，不用問，要是她有消息，一定已經告訴他。他躊

踏不敢遽然提到花愛蘭。可以等她開頭。

她說：『我跑去替你弄一點吃的。』

他止住她道：『來。不那樣快。不那樣快。』

他正要發一命令，又第二次看見她的帷裙上有好幾處水跡。

他鋒快的問：『爲什麼你的帷裙通通沾濕。』

她遲疑說：『沾濕嗎？』她垂下眼睛看她的帷裙。『不錯，濕了。我已經做了些事情。』（

她似乎把『先生』兩個字完全丟掉了。）

實情是她方纔替傢用海絨洗濯。

歐爾福華特起了疑心。疑心她濫用熱水。

他用探問的口氣說道：『爲什麼你總望樓上跑。』

『望樓上跑嗎，先生。』

（哈！『先生，』他正要恢復他管束她的力量。）

她臉泛鮮紅。她有要隱瞞的事。成羣結隊的疑惑，聚集到他心上來。

『你要知道，先生，我得上廚房去。』

他冷淡的說：『我不怎麼常聽見你在廚房裏哪。』

這話不錯。所有廚房裏的脚步聲音，正在臥室上面都聽得見。他疑心她從自己臥室窗洞裏同隔壁人家或隔一家院子裏新朋友談話，把家裏的秘密洩漏出去。但是他沒有明說；他目前暫時把疑惑留在心上。是的，他們都是一樣。

他說：『愛而齒，你還沒有問我呢，我好得多了。』

她歡顏悅色答道：『哦！我看得出你好多，先生。』

但是究竟她還是真以為他好多，還是祇順他意思，他不能說。

『是的。我正預備起牀。』

她發洩道：『今天總不起牀吧，先生。』

他安詳的說：『不。明天早晨。我還想穿上一套新衣服。一件新襯衫。亦差不多是時候了。』

我不願意有襤縷的樣子。你就拿來給我看看。」

愛而茜聽見這意思，顯然驚奇。他自己亦不知道爲什麼有這動議。但是不管怎樣，意思不壞。他空想穿上新衣服，亦許覺得好一點。他指着放衣服的抽屜給她看看，只得把他多年前極便宜買來小心保存而從沒有勸自己不恤奢侈穿上身的衣服，一套一套陳列在牀上。於是新貨蓋滿牀舖。他想總有時候要穿這些衣服，何妨登時就穿起來。要是糟塌了就算不經濟，因爲不問穿不穿，他死後賣出去，還賣不到原來的買價。他必須有一點見識：必須把他遠景的次序整理好。病人方面決心拿一套新衣出來穿，他認爲真是曾經斟酌的智慧所做的大事業。

愛而茜十分小心，把所有守貞未嫁的衣服，都還到抽屜裏去；留下一套衣服，一件襯衫，爲便利起見，另自放在歐爾福華特夫人的衣櫃裏。衣服套套都是一樣，襯衫件件都是一樣，隨便挑那一套那一件，沒有關係。但是這層道理，沒有阻當他挑挑的時候還躊躇不決。

愛而茜看見這一幕戲，似乎驚慌，他不懂什麼緣故。

他說：既然是新衣服，穿在身上，當然要比已經縮皺的舊衣服寬鬆些；我不完全同以前一樣胖吧，是一樣嗎？」

愛而蕾憑着一種神經虛弱的動作，從衣櫥轉身向他，又快轉回去。漸呈黯淡的光亮，有一秒鐘工夫，在她腮邊流下的淚點上閃爍。這一滴眼淚，叫歐爾福華特覺得煩惱；他怨恨淚點一點，不受感動。一個從來沒有長胖（亦不瘦小）現在剩了一根竿子一個骨架的人說：『不完全一樣胖，』這話裏面所含特別動人矜憐的意味，他沒有覺到以爲她哭，祇爲他丟失了肌肉，似乎一班人不老在添減肌肉實在講，愛而蕾亦沒有覺得這詞語有動人矜憐的意味。她的眼淚，與歐爾福華特的消損將盡，沒有關係。亦不是從他挑檢新衣的奇想裏所含更淒惻的意味上來的。愛而蕾把挑定的衣服放在歐爾福華特夫人衣櫥裏去的時候，眼光射到結婚那一夜她縛在她丈夫目前獨自倒臥的牀榻上的緞鞋。她想起丈夫一個人躺着，病得要命，還拚命拿定主意不病；婦人遠在醫院，沒有人可倚賴。她眼看那隻破舊的鞋簡直不能受。這隻鞋有一位不知名的女郎曾經在閃光的高傲中穿過一次。那隻鞋子高彎的

脚根，毫無生氣的架在常存不滅的衣櫃中間。桃花心木盤上面，含著着宇宙間所有的啞謎。愛而茜從沒有聽見過宇宙的啞謎。但是在她一生，有好些時候，這啞謎是在她眼前的。

歐爾福華特驟然說道：『施行手術還是今天早上，還是下午。』他明知已經定好早晨，但是他必須對愛而茜表明他似乎缺少查問心的理由。

『今天早上，先生。』

照此說來，我們應當就可以得到一點消息。』

『先生，說到這一層，正是我所疑慮的。除非事情急迫，我幾乎想不到他們會叫人上來送信，所以我揣想手術已經奏效。』一會兒靜默。『但是先生，我們應當打聽確實。我剛纔想我可以跑出去找一個人去探問究竟；我所指的是一個會去探問完全告訴我們的人，不是小孩子。我敢說一兩個先令——』

有愛而茜的經驗，就不應該提到錢。但是她似乎心緒有點錯亂。病人立刻反應。他以為顯然愛而茜在方場或在近處有許多老朋友，她要借着主人厄運的介紹，給他們好處。他們

總一心要替他們衣袋裡裹子，那些人總要。他不預備讓他們那樣容易檢到先令同弗羅令。他的店不得已關門；他的事業逐漸衰落；他的顧主就要把照應他的買賣移到別的店裏去；一個辨士都沒有進來；共產主義風行一時；政治及商業的前途極端的嚇人；無論什麼地方沒有希望。他看自己當做一個問人討麵包的老人，而這個女孩子，還要爲一個完全非必要的目的欣然提議在雷西曼臺階散放先令。她全沒有想。她們從不想的。他們總是急於想花旁人的錢，不想花自己的。噫不。惟有他保持真正的遠景，他就照這真正遠景做事。他同無論什麼人一樣；急於要曉得剖解的結果及花愛蘭的情形；他看不出何以一定要打發許多專差去搜集新聞。早一點鐘遲一點鐘，有什麼分別。他自然會曉得够早的，假使是壞消息，還嫌太早；假使是好消息，就誤一點時候，祇叫快樂增加。況且你們總會想到就是最窮最貪的人，在最緊急的關頭，替病人同臥牀不能起的人做一點職務，亦不會盼望錢。

他態度平靜堅定，說道：『我看不到有什麼理由要那樣做。讓我想——』

『要不要我自己跑一趟。用不了多少工夫。』

在這樣緊急時候，尊重他驚人的怪想，她預備冒險把兩個病人單單留在房子裏。假定傢起來發暴性。假定歐爾福華特在力弱時候開始巡查房舍。他已經疑心有什麼事；而且她曉得他是有生以來最愛查問的人。她發抖，可是她還預備去一路跑到醫院，一路跑回來。

他斷然禁止道：『噫不行。那絕對不行。』他怕丟失了她。他病重到如此地步，（現在又病重了）倒說要把他一個人丟下。這是想不得的。『你聽着，走過去到俾爾盧士店裏。』（俾爾盧士——就是買花愛蘭糖食店業的人。）『我聽說他現在有電話。請他替我們打一電話到醫院去，那末我們馬上就可以知道。』

愛而蕾反駁道：『我們與他們沒有什麼往來，』說話不敢自信。真情是歐爾福華特一家幾乎沒有到俾爾盧士店裏買過東西。俾爾盧士的店，在新主人手裏，不十分像花愛蘭『那種店。』

歐爾福華特在他對愛而蕾話裏所含的暗示提出抗議時候幾乎坐起來。什麼。俾爾盧士會說：『不能，你與我不做往來，所以我不借着打電話到醫院去問歐爾福華特夫人的生

死來討你的好』嗎。怪意思。

他認真責備她道：『不要糊塗，照我的話做，立刻跑過去。』

你要不要我趁便打電話替你再找一個醫生。有一位亞丹摩士大夫，亦在密特而頓方場。他們一定說他很好。』

歐爾福華特帶着冰冷的沉靜說：『等我要另外找醫生，我會告訴你。醫生嫌多，多到很過分。雷士德替我做了什麼事，我到要問一問。』

愛而茜鋒快的說：『那是你不肯讓他做。』

他沒有聽見過她說話好。心再比這一次少些。自然他有權利罵她，平她的傲氣，亦許還是他的本分。但是沒有自信的心。奇怪，但是他現在方法用盡，到底怕愛而茜。她好像一隻和婉馴謹的動物，露齒咆哮，叫人奇怪。

他咕嚕道：『讓門開着。』

常愛而茜下樓走到店裏，有命令式的劈拍響聲，然後店門上一個黑印。嚇得她害怕。自

然以爲亦許是醫院專差或發電報來通知壞消息。但是波荊夫人的兒子裘勒在門口。他穿着制服，最特別之處，是頂尖上有銅字母的帽子，上面釘着姓名第一字母的皮帷裙。在金絲格羅士路上有一輛極大運貨汽車，停在那裏等候童子機器跳動，等得不耐煩。

裘勒說：「愛而茜，你的雨傘在這兒，」有得意的神氣。我想你亦許要用。

他沒有問起兩個病人。他的興味祇在那一件奇想的事實上，就是他由公司廣大的方法，拿雨傘還給他的皇后，整天帶着，兜長圈子，走過種種的街道，終究勸動了那要人汽車夫，爲公司以外的事情，停在雷西曼臺階。愛而茜從他的齷齪小手裏接過雨傘來。但是他的手不比他擠眼露牙的臉髒些，接着幾乎在她能道謝以前，他就跑走。

她叫他回來，「裘勒，」他冒車夫發怒的危險回來。今天晚上事情完了以後，到這兒來，你肯不肯輕輕打門。我亦許用得着你。」

「可以，愛而茜。」他走了。大車走了。

愛而茜拿着雨傘重新上樓，並非因爲雨傘放在店裏不穩當，但是因爲她覺得在她離

店以前必須再看一看。這是未經斟酌的動作。她已經忘記歐爾福華特臥室的門開在那裏。

她在樓梯頂走過房門，他叫道：『愛而甚，那是誰。』

她疲倦激怒的腦筋運動非常的快。她決定不能對他就雨傘及裘勒長篇解釋。爲什麼她應當解釋。『他』本來已經起了疑心。

她回答道：『送信的，』一點沒有躊躇，講談話流利輕淡同生來就始終說談的人一樣，再望樓上走。她不知怎樣，正在泛泛的間接的保護她的秘密。

在她屋子裏，她再把雨傘放在牀底下的紙裏，一面注目看。她病很重。她已經給他兩服金雞納霜，（這藥雷士德醫生在他走後一個半鐘頭以內叫入直接從藥店裏送來，叫愛而甚回想以前對他所下不慈善的判斷而覺得慙愧，）在病人身上，沒有立刻發生顯明的效果，她心上覺得紛擾。

她已經把一隻手臂伸到牀頭鐵作裏去，正在把牆角裏要剝落的糊牆紙撕下來。她捉

住他的熱手，一聲不響，引着手穿回鐵作，放在牀上。

她縴着眉頭試問道：『我要不要再給你一服藥。』

他點頭。他知道瘧疾，他知道金雞納霜；既有他專家的同意，她又給他一服。兩個人都相信假使五^註藥於你有百分之十的好處，十^註一定於你有百分之二十的好處，按比例推下去，都可以照此計算。

她說：『我一兩分鐘以內還進來，我祇要走過臺階去當一件差事。』又與他接吻。兩個人亦相信她的接吻於他有好處；而這一種信心，比那一種根據更實在。她沒有對他提起歐爾福華特夫人經歷手術。他只聽到因為歐爾福華特夫人在醫院裏愛而茜做了女主人；至於整套故事，亦許加重他心境的憂苦。

『愛而茜。』這是她下來時候走過樓梯頂歐爾福華特叫她。

她祇把她的一副彷彿逞勇的臉送到屋子裏去。

『爲什麼你老是上樓去。』

是的。他疑心。她憑急智爽快回答道：『我剛上樓去拿店門上的鑰匙，先生。我把鑰匙丟在我臥室裏。我不能走出去，讓店門架在活梢上啊，我能嗎？』

『好罷。所有信件都拿來給我。』

『噫，很好很好。』她又同他對壘了。

這一次她把房門關上，不管他不答應。然後她再上樓去，把自己的房門在外面鎖好，帶着鑰匙走。無論如何，假使他出人意料，臨時動念，趁她不在家的時候各處巡查，總不讓他窺探她的屋子。他沒有權利這樣做。她還絕對抱定決心保護傑郎，留為已有停一會，她又跳進歐爾福華特臥室裏去，隨便把所有的信丟在牀上，真正按格式的一陣信封包件的大雨。

『哪，拿去罷！』她用生硬仇敵的聲口喊，彷彿在說：『你要信件。信件已經到你手裏，我洗手不管。』

歐爾福華特看出他必須小心行動。她是一個變相的愛而語，一個叫人驚異到不高興程度的愛而語。他不甚明白他對於她的立腳點在那裏。

當她從店裏出來走進臺階時候，一位少婦帶着一隻小狗，忽然停步，用柔和畏懼憐憫的聲音對她說：『歐爾福華特先生今晚怎樣？』

愛而雷神情活潑的回答道：『夫人，謝謝你，他自己似乎以為稍好一點。她聽來客聲音關切，自己覺得身分擡高，對她主人的感情馬上比方纔和善，實在為她近來待他苛刻，還有點慚愧。』

夜色已經籠罩地面，她不很看得清楚，但是一轉眼她已經把婦人及狗都認清楚。真是華貴女子。一種獺皮褂子。手套。與前夜的野蠻東西完全不同。狗亦不同。狗在世界上經驗還缺少，容易忘記假使重視安靜的生活，狗應該做的事，是老看着自己的保護人。但是對於保護人還是滿心好意，表面上似乎亦不怕她。愛而雷更懊悔。

『哦！我高興得很……歐爾福華特夫人呢？』

『噫！夫人！我們沒有聽見。正在盼望消息。』

『我誠心希望件事都好。手術——內部的病，不是嗎？』

『是的，夫人。』

『是的。我聽見這樣說。好，謝謝你。願你晚上安好。』司吃潑。』

司吃潑是擾人清夢的東西，一面答應，一面跳兩個轉彎不見了。

愛而頓覺得奇怪，怎麼個個人都知道，怎麼個個人都那樣關切。她受了感動。婦人給她一種幻想，以為全喀勞肯威爾鎮，為她主人主母的幸福，都滿心焦慮，叫她的責任心加重。假使全喀勞肯威爾知道她把少年情郎藏在臥室裏，怎麼辦。她週身火熱。所處境地的複雜，又叫她吃驚。

俾爾盧士店舖裏又在唱濫費電流的皇派老戲。店剛纔放亮，有衆人常到地方的神氣；憑着似乎逐月增加的光芒，叫臺階全區溫暖有生氣。歐爾福華特，或者恪守舊日喀勞肯威爾遺傳慣例的無論什麼人，都不能了解不能贊成的，就是樓房幾層，老點着燈可是這神奧問題的解答，是簡單的所根據的事實，地方上人大半都熟悉。這事實就是俾爾盧士已經開做批發生意。愛而頓走進店去，很膽小，因是她認她的使命為樞要。在她種種憂慮之中，她不

敢自信的程度足夠叫她覺得有點慚愧。

店裏暖和得有趣；這放出來的暖氣是一種可以制服有些人的招呼；還有精美濃郁的乾酪及人情氣味。內部是滿的。你在裏面幾乎不能動彈。存貨富足，性質亦已經改變。廣告上登的某牌某牌通用的食物，比較在以前各店主制度之下，不顯露得多，而增加不少個性。旅客及收集廣告所標榜的食物牌號的人到店裏來，神氣與往日不同；他們必須把自己嚴厲兇橫的神態，丟在門口。兩個碩大微笑的年輕而成熟的女子站在櫃台後面。她們圓滿到榮耀程度的前胸，遮着一件惟有禮拜三禮拜六白今晚一定不白的東西。招呼顧客的人，像店一樣既不整齊，亦不乾淨。但是她們興致好，真心，手足靈敏，還有權力，因為一位是俾爾盧士先生的令妹，一位是俾爾盧士夫人的令妹；不過看起來她們就像姊妹兩人；都有金毛的頭髮嫣紅的顏色，及同一有經驗能了解快樂的神情，以及肥而油的手。

有四個顧客在店裏，自然都是女子，六個女子，似乎湊在一處閒談。內部是一個興旺店舖的內部，但是還表現主人曉得怎樣把身分及格式，自由聯合起來的賣酒客堂的比較優

良的性質。俾爾盧士小姐最近門。愛而茜進來，她譔然一笑，彷彿在說：『你是我們中間一個人，我們是你的。』

等到兩位出門的顧客從愛而茜及一堆乾酪中間擠過去，輪到她受人伺候，愛而茜忽然發覺她不能馬上執行歐爾福華特的命令。她有一種感覺，店鋪子不是單爲替代非顧客打義務電話而設的，所以簡直不能把請求的事連續的說出來。事情的極端嚴重，亦沒有能引動她的勇氣。她要回兩乾酪，立刻就被請求把她心愛乳酪的名字說一說。含蓄的意思。就是說不問她喜歡那一種，店裏憑最優待條件，總能叫她滿意，總叫她滿意。

愛而茜並不要乾酪；她什麼也不要。歐爾福華特在隱身醫院以前，已經大量替主人買了許多病人食物，固執的主人，大半拒絕，却可以够保幾天用。此外俾爾盧士店裏所賣的食物，愛而茜手裏有的，亦都够幾天的供給。

她說『柴達，』反應人家所發的問題，完全機械式；然後當前又起一個問題。她沒有錢，一個辨士都沒有。她就必須說：『我得跑回去拿點錢，』說完，就得回家想法子用手段把歐

爾福華特先生的鑰匙從五斗櫃上再弄到手，再劫保險櫃。他本來已經起了疑心。她怎麼能做這件事。她不能做。但是她不得不做。她看見乾酪稱好滑到一張紙裏去。試驗的時刻到了。

然後店的後門開開來，門窗舊時特別而熟習的聲音她辨認得出，第三個龐大白衣金髮快活年輕女子在門道裏現身。這是俾爾盧士夫人本人，你立刻看到她的權力比較她的妹子同她的姑娘更大，非但看到還覺得。俾爾盧士夫人是一個管理的人。一看見愛而諾，她巨大的臉就軟化在很溫和的憐憫的笑容裏。這一笑祇送憐憫，所有喜悅，都屏斥在外面。她舉起一個胖指頭，一句話不說，把愛而諾招到後屋裏去，關上門。古舊的廚房食堂，大非從前的樣子。比較愛而諾離開的時候不乾淨些，但是光耀晶瑩。又是許多乾酪。在靠爐臺那一角裏，就是電話。穿過窗子，愛而諾看見一個靠老瘦小的人在院子裏走動。有一盞燈靠近新造的小屋。再是許多乾酪，似乎所有的乾酪同歐爾福華特的書一樣多。年紀靠老的人，就是俾爾盧士三個女子的保護人。最初動議做這奇怪的乾酪批發買賣，不問他店場不合式，及其他困難，他已經做得發達。個性及創始力已經成功。外人你問我我問你，俾爾盧士一

家人怎樣設法建立這樣奇異的成績，但是他們祇要看看俾爾盧士一家人的神態動作就可以得到這問題的解答。

俾爾盧士夫人以前幾乎沒有同愛而菡說過話，今天一見就問道：『你光景怎樣，我親愛的人。』

愛而菡先講些細節，就說：『主人要我來問一問，請你打一電話到醫院去，不知道你介意不介意，夫人。』

『自然願意。最高興打的。』

俾爾盧士夫人把破爛的電話號簿搶到手，磨勵她沾油的大姆指，豁豁豁快翻書篇子。『那些神聖到那兒去啦，哦！聖波萊。』『聖。』『聖鮑沙祿拿足球板球場。』我料想那是爲醫士學生設的。『聖鮑沙祿拿醫院。』這就是的。在這裏城市五百十號。噯呀！不用電話傳病人消息。』唉！唉！她望着愛而菡繼續說：『不要緊，我想有法子跳過這種難關，』說時神氣活潑。

她要了號頭，同醫院接待室接上線。

『我要你們足夠和氣替歐爾福華特夫人的丈夫送一個信給她。她在你們醫院裏受手術……哦，可是你必須送信。他病很重。不過他現在好一點，要讓歐爾福華特夫人曉得，於她有多少好處……哦，費心！不錯，我知道，但是他們不能打發人下來。哦，事情緊急的時候，你不算章程的賬。亦許是生死問題。不過你可以打電話到病房去的啊。電話簿上你有一顆星，所以你一定有專話。哦，費心！叫我們感激你的好處。是的，歐爾福華特，花愛蘭。順便請你問一問她怎麼樣。你真好。』

她估住電線靜等，坐在一張椅子裏休息。對愛而說：『在那些醫院裏，他們很殷勤，祇要你摸到他們的脾氣。我揣度你手裏的事儘够你做的。』

『講到這一層，沒有多少看護，店又關在那裏。』

『哇，不錯，店關在那裏，臺階的神氣真古怪。不曉得怎樣叫臺階看來像是在禮拜日。我揣想醫生今天來過了，對不對。』

愛而菡說：『是的，今天早上。』她停住，不願意把歐爾福華特瘋狂的固執洩露出去。

『是。我在這裏。我聽着呢。哦！愛呀！她是——哦！因為什麼營養不足。……他已經掛了線。』

俾爾盧士夫人掛上耳機，鼻子裏吸氣。『愛！愛而菡。你可憐的主母，在手術下死了。她大約半點鐘以前死的。照他們說，她可以度過去的，但是她沒有力量回復。因為營養不足。唉，我很心傷啊。』俾爾盧士夫人細聲哭泣。

愛而菡瞪眼看她，不哭。

『我應當告訴他嗎，夫人？』

『當然你必須告訴他。隱瞞這些事情，沒有意義的。尤其是他好一點。他終須知道。要是不告訴他，不馬上告訴他，他就要很生氣，亦應該生氣。』

『我去告訴他。』

『你要我同你一塊去嗎。』

『你待人很好，夫人，』愛而蕾說，在災禍臨頭時，還是狡猾。『我能對付他，很特別，但是我知道怎樣對付他。無論如何，不到明天，亦沒有事可做。』

她還有一個危險得多的秘密要守，她的秘密。所以她不敢讓人進房子。自然她不久總要容納外人。但是不在今晚。不在今晚。她必須把壞事攔下去。

俾爾盧士夫人提起偉大的身體來吻愛而蕾。愛而蕾哭。一句話不再說，她轉身開門，穿過店舖，心神專注，伺候的人及四兩乾酪，都完全不理會。

她自己說：『明天我把黛耶一段歷史整個的告訴她。』（俾爾盧士夫人）『她會明白的。』單單想到俾爾盧士夫人，就有了保護。『但是主母不會死，不過在昨天早上——』她把消息傳給亨利歐爾福華特，亨利驚慌低語，祇有氣息。『丟下我一個人吧，你走。』她遵從他的意思。

註一 弗羅令 英幣值兩先令

註二 嘔 英國最小重量

註三
柴達
一種乾酪的名稱

第九章 唇吻相接

那天晚上愛而茜坐在會客室裏，（她自己還叫飯廳做會客室，）靠着自己負責任所攏的火。一種舉動，一種境地，幾天以前，兩天以前，她所想不到。但是球衣晾在廚房裏不肯乾；煤氣圈在潮濕天氣，不能把衣服上的水吸出來。現在已經收乾，有幾件已經疊好放在一張椅子上；她在他生日送給他以後他明明一竟穿在身上的釣帶，放在衣服上。在愛而茜看來，這一副沾污擦破的釣帶，有一種奇幻而有關生命的性質。似乎從他身上分到一點個性，似乎是他分出來的一部分，衣服不如得多；她正在沒有生氣的舊褲子上縫一顆紐子，紐子頂針針線，都從邊橫左手抽屜裏歐爾福華特夫人的紙板針線匣裏拿來的。她用已死上等女子的工具做工。有時使她恐怕，使她煩惱；有時她想必不可免的事，到底必不可免。不問怎樣，衣服總得想法子整理；她又不能因為找她自己的工具上樓去煩擾傢——工具裏一定沒有褲紐。她設法聽其自然，不望前看。比如替歐爾福華特夫人佈置合宜殯葬那一個似

乎不能解決的問題，她不細想。她不過一個僕人，怎麼能催促那件事進行呢？她不敢離開她的病人，又不曉得殯葬的佈置。連殯禮都沒有參與過。歐爾福華特家能有那些親屬。她亦茫然不知。

她執拗的說：『明天明天。到明天再說——那些事。』

但是她沒有能把一切事情都推開。歐爾福華特夫人（完全的女子，捨身殉道的人）死，她悲傷中間，有涉及她將來自私的想念，時時縈繞她的心，不肯讓她打發開去。保郎不知還會穿她現在修補的衣服不會。他已經吃了一點牛肉汁（歐爾福華特先生亦吃）但是她不能勸信自己說他的病真退一點。想到他死後許多可以連帶發生的事，她恐怖異常。一個死人秘密躺在她牀上。是怎樣慘苦困難的境地。她重復決定明天早上把球的秘密私下告訴俾爾盧士夫人並不是僅僅死亡的不便，叫她深感煩惱不是這些不便，實在算不了什麼。或者還是這樣說，假使他死，這些不便，比到死亡本身，就完全無足輕重。既然把球找到，難道再要丟掉他嗎？她不能同這樣的前途對面……

還有歐爾福華特先生。她正在開始相信主人的確好一點。他已經吃了牛肉汁。已經拆了一兩封信。歐爾福華特夫人身故的消息傳來，他所受的震動，非但沒有叫他散成碎片，還在心理方面增加他的力量，就算體力不增加，他亦許復原。他是令人驚異的人。自然她亦要他復原。她能願意什麼人死嗎？她不能那樣忍心，那樣醜惡。不過，不過，要是他死，她就永遠做他的奴隸；沒有脫逃希望的囚人。一個奴隸，或者謀死以後，被憂傷挫損了精力，或者永遠活在，因為曾經答應過歐爾福華特先生，她不能叫他歸於自己，永遠籌思，弄到淒涼孤獨，害到生命。她看不到有希望。她解釋對主人的誓約沒有留餘地。她看不到境地隨着情形改變，是一定的，就算慢些。

她力竭到極處，大打呵欠。

那時她聽見樓下微弱小心的打門聲音。渾身發抖的下樓，裘勒在店門口。在愁苦煩擾中間，她忘記她曾經吩咐他來聽命令。現在他來了，暫時有人談話，她覺得喜歡，就帶他到辦公室裏去。她看見同她對面書桌那一邊一個年輕童子，最奇怪最感人的把最好衣服穿上，

預備重要的時會。臉亦洗過，還抽紙煙。

面部瘦削的裘勒，看見他前面一個飽滿華美的年輕女子。在他看來不很年輕，因為他意中的年輕範圍彷彿狹窄，但是比他母親年輕多，雖然比到方場中他所心愛的歲數不與他意中年輕相配的耐爾，又老得多。愛而茜比他自己稍為高一點。他以為她有他所曾經見過的最可愛和最和氣的臉。當她因為疑慮或焦急繃眉的時候，他愛她的頭額；就他的眼光看，就是她的帷裙，亦與其餘女子的帷裙不同。他知識早開，愛情方面同其他方面一樣，但是他不愛愛而茜，亦沒有愛她的感念。她比他身分高，不是他達得到的；他去，懷着怕她的心；他喜歡覺得她是他的專制君主；她是所有老少婦女中間最奇幻最神奧最美麗的。愛而茜很明白他對她的態度。

她說：『我以為亦許要你替我到醫院去跑一趟，裘勒我的孩子。但是現在我不要你去。』

歐爾福華特夫人今天下午已經過去。』

裘勒說：『方場上已經傳遍了，』他疏忽的吐痰到火爐裏去，把帽子再往後推。

愛而箇明白他不懂死的意思。

她說：『是，我亦這樣揣想。』她沒有再說什麼，因為對着像裘勒那樣心地簡單的少年講死，是無用的。

她說：『你那樣替我送雨傘來很客氣。』

『哦。』他說，假做輕蔑自己的口氣。『那樣趁便帶來，在我是最容易的。』

以前他兩腳分開站立；到了這裏，他公然坐下好像熟習的人，兩肘支在書桌上，手捧牙齦，紙煙在他流動的嘴唇裏，鬆鬆掛着。他們不作聲；裘勒又得意又快樂，沒有什麼特別的話講到歐爾福華特夫人的死。愛而箇要說的話太多，她不能說。

他問道：『那末你沒有什麼事要我做。』

『沒有，我沒有。』

『嗚！』他覺得失望。

『但是我明天許有。你明天兩點鐘走，是不是。』

『對。』

『那就很好。』她站起來。

在梯梯雷西曼家私用辦事室裏一個人同愛而蕾暫時休憩，使得裘勒身分非常擡高。他覺得自己更是成年的人，比到在方場裏同脆弱的處女吃一萬枝烟捲罰許多咒鬪許多口能够使得他覺得。他從椅子上跳起來。

他大膽冒昧說：『愛而蕾親我一親。』自己覺得孟浪，不免害怕。

愛而蕾警告道：『裘勒波剎，你自己不覺得慙愧嗎。歐爾福華特夫人死。那兩個病重在樓上。』

『那兩個呵。』裘勒問，與其說他喜歡追問，還是說他想掩蓋他心神的擾亂。

『我意思是指歐爾福華特先生，』愛而蕾說。不小心失言，並不慙愧。對於裘勒，她有一種顯赫的戲角要做，沒有意外的阻礙，能够毀掉她的演藝。

裘勒馬上猜到她已經把傢藏在房子裏，但是不走漏一絲氣，他還設法做愚笨不懂的

樣子，在他不是容易的。

她認真再說一遍：『你自己不覺得慚愧嗎？』

他向門口走去。愛而西的眼光跟他走。她憐惜他。她要好好待一個人。她不能幫助歐爾福華特先生。她能爲他做的事亦很少。歐爾福華特夫人已死，而她又很容易叫裘勒喜歡。

她說：『這兒。』

他掉轉身來。她吻他一次。雖然安靜，但是完滿。在她這一吻裏，沒有留存什麼。裘勒意外欣喜，受驚，不能回吻她。他神經力量喪失，走出去的時候，沈迷在自己感覺中間，連和美的恩人，都沒有謝一謝。在方場上，他對於伺候的耐爾神態舉止的簡短，可以叫人喪氣。耐爾沒有曉得她現在要同一個真正成年的人對抗。

第十章 保險櫃

房子裏一點聲音沒有，外面亦沒有鐘表都不走。歐爾福華特不斷呆聽，想從教堂考究時間，但是沒有成功。他但憑街上長久的沈靜，曉得時間一定很晚。花愛蘭一死造成浩大無邊氣息不通的沙漠與空隙，在這裏面，他低聲說：『工作罷。那是惟一的辦法，只有這辦法。』他與命運調解的能力，振作起來，預備做一種無上的事業。這能力是不可勝的。那與衆獨殊的女子，對他如此關切，如此有見識，如此活潑，如此合意，如此精力滿足，如此勇於進取，如此容易採用他的意思，還是如此獨立；現在已經被搶，引起可怕的憂傷。但是他不肯因為力量微弱，對憂傷讓步，叫自己想入九幽地獄想到發瘋，想到呆滯不動。她小小的憤怒，如何精緻，如何有女孩子氣。她心上總有一個女孩子。想到她的女孩子性氣，最叫他淒涼。

『營養不足』嗎。不對。不會的。他曾經在什麼時候，到最少的程度，勸她不要吃飽嗎。或者批評她的家用賬嗎。沒有啊。他從沒有干預過。況且她自己有不少錢，儘她用，絕對不受束

緝。他要給她舉行喀勞肯威爾許多年沒有見過的葬禮。費用自然可以從她財產裏開支，但是他不許，雖然到末了自然還是一樣。

他睡在從前同她共借的牀舖上，不能忍受。當他在黑地裏拿手在比較低的毛毯上摸過去，摸到空的一半，那種感覺，使他痛苦難堪，可是他必須用一種方法，老叫他的手摸來摸去。無效的不健全的縱情。他下牀。拉開窗幃，拉上窗簾。看不見月亮，但是月光正在對面屋頂上，光亮同煤氣燈的光是够照亮屋子，叫屋中主要形迹，顯然可見。他的抵抗命運決心的偉大力量，振作他的精神，覺得強壯。他是強壯。冷腿很穩定。是的，雖然他還覺得隱痛，停滯的病，正在減退。他吃牛肉精，有了效驗，坐在書案邊工作，不會使他困乏，應當於他有好處。

怪事，那不消化的病。他從來沒有受過不消化的苦，直到結婚晚上，吃愛而雷的新人餅，過量太多，才得了病。新人餅似乎是斷定的原因，或者不過碰巧他身體組織上發生一種變化。（但是他自然沒有提起）這可以不管，現在他是好一點，老地方稍爲有點痛，沒有別的。

他打開衣櫥門，要拿他的新襯衫新褲褂。在淡灰陰暗中，看見花愛蘭的衣服排列在衣

櫥盤裏，叫他很受震動。他一定要憑着重組生活的工程救他自己。再不能留在臥室裏住。他穿上新衣服，頭頸裏圍一條領巾，替代硬領。再從五斗櫃的頂上，把他個人所有的東西拿起來，放在衣袋裏。一樣沒有少。他檢起他已經乾乾淨淨放在臺座上的那一堆信件。他能走路，沒有什麼不舒服。一定要工作。這工作的倔強決意，獨佔他的心，此外的事情，都被這決意趕走。他離開臥室，——單單這一件就是一樁事業。

在樓梯頂上，他望上看，能够覺察愛而蓄臥室門底下有光。那女孩一定正在點的蠟不曉得多少啊！他要糾正她。要不要。假定她反抗呢。愛而蓄已經變了；他不很明白對她所處的地位；又不願意割捨她是他人世間的支柱，可是怕糾正僕人，總是不行的。他要糾正她。他要敲她的門，告訴她，——這亦不是第一次。他走上樓梯兩步，但是他的腿幾乎支持不住。他能下樓不能上樓，況且要是她曉得他下牀，亦許又惹起他所願意避免的煩惱。所以她轉身踱下樓到店裏把燈火開亮。

看見店就好像過了極長的時期重返家鄉一樣。一個個地標，他接連辨認。堆滿的書架

在這兒，帶着她所籌畫的滾輪。店就像商業的靈廟。他的生意已經停頓。必須叫生意復活，上了電氣活動。他能辦到嗎？他必須辦到，一定辦到。他能努力到極處。就是他的悲傷，亦正在感動他。在門口地上有幾封沒有人理會的信，帶着足印。僕役真叫人驚奇。愛而茜太疏忽，連信都不揀起來。亦許她永遠不會揀起來。她會一踮兩踮無數端把信端到污穢的地板裏去，信裏或是說要買書，或是有書要賣，亦許有支票，商業材料的本身。他費力把信揀起來，緩步到辦公室去，亦把火撚亮。冷啊。身子發抖。

他心上想：『我還沒有完全好呢，』又動了疑心。火是預備好的，又是愛而茜的影響。火從來不預先擺好，直到她來才有這預備。他擦一根火柴，把火點着，覺得好一點。因為不能決斷，摸摸他的臉。茅柴梗。上次剃鬚子隔了多少時候啦。他的臉一定很好看。幸而辦公室裏店裏都沒有鏡子，他不能查驗自己。工作。工作。從前回憶又侵到他心上來。他必須抵抗這些回憶。想一想她那樣跑到醫院去。一句臨別的話沒有。現在呢，她一去喊不回來。這是不可信的，怪異的，歷來發生魔鬼怪術的最兇狠的一節……迷藥。刀。纖維質增長……死了，不見了她。

那樣靈活樂觀的人……他覺得疲乏。已經又痛起來。很壞。亦許下樓是欠斟酌的，因為他不能再上樓。他小心手扶書桌子繞着走，再坐在他椅子裏。工作。工作。再造他的生命。

他用手指翻檢他的信。有一封裏面有支票，必須請到保險櫃裏去過夜。明天再在背後簽字。非等支票付到銀行裏去，不要簽字，因為背面簽好字的支票是竊賊的劫奪品。他帶一種快樂身子斜着向下彎，就他的保險箱。她的保險櫃在樓上浴室裏。他必須拿到她的鑰匙，開開來查驗裏面的東西。他從衣袋裏拿出他自己的鑰匙來，開保險櫃上的鎖，把櫃門往前擺開。這熟習的事叫他寬慰。保險櫃卓越的形象，在危險世界裏惟一安全的標誌，叫他精神振作到底……

那時他注意到銀錢袋不是正在一窩抽屜上面架子上當時的位置。他驚跳，一把抓住錢包。包上的結不是他的結。他解開，覺得裏面有一張團縐的紙。『六辨士。』愛而茜的粗笨筆跡，他很認得，因為時時在信封背後拍賣小單子上看見。不是。感動他的不是損失六辨士。那他還受得了。叫他震動這樣深這樣可怕的是這一段事，愛而茜偷了他的鑰匙，翻檢了

保險櫃，交還了鑰匙。還對他笑，看護他。在佈滿危險的世界裏，沒有安全。信義的根據已經毀壞。愛而活啊！

但是在最緊急關頭劇痛之中。他沒有忘記他亡故的夫人。他大聲呻吟道：『花愛蘭要怎麼想呢。我那可憐的花愛蘭，這件事她怎麼想。』

他超羣的堅忍，非凡的勇敢，要在生活殘毀的舊址上重造生活，藐視命運，現在亦無力支持。人生比他所想像的更大，更苛刻，更可怕。

第十一章 牢獄

愛而菡問道：『你，你的文件，那兒去了？』

她已經把他的衣服，——收乾疊好，亦許可以穿，——帶回她的臥室。在褲褂衣袋裏面，除掉幾張紙烟匣裏有名踢球家小像，一枝燒焦的烟管，三個法國小錢，一把已經破壞的水手用小刀以外，沒有什麼東西。這些零件衣服以及她推到牀下而忘記了的一雙破鞋，似乎是像在人世間過了二十年以上艱苦危險的生涯以後所能拿出來給人看的全部資產，比愛而菡所能拿出來的少得多。他所有的東西少，並不惹她煩惱，幾乎不叫她奇怪，因為她覺得有好許多沒有娶親的男子，沒有刺激力引動他們，把馬上可以自己花銷的錢積聚起來，所餘剩的不比像多；但是像沒有證明文書，使她不安。她的世界中間，在關涉到這一點時候，個個人都拿得出從某處某處來的某種文件，——退伍證書，年俸文書，品行資格證明書，生產憑單，以及其他種種。就是在勞登屋倏忽出進的漂泊無歸的行客，亦有他們應該異常看

重而看重的文件。在愛而蕾世界裏，沒有人能够不帶文件而有多少進步的，除非特別爲上天所保護，而上天遲早——大概是早——總保護到厭倦地步。

愛而蕾整天等機會同僚談他的文件。現在機會已經到了。可以讓歐爾福華特先生獨坐一點鐘光景。僚的痛楚看來減輕些。兩間臥室都已經整理好。兩個人都喂了飯。僚又吃了些金雞納霜。非等明天不能再替他用海絨擦洗她自己亦喝過兩杯茶，把食籠裏最後剩下的東西吃完。蠟臺裏她已經點了一枝新蠟。最後一枝。拿煤來把火添好。第二天早上，她就有許多事要做。要佈置，取錢，上市場，找醫生及俾爾盧士夫人，同歐爾福華特先生討論葬禮，——可怕的愁慮，——但是現在她是自由的。

僚沒有回答。他似乎正在想法造句。她再說一遍。慫恿他：「你的文件那兒去了。我什麼地方都找不到，你沒有丟掉吧。」她心裏憂慮，眉頭收縮。

僚說：「我賣掉了，」聲音深沈波動，還是微弱。眼睛望旁處看。

「賣掉了嗎，僚。你總沒有賣掉。」

『我告訴你，已經賣了。昨天早上賣掉的。』

『可是，倅郎——』

『我昨天賣給一個人，是來會見與我同時出本頓維爾的一個人的。』

『本登維爾！你意思是你到過監獄裏嗎？』他點點頭。『這才可恥呢。』她大聲抗議，不是因為倅惡，足夠送他到監獄裏去，但是因為警察惡，足夠送他到監獄裏去。她憑性覺確實認定他是有許多人祇知道是指導小兒搖籃車過熱鬧街道的那些藍色無情人的犧牲品。

『你要知道，沒有挑選的可能，所以我坐了十四天監。』

她靠牀邊跪下，把她的左臂枕在他頭頸底下，右臂放在他腰上，重新隔着牀毯摸到他腰部熟習的形狀，瞪眼看他軟黑毛——下頷鬍子——正要透芽的家常醜陋的臉。這樣誠信，這樣柔情，感動倅，叫他哭。

她呢喃道：『告訴我。』幾乎不希望他有什麼敘述可以成功。

陰鬱的說：『噢，沒有什麼。休戰紀念日，你知道。我下午放假，走出去。』

『你是不是在一個地方做事？』

『我有一個只做一部分時間工作的位置，在牛津街，運煤上樓，擦黃銅器具，禪掃，跑差。有一張榻可以睡覺，在地影子裏。一種看守人。醫生給我一張證明書。至少我寫信問他的時候，他寄給我一張。』（毫無疑心，她已經冤枉了醫生。）『我走到畢哥迭萊街去看熱鬧，等到天快要黑，我看見舊時分隊長官同兩個年青女子在一輛倒霉大汽車裏。你明白在畢哥迭萊圈有一個石臺，他在賣花女郎常占的地方，靠近噴泉——你明白——被邊石擋住了。我站得近，亦同你我現在一樣，愛而護。從前我們叫他做屠夫。我們是那樣叫他的。從不用別的名字。他在那裏帶着兩排帶子，及他的浮華女子，亦許她們不浮華，就是我不喜歡他臉上的神氣。——苛酷，你明白。殘忍。我們知道他，我們是知道。然後我想到兩分鐘的靜默。脫帽立正，又想到紀念碑，叫我發笑。我隔玻璃笑他。他不願意，他不願意。你明白，我同他離得近，亦同你我現在一樣。他把玻璃放下，說什麼侮辱女子的態度，我就向他伸舌頭。那扯破了，扯了。』

簡直把蓋子蓋上。完成我覺得有一點事要我身上來。——你明白。接着有一大羣人，我，一個巡警肩頭上碰了一下。哦，他們趕我走，三個人！在警區裏醫生說我喝醉酒，而我三天一點一滴都沒有沾。第二天早上官長說因為是休戰紀念日他預備寬待我，還說我多喝了一點。從前亦曾經替老國打過仗，但是打執行法律的公僕，那可不能放過去。沒有選擇，所以我定我十四天監禁的罪。」

『但是你的主人是誰？』

『是一個老女人。』

『她不肯——嗎？』

傢粗暴的說：『不，她不肯。還有一層，我以後亦沒有回去。』

『你的行李留在那裏嗎？』

『是的。一個皮包還有幾樣東西。我亦不去拿。』

愛而諾毅然說道：『我去，我不讓她佔據。我將要告訴她你有病，再把那些東西帶走。』

係不說什麼。

『但是你爲什麼把文書變賣呢，係。』

『他給我四個半先令買去的。我那時候窮途末路，無法可想，他給我四個半先令，接着我們吃一頓飯，在許多稀粥可可乾麪包之後。回去亦沒有好處。我是沒有告訴他就走的。』

『不過你爲什麼不直接回到我這裏來呢？』

係沒有回答。經過這一次毫無節制的多言，又回復他深沈的靜默。

愛而茜仍舊勝眼看他。蠟光起落不定。忽然一陣重載商貨經過，震動牀舖。現在愛而茜有意把自己的經歷告訴係，一切關於歐爾福華特及他夫人的死，還有第二天早上等她的煩惱。她願意傾心相告，願意同他討論他病好以後叫他再能立腳的計畫；因爲她確信她能够拿他自重的心還他，再拿他還給他在世界上所佔相當的位置。但是他似乎對於什麼事都沒有興味，就是對於她亦沒有他一心祇想他的痛苦及熱病。她亦很倦。所以她手臂不動。

就把頭枕在他懷裏，滿心憤怒，代他反對人類全體。把粗暴而沒有憐憫心的自己看做他厄運的來源，還愛他。

第十二章 耐睡

俾爾盧士夫婦在他們房頂估一間小片子。至於他們兩人的妹子，她們把寬廣身體配在泛泛的一個『別處』裏面，那些喜歡尋根究底的人，或由交易，或由別的方法，曉得全所房子如何的幾乎全用在批發買賣上，心裏躊躇這二位小姨子究竟在何處安身。僕人呢，住在外面。

夜半俾爾盧士夫人從負擔太重的牀上把她的雄偉的軀體擦起來，走到窗前，看外面臺階。

她回到牀上，搖動她的丈夫，叫道：『查利』他不情願的醒來，咕叨抱怨，含糊說她要受涼；他自己亦曉得這是不近情理的示意，因為她從來不受涼，說她受涼，是想不到的事。

『在梯梯宅子裏，那盞燈還亮着呢，——在店裏我不喜歡店的樣子。』

她在屋子裏點燈，夜間的幻想，似乎被實境日常景象及聰慧衝進來起。俾爾盧士夫

婦自以爲世間曾經有的最聰慧人中間的兩個，他們亦許是的。

沒有情境不是他們聰慧機智所能對付的。夫婦都有和藹而不涉情感的健全常識，你我信托。俾爾盧士夫人雖然年輕人脾氣重，比較更能給人印象。每逢規畫策略時候，說最後一句話的，大概是她。但是在她所說的話裏，有一種含蓄的意思，就是查里士有最高的智識，惟有她能想望而且因爲他是男子，她是女子，有些事情，他能做的，她有幾微不能做。

她說：『我完全不喜歡他的樣子。』

查里士說：『說儘管如此說，我看不到在天明以前我們能做什麼事。』並不是他讓睡覺的願望叫他的評判力偏向不是；這時候他正是毫無偏心的。

那個少女身上的負擔太重，成日成夜一個人照應那怪異的老人。她不是蠢人，差得遠呢；但是要一個少女擔當太多了。』

『亦許最好你過去一趟看看情形。』

『查里，我正在想你會去。』

『但是就使我去，我做不了什麼事。我不能幫助那少女。』

有權威及智慧的夫人說：『我怕』

綳縮瘦小的丈夫說：『怕什麼。』

『你問到我，我不曉得；可是我怕最好你去，無論如何先去。我可以跟着就來。我們不能把少女丟棄在危難中間。』

但是俾爾盧士夫人曉得她怕的什麼，俾爾盧士先生亦曉得她幫他穿上幾件衣服；與其說是幫助的動作，寧可說是同情的動作。她還求他不要驚醒那兩個女孩，意思指她們兩人的妹子。

他走出門，身子發抖。夜色晴明，有暴風從臺階的一處，吹動灰塵到臺階的另外一處。外面沒有人。教堂鐘打三點。俾爾盧士從門簾邊及門框中間的小縫往裏窺探，但是除掉在背景裏一處地方有一點燈光以外，看不見什麼。他敲玻璃聲音先低後高。沒有人答應。這種情景的解釋，當然是愛而蘊曾經下樓到舖房裏做一件事，又回到樓上去，忘記熄燈。俾爾盧士

覺得很冷。他正要離開這地方，回去報告他女人，那時他的手發見門並沒有拴上。（愛而西因爲對於孩子裘勒做一點好事，至於心中撥亂，忘記拴門。）俾爾盧士進門，看見歐爾福華特穿着一套漂亮新衣服坐在他辦公室椅子裏不動，姿勢特別。現在他比以前更明白他女人怕的什麼。但是他有一個很壯健固執的心，所以毫不猶豫，走到辦公室去。灰爐散佈的爐子裏，微有紅光。電燈光落在歐爾福華特灰白鬍子上，光線幾乎可以捉摸，保險櫃開着，地上有一袋錢。歐爾福華特的椅子一邊掀起，幸而椅子左邊扶手在木架底下嵌住，僅僅免於連歐爾福華特來一個倒翻身。電燈有耐心；歐爾福華特亦有。他靠在椅子右邊扶手上，身體同垂線成一個半直角，臉向地上。

俾爾盧士心裏轉念：『我從沒有看見過像這樣的情形。這就要撥亂臺階一帶地方，是的。』

他害怕得了他所謂『皮膚起粟』的感覺。他膽小的輕觸歐爾福華特放在書桌上的左手。冷而似乎僵硬。他彎身下去看歐爾福華特背轉的臉。怎樣嚇人的臉啊。白，多斑點，長毛

的皮膚緊拉在筋骨上，很緊。渺小不能見物的眼睛，有慘苦的神氣在那張臉上沒有傳說的死後安靜的神態。

俾爾盧士把兩膝拉直，心上想：『不好動。不好擾亂什麼東西』

他離開辦公室，極日向樓上窺探沒有光亮。沒有聲音。他在身上摸索，找自來火，但是他沒有帶過來，並且疑心他自主的力量不足，找亦未必有效。但是房子必須搜查。雖然很厭惡。回到辦公室去，還是回去，碰機會，亦許找到一匣自來火。第一件看見的東西，就是爐臺上一匣。一根一根的擦，他顛板上樓，先到洗澡房。空的裏面沒有什麼特別，就是有許多繩子橫掛屋中，澡盆裏有一隻橘子匣。一間臥室，設備完全，牀沒有鋪好，夜桌上有茶杯，茶船，衣櫃一扇門開着。樣樣東西沈靜，有所等待。他回到樓梯頂上。沒有聲音。第二道樓梯，請他上去，有可怕的样子。等他到了這道樓梯頂上的門口推門，又一根火柴熄滅。他再擦一根，正在慢慢冒火放光，他跨進微有爐火照亮的屋子裏，看見一個年輕男子躺在牀鋪角上，一個年輕女子愛而捨委棄自身橫臥在他身上，頭陷在他的懷中，他奇異驚駭抖顫震動，受了搖撼，很利害。他

還聽見按規矩的呼吸聲音。兩人的地位，有點情形，直穿卑爾盧士的健全常識，深感動他的心。以前他從沒有過，又痛苦又蕩神（是的，對嚇怕的乾酪製造者是蕩神）的感覺，同今天一樣。少年男子的頭，從枕上擡起一寸，又放下去。

少年男子用低小深沈倦乏的聲音說道：『她睡着了。不要驚醒她。』

第十三章 梯梯千古

人事無常，在以後兩星期內，證明得奇異。俾爾盧士晚間在梯梯所發見情況的短而無味的報告登在一張早報上，六個鐘頭以內，對於重要事件有可靠性覺的各種晚報，已經把雷西曼臺階擡到比鬪技奪獎國家理財歐洲以後擾亂的毀敗還高得多這一類瑣屑問題在登載報紙內容的招貼上不見，祇見『喀勞肯威爾吝嗇人不可思議的死』、『共產主義的家』、『驚人的情愛與死亡的故事』、『金絲格羅士路夜半的悲劇』以及相類的名目敘述標題。雷西曼臺階擠滿了搜索消息的特別訪員及照像的人。再過一天的早報，把故事再用心細說。臺階已經變成全英倫衆目共注的地方，美洲南非洲及地球上直徑正對臺階各處電報的論題。臺階昏昏沈沈得到獨有的名聲。檢察官查驗歐爾福華特的屍體，觀衆的擁擠，同重要日子的離婚法庭一樣，按字記錄。被召去的陪審官，都自以爲僥倖。

衛斯力美以美教派的教士死者的哥哥奧格斯德歐爾福華特，由西印度辛苦回來休

假一時間，發覺自己極端有名他在牙買加島都城荊斯敦幾乎把船誤了。居然沒有誤。就這一層，他覺得有上天幫助他三十年沒有遇見他兄弟，亦沒有聽見人提起，連住址都不曉得；幾乎不想搜尋他。然後他在勃龍司柏來的薩哥萊旅館喝茶時候，他嚴厲的眼睛看見新聞紙上大書歐爾福華特字樣。他長久而可敬的一生經過中這是最神奇的事最神奇的巧合。他是有見識飛快去找一位律師。讓他自己去驗屍時候有人代表他到英倫早已抱着一種批評的意思，因為亦像許多僑民，他疑心失錯衰落的老國，件件事都不順利到喀勞肯威爾看見地方上的生活，證實他的疑心，他亦不覺得奇怪，因為常同黑人交買賣已經叫他心上堅實無疑，相信自己永遠不會錯的。他自始就有關於屋裏藏着少年男子而酣睡的愛而蓄的意思不是好意思，但是要認爲他演說基督教的慈善，實行慈善，目前正在休息他的法律代表在驗屍時候問愛而蓄許多怪話，（審查時候既經檢驗尸體證明亨利致死的原因是食道同胃部靠心臟一頭連接的地方生了瘤腫，）檢驗官天生恨世，又不肯相信，以致這些問題，力量格外增加幸而有雷士德一句話，說她事前曾經找他去，看少年男子，愛而蓄纔能

够免得受誹謗恥辱。

愛而茜離開法庭時候，她熱情火發的朋友，實在歡呼鼓勵他以後她絕不提起檢驗官或傳教師亦永遠沒有寬恕他們，這是無從解釋的。但是傳教師却寬恕愛而茜，允許她同抱病少年居住在房子裏。

歐爾福華特夫婦都沒有遺囑。所以花愛蘭全部資產，加在亨利資產上面，都歸了奧格斯特。

喀勞肯威爾預料臺階普世的光榮，會無限的繼續；但是這地方的凋謝同開花一樣快。等到驗尸第二天下午，完全逝去了。歐爾福華特夫婦同時舉殯，日報裏沒有記一行。不過在金絲格羅士路上呈現一種大觀，不是因為有什麼內含的宏壯，（因為葬禮够不上亨利預備爲他夫人送終的意想，）但是因爲看熱鬧的人及跟從的人非常的多。

奧格斯德牧師繼承很舒服足用的產業，是合同條文監督人亞勃的主意，歐爾福華特小心的政策，花愛蘭的奉做，不知不覺替他積聚的。可是他沒有現錢，覺得不便，因爲在他能

動用遺產之先，必須執行好幾種煩厭的形式，還要等當事人的裁斷，等得厭倦。

他看不見事情何時可以了結，所以他發一海電給牙買加美以美會主管人，說他要延長假期，他沒有請續假在富人的地位上，他不過自動展期。天意的宣傳，祇好擱起。斟酌那海電的詞句，是他艱難過程中補償的一種。

他還有別的補償，內中主要的當然是地主的位分，佔有空閒的產業，可以自由處置。非但喀勞肯威爾全部似乎倫敦全部亦在幾點鐘以內都曉得他有這位分。許多人被房荒弄到不顧前後，打電報給他，更多人寫信寄他，有幾十個人親自到旅館裏看他，大家求他加一個大恩惠，把梯梯雷西曼的房子按高價典給他們。

有幾個要買那產業。需求甚為急切，範圍甚廣，引得奧格斯德相信他是含有內力的加惠人類的人。他情願享用財富的果子，而不為財富連帶的討厭的責任所煩擾，所以決計賣而不租不典。結果他同俾爾盧士訂了賣約，所以單揀俾爾盧士，因為俾爾盧士同他家裏的女子，都是衛斯力美以美教徒，亦許因為俾爾盧士不斤斤講價，願意而渴望買賣結束，並且

在奧格斯德產業權形式上手續還沒有完成以前，付了實實在在的一筆定錢。

往後一件事緊跟一件事愈來愈快全部藏書憑私約賣與查陵格羅士路的一個書商，他全吞下去消化了，極端的容易。書用篷車搬運，還算容易然後傢俱衣服（歐爾福華特全真的衣褲襯衫在內）賣給伊士林敦另外一種做買賣的人。然後一輛大車來搬傢俱及種種零件，保險櫃緞鞋在內。車子從管道路當事人那裏得到允許，從人行石道過來，停在店門口。臺階扁石上傢俱掃進去，就像風捲樹葉。那天下午，俾爾盧士帶着一羣訂約，配置店面，同裝飾的人過來，在家宅漸漸搬空的內部，傢俱紛飛的中間，俾爾盧士同專家討論，應當怎麼做，用多少錢，才能憑着各種改良新鮮的佈置及粉飾，消滅舊時梯梯雷西曼的痕跡，叫人不得記得他。

游惰的人徘徊閒步，看大車吞吃，看梯梯雷西曼家從臺階上磨滅占他們心念的，不是要亨利同花愛蘭歐爾福華特兩人在地球上暫住的遺跡完全不見，但是權力偉大時運興旺的人查里士俾爾盧士戰勝的進步他就要有兩個鋪子，將來一定叫鋪子得厚利。亨利及

花愛蘭儘可以沒有到過人間，他們對於奧格斯德幾乎一樣是不相識的人，而且奧格斯德這時因為傳產而過分勞心，正有些不舒服在旅館裏躺着。花愛蘭一向被全區看做外國人；她在那裏沒有根。至於亨利雖然不是外國人，而屬於喀勞肯威爾真正古時的血統，雖然他財產的總數令人尊敬，但是他沒有買到人家的愛情，被人帶嘲笑歸入古怪人一類，這種稱號，要叫他曉得，他還要迷惑氣惱呢。

然而花愛蘭及亨利有一處地方還存在，就是愛而諾的心裏。她現在穿着喪服：新黑外衣，新黑帽子，新黑褂子，黑手套，到了臺階她買喪服由於本分正禮的感覺。她本不願意擔這一筆費用，但是良心逼得她擔她拿着一個破舊的提包，在她似乎嫌重因為做了一種不習慣的運動，彷彿面紅氣促一個神態滯鈍體格過壯的人，沒有人會看兩次的。一個簡單沈重的臉，除掉眼睛嘴唇以外都平常；有煩厭的樣子，還顯得疲倦。他已經整天在外面假裝不注意，但是看見可怕的大貨車蹲在臺階上，叫她眼睛裏沾濕。

她毅然走進店去，查里士俾爾盧士同他的一班革新家已經走了。除掉一兩件傢俱老

等在大車裏有適當安放的地方以外，店裏空洞無物。有一個人在那裏把書架放倒，由此折毀回彎從前曾經活過的死木板，負重擔的書架，靠牆堆起來，花愛蘭衣澱的一脚，在兩位大力士毛茸茸手臂裏，笨拙的下來。她祇好在樓梯腳等他們過去。她再上樓，向第一層一間一間屋子裏輪流張望，都呈現混亂污濁灰塵飛散一團糟的景象。要叫人相信這些屋子從前曾經做過家庭的一部分，曾經按時清潔，曾經當做不能自顧的小孩，受人看護，不是容易的事。她勉強把提包拖上第二道樓梯，走進多餘的屋子裏，完全空的；剝到染污毀壞的牆頭，窗臺上的花盆都去了。她到廚房去，水管永遠滴瀝不止，在那裏看守完全荒涼的境地。

她終究走進她的臥室，這間屋子，仰仗在薩哥萊旅館裏降下來的命令，還保存原來的樣子，沒有受人糟塌。一爐子火燒得高興，隨便一看都還是平常的樣子，但是關閉的抽屜是空的，愛而蕾的箱子雨傘已經回到雷西曼方場上。她在舉殯以後所住的地方，球體力足，够復元到獨住在房子裏的程度，叫他獨住，沒有表示反對。此時他穿好衣服，預備大退出，坐在單零的椅子上。他笑。她把提包放下亦笑。他們接吻，球智識有限而意想豐富。他看愛而

甚，不單當她做愛而替他在不合身的喪服裏，看見一個救主一個有力的保護人，一個光明的神女，一個與衆不同高出凡俗的人。他們在家庭島上沉默而快樂，圍着這島，化散改變的潮流，盤旋掃盪。愛而替從一隻盤子裏拿起一塊牛油麪包來吃。

他急切問道：『你沒有吃飯嗎？』她點點頭，點頭就是說謊。

她說：『我有你的提包，及裏面各種東西有乾淨領子一條你還是戴上的好。』她一面嚷囂，一面解開提包。

他說：『我已經從登記處弄到了憑照。他仔細考查憑照，繁複不可解，叫他膽怯。他心裏寬慰得多，又很感激幸而沒有要他自己去請憑照。愛而替替他穿扣的乾淨領子，在傢的擦損頹敗的外貌上，加了奇異的進步。』

愛而替問道：『醫生來看過你嗎？』他搖搖頭。『你不等到他來看你，不能走。』

醫生已經重新雇用他。那天下午，他就得直接遷移到密特而頓方場去。以後逐漸盡他的職務，看身體怎樣再定。他早上已經走出去試試，但是祇到金絲格羅士路那邊去刮一刮。

臉亦許棣穿着歐爾福華特佛蘭絨襯衫的一件，是一樁憾事。假使愛而茜嚴格的誠實，她就會把襯衫洗乾淨。還在衣櫥裏。但是她以為儘需要這襯衫，她的誠實，就趕不上理想的誠實。

樓梯上有腳步的聲音，醫生走到島上來。他自己亦是島，與人分隔，斤斤自守，不讓人鑽透，還是同從前一樣。他走進屋子，彷彿還是一間屋子，不是做過有英雄性質忘不了的戲劇。而正在搬空的戲園，彷彿在雷西曼臺階最近並沒有發生值得提起的事。

他把整齊的帽子，放在黃色五斗櫃上，忽然問道：『我的女兒來找我沒有。』

『沒有，先生。』

『啊！她約好同我在這兒見面的，』他用隨便的平勻的聲口說，但是在他聲音裏有一點東西，明明白白對於觀察精明的人說在他深奧的心房，爲他女兒燒着熱烈的得意火。

他診查患瘧疾的病人以後，斷定道：『哥，我想你可以對付，我看你已經刮過臉了。』

『愛而茜說我最好刮一刮，先生。』

『是的。叫你覺得清爽些，不是嗎？好，你可以走動走動。愛而茜，我想起來。』他咳嗽。『我

們家裏人剛在躊躇，不知道你有心去同雷士德夫人談談沒有。」

「是，先生。但是談什麼呢。是不是談球的事？」

「既然你問到，實在說，我們想或者你情願。」——他發短峭的一聲笑，「加入辦事人裏面，我不曉得他們叫做什麼。廚子總管不是不十分是，因為你要明白，還有球呢，就是你同球兩個。」

愛而茜受驚退後，她嚇得連「謝謝你」都沒有說。

「哦！那我辦不了，先生。我不會燒菜，不會替你燒菜，先生。我不能擔任，先生。我不過是一個零雇女僕，我不能與這要職對面，先生。」

「但是我以為你已經學過烹飪，從——唔——歐爾福華特夫人手裏。」

哦，沒有，先生！不是照你亦許要說的样子，祇在煤氣圈上，先生。」

這就是曾經夢想學習在就照醫生那樣房子裏伺候餐桌技能的野心女子在愛而茜立刻確實照着一個心志堅強有諳見有主宰的女人樣子，並不徵求她所保護的脆弱球郎

的意見，就下了決斷；因爲一種獨立堅決的性質，已經在愛而赫斯柏烈開德心裏開始顯露。這決斷的重要原因，並非完全在她極端不能自信。實情是她要另外有一個家，遇到必要時候，可以做個躲藏身的地方。她正在佈置要在雷西曼方場她舊居的地陰子裏賃一間屋子。意思想從她郵政儲金處積存叁拾式鎊的無量資財，提出若干，做家庭設備之用。已經同醫生講妥，結婚以後，每禮拜給她一整夜的休假。她自己預備重整零雇傭人的旗鼓。工作是煩重，不過比較常占的位置自由些。假使爆發一陣暴燥的火性，他可以在家裏借她來發洩，她甚至於願意在他手裏受苦，作爲一種懺悔，補償她早時待他的苛酷，補償她把因爲戰事經驗以致神經紊亂的清白犧牲者驅逐的愆。尤有她所賺的錢，及他賺的，他們收入足夠用。精美而有智慮的計畫，在她腦子裏是完全的。而醫生的提議，在根本上攻擊這計畫。密特而頓方場上職務未曾習慣，有旁人在面前，心中煩厭，她亦許同隊表演活劇，制不住他。她必須獨立；她必須有動作的自由，要到大房子裏做一個下人目的就達不到。

醫生說：『哦，好罷，好罷。』冷峭同平常一樣，但是並沒有不快的意思。他沒有說話，曉得

這些策略上大問題，他決不可以參預。

樓梯上急跑，勸告，責備。雷士德小姐帶着受了激動的傑克進來。她父親曾經告訴她說，要是樓底下看不見熟人，她必須升兩層樓梯，敲頂上正對她的門。但是她正在心中急切，忘記敲門。雷士德小姐每天體段增長。她的腿長到像寓言所說的長，家裏人說，過些時候，她就能彎身用雙唇接她父親的頭頂。她伸出兩隻瘦手臂，忽然對愛而茜衝去，對她表示愛好，叫大家奇怪。愛而茜臉紅，本來應該的。雷士德小姐祇同愛而茜講過一次話，但是從愛而茜面相的記憶，從那一次短時間的會面，她已經造成一篇好神仙故事。她母親偶爾一句話，已經使她決意叫神話變成實事。她曾經夢想用那可稱賞的，胖的，舒適的，和氣的愛而茜到家裏去做女僕。而且她的父母正要佈置她爲了這事，心中狂熱有二十四點鐘工夫。

孩子急切問道：『她來嗎？』

『不，她不能來。她說她不會燒菜，所以不行來。』

雷士德小姐忽然流淚。她的瘦弱身材因爲嗚咽而震動。人人都受拘束得可愁。沒有人

曉得應當做什麼，醫生最不知所措。傑克在火爐前面站定不動。

雷士德小姐出言匆促，幾乎不能連續成音：『母親會教你烹飪。母親很好。』

愛而茜預先定的他結婚後生活的好計畫，頃刻間化做泡影。她的計畫，變得不合情理，不能實行，不可攙想。她完全被孩子的情愛熱誠憂愁所敗。她覺得對孩子的責任，差不多同對債的責任一樣大。她是永遠屬於這孩子的人。而她亦已經同孩子唇吻相接。她永能做裘達思註一嗎。

愛而茜半哭半笑說：『那末我就去看雷士德夫人。』

這真是很奇怪的事，因為有這一件事，把所有講到人類本性近理及論理在品行泉源上影響的種種樂觀學說完全推翻。沒有人十分曉得他在什麼地方。雷士德甚為高興，甚為得意，不過他覺得應該有一件不平的事。彼亦喜歡，但是有私心。愛而茜又樂又憂。但是樂的分量比憂多。雷士德小姐欣然發笑，一面眼淚還從嬌嫩的兩頰流下來。傑克叫一次。

一班人的心理，大概總拿一種很神奧由性覺上來的對於他人意態的了解，歸之於狗。

與小孩與女人傑克却沒有那種了解。沒有。狗聽見樓梯上脚步聲音，一個亂髮白袖穿綠帷裙的人進來。

他對愛而菡說：『現在我們預備搬這間屋子。』

亦不等許可，他開始快快把被褥捲成一大捆。接着收拾碗盞。這間臥室不能再免於普及的洗劫了。

俾爾盧士那天晚上在臺階裏梯家鎖好的門前，對愛而菡與伐說：『他們沒有多少運氣。』這是規矩萎縮小老人替亨利歐爾福華特同花愛蘭題的墓誌。這是他因為他把梯子店裏的鑰匙丟在自己衣袋裏，因為他老店裏電光輝煌，因為梯梯店淒涼黑暗，因為旁人已死，他正興旺而道歉的話。他不把歐爾福華特夫婦的命運，歸罪於亨利可畏的性格。他不能按科學推想，就是能够，好天性還要阻當他。再進一層，就是他設法按科學推想，亦許以為錯的。這段事情，如同一切關於命運的事情，繁複到過度。

就愛而菡一面說，她看命運比較俾爾盧士輕得多。『她想像他那樣斯文男子，』意中

指的亨利歐爾福華特，『遲早總要發生事故的。』她認歐爾福華特應負她主母亡故的責任。但是她意中對於證據的價值，似乎粗率。同樣，她認他自己應負她主人病死的責任。自從狂吃禮餅之後，她早已注意到他永沒有照以前一樣；她還疑心吃禮餅沒有節制，就要引起癌腫病。她這樣在那些講癌腫來源未經計數的許多學說上，又加一個。還沒有人對於這問題有足够的知識，可以反證愛而茜的學說。

但是那天晚上，愛而茜抱着殺人毀家的感覺，左臂弔着囚鳥，右臂掛着他的提包，當她走上臺階進雷西曼方場，到舊家裏做幾種準備，再在寒冷黑暗中向密特而頓方場前進的時候，她還能快活。她心裏憂懼，惟恐將來有危險，而自己能力不夠鬪賽。但是她總憂懼的。

隸屬於人類思深情重的一種，毫不憂懼。他認識他的靈魂，亦同女子認識她們身體的外表一樣深切。他與愛而茜再走熟習的舊街道，覺得喜歡。他有一種完全而崇拜的信力，相信愛而茜的情愛，相信她的力量。他惟一心痛的事，就是看着愛而茜挽着沈重的提包。但是這亦不近情，因為他沒有氣力拿這提包，亦明知愛而茜永遠不會許他嘗試的。

一般人看見一對年輕卑下互相吸收的人緩步前行，你我對看，更正確些，一般人看見卑下的一對，沒有比在宮庭跳舞會裏看見一對衣裝時髦自信自尊的人多些。愛而蓄與偉是代表本地特性的人。要在喀勞肯威爾排到卑下隊裏去，他們的神氣，還得比現在大大的變壞才行。就是看見女子挽一隻重提包，男子不拿東西，亦沒有人驚怪。這一類可怕的事情，在喀勞肯威爾常見。

註一 裴達思 耶穌十二門徒中間的一個賣耶穌以致教主釘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現在凡是賣友賣國的

人都可以叫做裴達思

